



廣學會出版

美娥出走

田貝立著

劉美麗譯

(一九三八)

三四三面

六元

美娥出走是一本家庭小說。它是描寫一個弱女子處在三位姊妹勢力之下，因一時氣憤而出走，又因出走而遭遇了一個虛偽君子之騙。究竟人生是離不了事實，虛偽的君子，終不能與忠誠正直的人相比，結果是有情人成了眷屬。

本書雖是譯本，但譯者保持信、達、雅三個原則而翻譯的，故看起來，不但興味無窮，而且無格格不相入的辭句，真是近年翻譯長篇小說中不可多得之佳作。

Little Girl Lost, by Temple Bailey, trans. by Liu Mei-li
(1938) 343 pp. 6.00

The book is a delightful and wholesome novel. It deals with one of the chief problems of life—marriage. Although one would not call it great literature, it is extremely interesting and pleasant to read.

120,000



民國廿七年八月 初版 1,000 本
民國廿九年十月 再版 1,000 本

田貝立著
劉美麗譯

美
娥
出
走

廣學會出版

美娥出走

第一章 美娥出走

第一 章 美 娥 出 走

她的名字應當是邢月蘭。但她母親爲她取名叫邢美娥。這名字是她母親唯一的姊妹美娥的處女名。美娥的母親因爲要一個比較浪漫的名字，再三思索的結果便是——美娥；她對美娥鍾愛的原因：一則是因爲美娥是她最小的女兒；二則是因爲美娥是她與後夫唯一的結晶品。其他的三個女兒的名字是：麗安，海倫，愛英。她們的名字都是她們的父親所取的，與美娥的母親無關。她們的父親既是做了第一任丈夫，做了一家之主，當然什麼權柄都有。同時，美娥的父親也不講究女兒們的名字該叫什麼，祇要他的妻認爲滿意，他也就於願已足。因此，美娥便是美娥，還有什麼可辯駁的！

還有，假設美娥的父親能維持一家的生計，那，那一家也就不成其爲「家」。但他不會這樣。他對於生財之道是門外漢，他自己也坦白地承認這弱點。麗安，海倫與愛英

的父親死後遺下財產不少。如果他的妻子不改嫁，她也可以分得遺產的一部份。如果他的妻子改嫁，那麼，除了她的粧奩外，一切都歸他的三個女兒繼承——當然這三個女兒雖是容貌，性情，都像父親，她們總是美娥的母親的親生女兒。美娥的母親將她的粧奩變了錢，和後夫到歐洲度了兩年蜜月之後，便同她丈夫——一位和愛的畫家，不過他的畫從來沒有人買過——帶着一個剛出世的女兒回到那很愛她，想念她的麗安，海倫，愛英的住宅。那幾位姑娘看見繼父的漂亮，和藹，文雅的舉止，也就很歡迎他。

以上所提的便是美娥一家的人——麗安，海倫和愛英，還有美娥的母親，別名叫梅影，美娥的父親，綽號叫泥刻！這一家本來很可以快快樂樂地過日子的，可是美娥不知怎麼越長越美，比其他的三個姊妹婀娜多姿——雖是穿着姊妹們的舊衣服，在各方面比起來，都比姊妹們美麗可愛，一舉一動的姿態也逗人疼愛。

美娥酷似她的祖母——曾嫁給一位會督，她當日曾像蜜蜂引蜜蜂一般的引逗男子們喜愛。愛英，海倫和麗安雖竭力要寬宏大量，可是事實告訴她們：她們的年齡和容貌都不能與美娥的青春美，和她的天真相比。

美娥既看出這種情形，心裏感傷得很，於是竟躲開她們，跑到外埠去結婚！

二

三隻野鴨飛過天空，好像幾隻黑船撐起了帆一般。美娥碰了碰她情人的手臂，說，
『看，柏年，看！』

『我知道了，可愛的……』

當他們的車前進時，月光也跟着他們走。它掛在海灣上的天空中，等到野鴨飛過之後，薄薄的淨雲便從它下面流過，隨後一朵一朵雲頭聚攏起來，不一會兒已把月亮遮蔽了，天也烏黑起來，雷聲霹靂，急流般的雨就傾盆而下。

但這一對情人絲毫不以雷雨爲意，他們不理會空中閃閃的電光。因爲他們坐在柏年的汽車裏，又平安，又沒有雨。那時正在春天的晚上，氣候溫和，他們車前的兩盞燈直射到以幽綠松柏爲背景的水菜蔓，那花的白正如放在車子裏美娥的結婚白衣一樣。那件衣服是由麗安的宴會服改做的。但那沒有什麼關係。除了明日柏年與美娥結婚之外，其他的事一概不關緊要。

風越颯越厲害……車外的一切飛也似的從他們的眼前掠過，雨像流水般的下着。到了一段空地上，柏年的車纔停了下來。「暴雨之時在樹叢裏是很危險的。我們在這裏等雷雨停了再走吧。」

美 美娥也很情願等一會。她將臉貼近柏年的胸襟，耳中一面聽到他心房的跳動，一面聽他重覆地說能得她為妻是無上的榮幸。「可愛的，我真不敢自信。」

娥 美娥沒說什麼。三個鐘頭之前，她也不敢相信會有這種情景。直到那天午飯前麗安到她臥室裏對她說，「小寶貝，我們已給你預備了旅行的機會。」

出 美娥的臥室是那公館裏最簡陋的一間房，尤其是與其餘的三個人比較起來，美娥的臥室更是不成樣子的了。但美娥絲毫沒有怨意。她愛她的臥房，因為窗外風景甚好，比起大城市中一般住宅四周都是破舊房屋的風景美麗得多。

麗安就是在美娥的臥室裏告訴她，「我們已為你預備了旅行的機會。」

美娥驚得目瞪口呆地看着麗安身上的紅衣裳，問道，「到那裏去啊？」

「到歐洲去。隨便什麼人近來都很想到歐洲去遊歷。同時，繼父到那邊可以研究美

術，你們二人可以租公寓來住。」

「你意思說爹和媽也去嗎？」

「對哪。他們二人高興得跳起來。而海倫，愛英和我情願擔負這筆費用。」

「不過，麗安，爲什麼呢？我在這裏很快樂。」

「我們想你一定喜歡出去換一換空氣。」

「難道你……」

「當然。隨便什麼姑娘都……」麗安很以自己的率直爲得意，不過她還猶豫着不願將實情告訴美娥；其實，實情是因美娥越長越美，將她姊姊們的美都遮沒了。無論在什麼地方，總聽人說：「小美娥，小美娥，」似乎世界上沒有別的婦女一般。麗安，海倫和愛英竟成爲美娥姿色的陪襯。

這當然是必得設法補救的。

麗安並沒有將她的動人點貶價。她長得丰姿苗條，她穿的那件綠色軟緞的宴會服非常貼合她的身段，似乎是用鞋拔纔穿上身的。她金黃色的皮膚，波浪式的軟髮，富有韻

調的聲音；可是她雖有這一切，她却缺少美娥使男子們發狂追求的一點——也許是青春的一種魔術，也許是頗有古風的女性美。但不論那一點是什麼，麗安深知道她和其他的二個姊妹已被這天仙般的小妹妹將她們從人生的戲臺上遮掩了。

此外，還有丁柏年現在追逐她！

想到了柏年，麗安不得不將絨默拋諸九霄雲外——「我們家裏女子太多。因此，我們想如果你同爹媽到歐洲去玩一趟——我們也許能有機會得些東西……」麗安所說的「東西」，就是指男子，而美娥也領悟她的心意。

「哦，麗安，你真胡說……」

麗安很不自然地大笑起來，可是儘不肯放棄她的目標，「在你看來也許是胡說。

但，美娥，老實說，我們家裏實在是姑娘太多……一家竟有四個未結婚的女子。這總有點——難乎爲情……」

她靠着美娥的穿衣鏡立着，因此有了兩個麗安，而美娥望了望一個鏡子裏面的麗安和一個鏡子外面的麗安，說：「我一向以爲你們很愛我呢！」

「好妹妹，我們是很愛你。但，有我們三個姑娘，已經很設，如今竟加上你！因此我們想如果你離開這兒，爹爹和媽媽也去，我們三姊妹情願給你充分的經費，供給你華麗的衣服……」

麗安突然停住了，因為美娥立時表示非常不快意的神氣，說，「大姊，我不要你的錢！」

「美娥，請你不必動怒。」

「我早就厭倦這種仰人鼻息的生活。你也知道我是這樣的，但你們又不肯讓我自己去謀生——」

「你爲什麼要去謀生，我們的經濟不是很寬裕嗎？」

「因爲爹媽和我沒有權利承受——至於結婚，我是誰也不願嫁的。」

「你現在是這樣說。但，當然你是會出嫁的，尤其是像柏年這種人在追求你。」

「哼，柏年，」美娥輕描淡寫的神氣說，「我不愛他，他也知道我絲毫無意於他。」

麗安聽了這話，又覺着有了一線希望。

『美娥，請你不要以為我們是要趕你走。不過你到歐洲去遊歷一年，確是於你很有益的。』

『你們當然是有意驅逐我，否則你們也不會這樣打算的，』美娥幾乎哭出來了。麗安終於對他說，『好妹妹，如果你覺着這樣，那麼，就不要去，我們不過是想……』隨後她們二人又辯駁了好一會。

正當這時，晚餐的鈴已響起來了，她們二人跑到樓下，那時父親正穿着法蘭絨的便衣，坐在飯桌的一端，母親穿着薄紗的家常衣服，坐在另一端；三位姑娘坐在兩旁，他們的背影細小得幾乎看不見，她們的頭髮的波紋正如剛從理髮店裏回來一般。海倫穿一身白衣，麗安穿的是綠衣服，愛英穿的是一身淺紫色的衣服。因為飯後美娥和她姊姊們都得赴一位軍官的跳舞會，九點鐘即有兩輛汽車載着三位男子來約他們同去。一輛汽車是爲麗安，海倫，愛英和兩位男子，一輛汽車便是美娥和柏年。就是因爲那天晚上，日前祇有柏年，美娥纔決意嫁柏年的！

這當然是結婚原因中最無理由的原因。雖然自古以來男女的婚事是因彼此的親密，

但美娥素來就不贊成這一點。她以為婚姻是神聖的，雖是她不愛沉思過慮，但她簡單的信仰已救了她，使她沒有成爲一個卑下的女子。

可是目前柏年竟在她掌握中。她也歡喜他。也許要不是會爲鮑占年的原故，她會愛柏年的。但如今占年早不在她的心目中了。因此現在剩下的祇有——柏年。柏年有那光潔如鏡的頭髮，輕巧溫柔的舉止，談諧的性情，神采奕奕的眸子，柏年是愛她的，會再三地向她過求婚的，他不曾知道二年前她已將婚事永遠地拋到九霄雲外了！

不過那又是另一回事，美娥坐在麗安身旁進晚餐時，她覺着柏年竟是她沉舟時的救命圈，酷夏的樾蔭，大洋中的救生船……。柏年是拯救她不被充軍到歐洲的人，是她脫除依姊姊們維持生活的救星。

她坐在飯桌旁，絲毫不表示剛才所受的打擊。她居然外表很寧靜地——滿頭光澤的鬚髮，服飾的可愛，乳白的皮膚，健康美的皮色，眸子是灰色而帶少許淺藍色，不敷唇紅的紅脣，不敷胭脂的蘋果臉，穿着麗安去年的粉紅長服，正合她的身裁，不穿戴翡翠，寶石，祇在潔白的扇頭上插着一枝珍珠別針，手指戴着祖母的珍珠戒。

她那時純粹是十八世紀服裝；——那服裝剝奪了如今所謂健康美的一切動人點。美娥確是勾魂的女性美的結晶品，是屬乎她祖母時代的美，不是她姊姊們或母親們的時代美。

美 她的祖母是泥刻的母親。而泥刻是一位會督的兒子。但那家也就止於此。因那會督

是兩袖清風，而泥刻的母親也是赤貧如洗，泥刻祇承繼了他母親的美，並很知足的將這美遺傳給他女兒美娥，此外深愛畫那賣不出錢的油畫。

出 泥刻是個沒錢的人，但柏年却有錢——堆積如山的錢。如果美娥嫁給他，全世界都在她的足下。她自會有一座住宅——兩座住宅——三座住宅，連避暑別墅也有的。那麼，愛英，海倫，麗安都可以有機會得到如意的郎君了。她們就不至於再難受——因為麗安的話裏確是有幾分道理，四個女子住在一家裏是——有點「難乎爲情」。

走 美娥的腦海裏雖胡思亂想了這許多問題，那晚餐却吃得很飽。她家的廚司已在她母親家作了二十五年，所燒的菜當然是很合她六個人的口味的。咖啡茶端來時，美娥便離開飯桌去打電話給柏年：「你多麼早能來啊？」

『我馬上就來，好嗎？爲什麼呢？』

『你來了，我再告訴你。』

『那麼，二十分鐘內我準會來看你。』

美娥知道柏年二十分鐘會來的，他可以使他敵大，昂貴，灰色的汽車跑一小時六十哩的速度。

美娥這纔回到姊姊們的地方，站在陽臺的門口，一家內的人都回轉頭來看她。因爲她站在那裏，穿着那閃光的粉紅衣服，潔白的頸和手臂依着暗淡的門檻，那種丰姿，確是誰見了也會動心的。她父親停了一會，說，『嘿，美兒，我明天準是要畫你的像。』

但美娥知道他不會畫她的像。因爲明天她要去同柏年結婚。因此她向父親笑了一笑，拍了拍他的肩頭，因爲泥刻雖是有可批評的地方，但他性情很和善，一心要使家中的人個個都快樂。末後，柏年到的時候，美娥似笑非笑地迎着他，絲毫不以待未來丈夫的熱情待柏年。她引着他出去散步，而麗安的視線緊隨着他們二人，心裏說，『她如今不愛他。可是她轉瞬間會改變的。』在麗安看來，沒有人能拒絕柏年的。她愛柏年已不

是一年。她已是二十六歲，柏年比她小一歲，從小她就和他常到一起。以後柏年到別處去了，如今他回來竟發狂似地追求美娥——不過十九歲——而美娥竟絲毫不愛他。

麗安所不知道的就是柏年對別的女子的盛情和對美娥的比起來正如淡水一般的淡。

美使柏年肯犧牲一切的祇有目前穿着麗安的舊粉紅衣服，和他並肩在院子裏散步的美娥。

他願終身保護照顧她，不僅是愛她，並且要她屬他所有。這裏面當然是有一種屬靈的愛使美娥的愛心震盪了他的胸襟。

娥他們二人走到一座小山的亭子裏。院子裏祇有暗淡的曙光，天空中滿懸着燦爛的明星。小亭的後面便是一張生了鏽的小桌和幾張鏽椅，而美娥就坐在那張鏽桌上，擺動着脚，說，『我不知道怎麼開口。』

走『爲什麼呢？』

『爲——』

『說啊。……』

但美娥覺得很難於開口。近代式的斷斷續續地會話是她平日社交的特長。但目前她

竟舌結起來。少年英俊的柏年這時纔握住了她的愛慕。

「說啊……」他催促着，一壁倚着小桌子。

「我啊——我想向你——求婚……柏年！」

他的答覆使她驚得目瞪口呆。但那答覆確是——美妙。他把她從桌上舉起，哈哈的大笑——非常勝利的笑聲，似乎是獲得了宇宙間的至寶一般！

三

這時，他們二人向着華盛頓城出發，美娥到她美姨家裏投宿，她這位姨母是承繼了姨祖母——以為美娥的媽是出嫁了，有了歸宿的女兒——的財產。而美姨總是覺着姊姊曼麗——美娥的母親——如果是過貧苦日子，那是她自己的錯，因為她放棄了前夫所遺下的一切產業而再嫁。這當然是她咎由自取！不過，如果曼麗不會再嫁，那裏會有美娥？這也是不可不想到的。因美姨雖是極痛愛美娥，對麗安，海倫，愛英就絲毫都不關心。她雖是不贊成泥刻，但他的品貌的動人却是她所公認的。她也很愛曼麗，雖然她心坎中不無妒羨曼麗兩次婚姻的快樂經驗，而她自己却是一次未曾嘗試過。話雖是這樣

講，但美姨倒很自在，常從別的方面尋找樂趣，以抵補戀愛和婚姻樂趣的遺憾。她愛吃美好的食物，凡是華盛頓城的美食家都被請到她家裏來過。她愛談政治，她家裏也常成爲政客們的聚議廳。此外，她有一隻波斯貓，一條北京的哈叭狗，及無數古玩和珍寶——都是地球上各地的名產。因美姨遊歷過世界各國，有一次曾帶美娥同去——那是二年前以前，不知怎的美娥突然氣色蒼白，胃口不振，醫生勸她改環境。

娥

這就是美娥要去見美姨告訴她自己的婚事的大略情形。

.....

出

『當然，也許要結婚證書時會發生麻煩，』柏年說，當他二人坐在黑暗的汽車裏，外面正下着暴雨。『我不知道這地方的法律。不過你住在阿姨家是妥當的，我到旅館去住。明天早晨我就到杜叔父那裏去問什麼時候有船。可愛的，我要你整個的人屬於我的』

——尤其是那蜜月期間……』

隨即，靜了一會，『美娥，甚麼事使你改變了以前的意思呢？』

這問題是她所怕的。她不能對他說：『因爲目前祇有你。』

因此她低聲說：『嘿，柏年，你着實可愛。』

柏年這時不再問什麼，兩手擁抱着她，嗅着一陣陣的香氣，美娥大概是胸襟上，耳旁上擦了——香水？紫羅蘭香水？至於是那一種花的香，柏年這時也分不清。他祇知道自己似乎是把整個的春天抱在懷裏了，且深深地愛着她。

.....

他二人很神妙地走出了大門，家中其他的人不會有一個人知道。那兩位男子已準時地在九點鐘來接麗安，海倫，和愛英。一個是金亞文，很鍾情於麗安，另一位是宓德林，戀愛着海倫。對他二人的評論也就止於此——他們祇不過是護衛的伴侶，絕不會作她們的丈夫，因為他二人雖是有此心意，可是對於作丈夫的資格，是不會為這二位姊妹所喜的。德林動人的慇懃，不能掩沒他怠惰的性情，而亞文的漂亮，却不能抹煞他的缺乏腦筋，同時，他們二人的經狀濟况都不能算是富有。

他們早就打算好，當然，柏年是同美娥與他們同去。不過美娥說：『我頂恨早到。』

麗安竟用冷酷的聲氣說：「哦，我知道，你有意遲進去，好叫人注意——！」

「麗安，你怎麼這樣講？」

因此，麗安滿腹不高興地丟下美娥去了。麗安覺着其中準是有什麼道理的。當美娥和柏年從院子裏回到屋子裏時，她就覺着他們二人有點異樣。似乎是被一種喜氣洋洋的神色籠罩着。如此麗安很不自在，一路在汽車中也沒有什麼話說。

美娥

美娥在三位姊姊去了之後，她這才輕巧地上樓，留下柏年和她父母在陽臺上談話。

她在樓上好一會工夫下來時，她母親說：「難道搽粉費這麼多時候嗎？」

出

「母親，我寫了兩封信。」

她不會讓母親知道一封信是寫給她的，另外放在梳粧檯上的一封信是給麗安的。

走

其實除了會寫信之外，美娥已將衣箱整理好，並且已拾下來放在大門旁邊，以後才若無其事的走到他們三人面前。

給麗安的那封信裏，美娥寫的是：「親愛的姊姊，我如今給你和海倫，愛英機會。

我是不同父母到歐洲去。我將要嫁給柏年以代替到歐洲。我很愛他，同時，可以使大家

都稱心些。我請你們不用多心，因為我的確是很快樂，我仍舊是敬愛，羨慕你的小妹妹『美娥』。

在她母親的信裏，美娥寫的是：『我知道你見不到我們的婚禮是不會發怒的，而我也知道你對於柏年的態度是什麼。所以這封信裏我遺留下很親熱的「吻」給你和父親。我心坎中仍舊是火烈地愛着你二位老人。』

當美娥把寫給麗安的信重覆念一遍時，纔覺着自己的矛盾。因為她不是曾在幾小時前告訴麗安她不愛柏年——而這時竟白紙上寫黑字地告訴麗安：『我很愛他。』

但她並沒有塗改，現在她和柏年二人已在星光下乘着汽車飛馳，心裏却暗自歡喜那封信是那樣寫的。她不再以麗安的態度為意，她不再以何人的批評為意，因為她已有柏年在她的左右與她同享人世間的安樂。

他們到華盛頓時已是深夜，美娥一看到車裏的時鐘，竟驚得叫起來：『柏年，已是一點多鐘了。』

『那有什麼要緊？』

「美姨家都睡了。」

「我們可以把她叫醒。」

美 美娥深不願把美姨從睡中吵醒，尤其是美姨的女僕饒達。美姨的北京狗會汪汪地狂吠，那麼，饒達準會很不高興地說：「我纔把美小姐送上床。」美娥會與饒達同到過歐洲，因此知道她的僻性。

娥 美姨住在杜城的東北部一座十九世紀的屋子裏。那屋子不大也不小。它前面是白石砌成的，下層是地窖，當美娥和柏年的汽車將近那屋子時，二層樓的燈還未熄滅，柏年出說：「我們進去怎麼對她說呢？」

走 「親愛的，你不要進去，」美娥對他說，「我就在這兒同你說「明天會」吧，明天早晨再與你見面。」

因此，柏年把美娥的衣箱放在美姨的大門口，吻了吻她，捺了電鈴，直等到饒達開門，饒達說：「天曉得，美娥小姐，你從那裏來的？」而美娥說：「我從家裏坐汽車來的……」饒達說，「美小姐正在客廳裏，」隨後美娥一壁上樓，一壁問自己，如果美姨

有許多客人，將怎麼辦？她終於決心必得若無其事地說：『好嗎？親愛的美娥，』別的任何也不提起。

美娥既打定了主意，便興高彩烈，若無其事的走到客廳門口，立在那兒，向裏面看。

當她朝裏面一看，似乎是剛才和柏年所共享的人世間的快樂竟消失淨盡，眼前所見的，祇是敝大的房間裏裝着兩個人——她自己，站在房門口，與站在美娥旁的男子——就是兩年前使美娥傷心的人！』

第二章 美娥期待婚期

—

美

現在，當然，提到心腸碎裂是落伍的事。近代的心理學家會無疑地認美娥的那件事爲古怪，固執，或加以其他心理學上相當的名稱。但美娥祇知道這坐在美娥身邊的男子便是會打碎她幻夢的人。而打碎別人幻夢的人是最殘酷，最不仁的人。鮑占年曾向美娥求婚，隨後又不願娶她，也許，娶是要娶她，不過他既知道祇要他肯求她她是不會拒絕的之後，他倒不願擇選她了。

出

家中的人沒有一個知道他們二人這段情史。那時美娥是在康城的賽馬場裏遇到鮑占年的。他們二人賽馬之後仍舊戀戀不捨的留在那城裏，度着戀愛的的生活，富有詩意，盡情浪漫的過着日子。以後美娥隨着朋友們回到巴城時，占年仍舊緊緊地追隨着她——一天晚上在戲院裏，占年趁休息期間，放槍似的打出了，『你必得永不嫁人。』

走

自從美娥見了占年直到那時，她一心希望着嫁給占年。但她那時倒抽了一口氣說，

「爲什麼不能嫁人呢？」

「婚姻是一種束縛。而你是太奇妙的。你是屬於臺座上給男子崇拜的仙女。不是坐在男子飯桌旁聽他埋怨飯菜不合胃口的人。」

占年說的時候，神氣不十分嚴重，因此，她以爲他是說笑話。但結果竟不是笑話。因爲第二天她接到了一封信：「我的寶貝，你爲什麼將你的前途交在一個男子手裏？我們需要你作一個仙女，使我們可舉首瞻望你。要你作一位女神，我們好供奉你。把你從臺座上拉下來，會降低你的身份。因此，我親愛的，我對你說「再會」吧。當我在世界的那一邊時，我必永以你爲我暗中的白光。因目前我覺着非常暗淡，除了我深深地愛着你之外，沒有絲毫的光明。我不知道你對我的情感是怎樣。就是我知道，我也不敢信我能使你快樂。雖是這樣，我永久却是屬你的……親愛的，你記着，當你惱恨我時——這是勢所必然的——不要忘了我永是你的。」

寫了這信之後，他便離開本國，到東方去作外交公使了。美娥知道他的地址，可是不會回他的信。她無處可探聽他是怎樣的人，連她自己也說不出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她

認爲男子的愛情應當與榮譽，敢作敢爲相並行的。占年是不能作她理想中的男子，可是她雖然這樣想，到底減不了她心頭的苦痛和怨氣。

這當然祇是片面的，另一方面，占年對她的熱誠愛慕和尊崇，也確使她忘其所以。

美

他把她擡得多麼高！給人瞻望的仙女！臺座上的女神！他暗中的白光。這些讚揚陶醉了她。如果她信了這些話，也許會毀壞了她的前途。不過，她越久越不信。她會惱恨的自

娥

言自語說：『你怕他不是對所有的女子都是這樣說吧？這也許是他擺脫女子的方法吧？』

出

美娥就是那時候面色蒼白、胃口不開起來，幾乎把她的動人點消失了。因此，美娥帶了她到歐洲遊歷，回家時，美娥形色上已復了原，不過內心的創傷雖好，但創痕卻深深地印着。她不肯示弱的告訴家裏的人，因此，她的父母，美娥，和三個姊姊，都不會知道她的遭遇。

走

目前這鮑占年竟在這裏——一個活鬼和她對面的立着！

鮑占年和美娥都沒留神她站在門口，他二人似乎是正談得起勁。那客廳裏很明顯地擺着二張打撲克牌的檯子，可是客人已去。檯子上似乎是上過幾道點心，因美娥和占年

面前的杯盆仍舊在他們面前放着，占年一手捧茶杯，一面哈哈大笑地望着美娥。

但他一看到美娥，便止住了笑！

二

她立在門口。她自從離家到如今，沒更換過衣服，爲的是避免父母的疑心。她穿的一件披風是愛英的——淡紫色，映襯着粉紅色的長衫，像是花園的芳香豌豆花一般。那披風少許敞開着，露出她粉白的頸項，名畫家必是會把她當作美女的模型而要描摹的。原來占年看見美娥時，婦女的服裝都以男式爲美，而美娥那時窈窕的身段穿着短衣褲，露出她光澤、潤滑的膝蓋，頭髮也剪得像男子一般。她那時的一切已足能使人勾魂而有餘，可是這時卻大不相同——稀世少見的美女，使人見了驚魂動魄！他情不自禁地立起身來，說：「美娥！」

她走近他們，聲色非常鎮定，伸出手，說：「回來了嗎？」

「昨天，……從摩羅哥來的。」

美娥說：「我去年冬天在那兒遇見他的。美娥，但他不會告訴我他認識你。」

「他沒有告訴你嗎？也許他已——忘了……」她向占年笑了笑。「賽馬那一星期，不是嗎？兩年前的事了罷？」

他正要說話，美娥打斷了他的話頭：「美娥，你這時候從那裏來的？」

美
「從家裏。」

「一點半鐘還來嗎？」

娥
「正是。月光好得很。」

「沒遇到雨嗎？」

出
「遇到雨。不過一會兒就止了……」

「但，美娥，什麼事叫你來的呢？」

走
美娥笑起來，「沒有事叫我來。柏年帶我來的。」

「丁柏年嗎？」

「正是他，」美娥說，把披風退下，彎下腰親着美娥的額角，「那柏年就是我要嫁的人。」

話剛出口，美娥竟驚得目瞪口呆的抽了一口氣：「結婚！」但占年祇身軀斜着，把香煙灰擲在煙盤裏。隨即，停了一會。「那麼，我們要慶祝你——前途快樂了！」

她望了他一眼，說：「我希望前途快樂。我們是逃走出來的。美娥，能不能讓我們明天早晨在這裏結婚呢？」

「結婚？美娥……」美娥似乎別的話都不會說，「但是，爲什麼呢？爲什麼要這樣結婚呢？」

「哦——我討厭同母異父的姊姊們……」

占年很留神的聽着。美娥覺着他是在嘲笑！哼，讓他嘲笑去罷。她要給他一點顏色看。她不是男子所瞻望的仙女！

美娥沉思着說，「如果你在我這兒嫁出去，曼麗不是要見怪嗎？」

「母親一定會頂高興的。她很看重柏年。我們用不着鋪張。」

美娥再三的思想了一想，說，「我倒不要緊。不過天曉得，羅大會怎樣不高興的。」

「好美娥，給她一天假期好了。」

「你想她肯嗎？她會知道這裏面準是有什麼把戲，她絕不肯不看的。」

美 美姨向來是僕人們的奴隸。她的一個汽車夫，不照主人的吩咐，竟用她的汽車帶着妻子兒女去兜風。他的女廚司無論什麼事都討酒資，一點不肯示弱。她的侍女和送牛奶的、郵差、送煤的調情。祇有羅大還靠得住。她老實倒老實，就是太認真。她不願別的傭人的過失，儘管向主人要求。

娥 因此，美姨說，「也許我現在去告訴她妥當些。」

「美姨，你真太好了！」

出 「我倒喜歡聽你誇讚我好。我讓你們二人談一談，我去見一見雌老虎。」美姨身後跟着一隻波斯貓，一隻北京獅子狗，走出了客廳，留下占年和美娥二人在那兒談話。

走 占年突然如夢初醒兇狠的聲氣說，「美娥，你發狂了嗎？」

「爲什麼？」

「一般的女子可以像這樣出嫁。但你不能。」

她望了他一眼。「你用不着太認真。」

「爲什麼我用不着拿你的話認作真的呢？你太可愛了，你爲一個不知道你是一只金杯子裏盛着聖酒的男子束縛起來，那太可惜了。」

她眼睛眨了一眨，「占年，我不再談詩。」

「詩？」

「你說的非常中聽……！但柏年卻實行。」

「你的意思是說他已向你求婚而我——沒有嗎？」

「爲什麼要問我這話的意思呢？」

她仍舊微笑着。

占年跳起身來，走到她面前……「這種婚姻是反常的——這是你自己知道的。」

她頭靠在椅背上，望着他。「你頂好寫一首詩——美娥期待婚期！」你老是很愛寫詩。」

「不要那樣講。」

「我說的不是很近事實嗎？」

「不。」

他們二人都靜了一會。美娥覺着他離她很近——又像往日那般的親密。他少許與前不同，不過當初動人的那一點照舊存在，他的頭髮刷得淨光，身段適中，一簇小鬍鬚，烏黑的眼睫，文雅的舉止，一如往日。

美 末後他說，『你還沒有饒恕我。但我那時所作的是爲我們二人的好處。美娥，那時我是與你一樣的難受。』

娥 『也許，』她輕描淡寫的笑了一笑，『所以你就那麼出走了。我便尋到了柏年——以後——他和我都很快樂——此後永遠……』

出 她突然停住，因占年痛苦的叫起來，『不要講，』隨即兩手掩着臉。

走 她恨不能拉開他那掩着臉的雙手，對他說，『我愛你。』她恨不能跪在他的椅旁對他說，『祇要有你——我什麼都不以爲意。』但她一樣都沒有實行，而美姨已走進客廳，

祇見占年又把煙灰揮了一揮，美娥倚在舒適的安樂椅中微笑着。

『羅大一定要預備一桌結婚的筵席，美娥。她說時候多得很，我先去請牧師和幾個朋友來——占年，如果你肯來，我也請你。還得去定一隻大的結婚蛋糕，否則太兒戲了

……

「嘿，美娥，爲什麼要這麼費事？」

「孩子，是羅大要費事。她是非照她的心意作事不成的。」

占年轉身對美娥說，「那麼，結婚時請我嗎？」

「顯然是羅大——請你的。」

「不是你請的？」

「你願意來就來好了。」

「美娥，」美娥詰責的聲氣說，「你怎麼這樣不客氣。」

「她不是有意的，」占年說，「不是嗎？」他望着她，「我祝你快樂。」

「快樂……？」她些微猶豫的說——「謝謝你。」

占年去了之後，她把一切的事都告訴美娥——論到麗安、父母、柏年、愛英與海倫的事。可是一句都沒提起占年。決不給美娥知道她和占年的事。絕不給任何人知道。

美娥說完之後，美娥便捺鈴叫羅大：「美娥小姐的臥室預備好了嗎？」

「等着她哩。」

她抱起獅子狗。美娥捧着躺在她肩頭上的波斯貓——似乎是一條皮項巾一般，眼睛和綠寶石一般的發亮。他們就這樣上了樓，美娥是第一個，美娥跟着她，羅大跟在美娥後面，領着獅子狗。

美 等到人都各回寢室，房門關了，美娥竟向牀上撲下去。她欲哭無淚，但心頭的難受比哭更甚。

嘿，占年……占年……！

出 她知道自己很愛占年！而明早竟與柏年結婚！

走 她如今是擺脫不掉——如果她真的與柏年退婚，會怎樣呢？她已將占年得罪。她傷了他的心，並且有心傷他的心。不幸得很，她不知爲什麼心中老是念着占年。從前有人對愛情怎麼說的啊？好像是說，愛情不能捉住幻想便儘是生理上的一種程序吧？一切情緒的歷史皆基於將計劃的幻想實現在愛人的生活上的。

末後，她從床上起來脫衣服。當她梳理頭髮時，她望着穿衣鏡裏自己的倩影。明天

她就要嫁給柏年，而他會永是稱她『可愛的』，而她的餘生便是屬他的了。但她心坎中卻永是愛着——占年。

她知道這是辦不到的事。柏年既是娶了她，就有享有她一切的權利，而她卻不能給他這一切的權利。也許她此生不會再遇見占年，但無論怎樣她不能嫁柏年。

她主意既定，誠懇地禱告了上帝。她思慮的不知上帝在這種情形之下會怎麼作？她記得祖父——會督——曾對她說：『你不能自己先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來希望上帝替你解危。』但，她什麼人都不怪，祇怪自己，因此，她懇求說：『親愛的上帝，求你使我有能力把錯事糾正。』她的信仰和孩子一般的純真。其實，她確是個摸索着的孩子。

三

直至她上了床，突然想起她留給母親和麗安的信——那破釜沉舟的信。她擡頭望了望時鐘。她姊妹們這時大概還在戲院裏。韓安意曾請她們晚餐後跳舞的。這時打電話給父親還來得及，她無論要父親作什麼，父親是永不推辭的。

她還得下兩層樓梯，當她走在樓梯上，她禱告着叫獅子狗不聽見她的腳步聲。僥倖得很，她一直走到打電話的小房間裏，沒被人查覺。把門關緊之後，便打電話到父親家裏。

「爸爸，我是美娥。我在美姨家裏。柏年和我沒有去赴跳舞會，等我與你見面時，

再告訴你理由。爸爸——我留下二封信在我梳粧檯上，一封是給母親的，一封是給麗安媽的。我請爸爸把那兩封信撕去，不要對人提起這事。爸爸，不能對一個人說……請你應

許我。爸爸，你用不着向媽媽解釋，告訴她明天早晨就回家，現在住在美姨家裏。爸爸答應我嗎？好，多謝你，好爸爸……」

她掛好電話聽筒，嘆了一口氣，跑上樓，祇見波斯貓無聲無氣地跳來跳去。牠剛到

走

寢室門口，獅子狗尖銳的吠聲衝破了寂靜。美娥聽到美姨的聲音說：「什麼事？」隨即羅大從那小房間裏說，「美小姐，是貓，」於是全屋又沉寂下來。

美娥好一會不能入睡，憧憬着前途。她這時不得不同父母到歐洲去。而她這時已很高興去。離開柏年，離開麗安，離開一切的一切！

第三章 羅大讓一個男子進去又讓他出來

第二天早晨，鬧得最厲害的要算羅大。『美小姐，但我已將一切都預備妥當。』

『那麼，羅大，你吩咐他們取銷吧。美娥不嫁了。』

羅大的神氣非常不高興。美娥也看出她的心意，抱歉似的說，『一個女子總該有改變主意的權利。』

美娥雖是堅決地要羅大取銷一切的準備，她對美娥的舉動卻認爲荒謬。美娥沒有把理由告訴她。祇不過清早七點鐘跑到美娥床旁，說，『我不能結婚。』

美娥什麼也不加以解釋，祇說，『我已打電話給柏年告訴他了。』

『柏年怎麼說呢？』

『他以爲我失了神志。』

『那也難怪他。』美娥靠着椅背，注視着美娥，『真難怪他。連我也看不出有可原

諒你的餘地，美娥。」

「他也看不出，他說他馬上就來……九點鐘到。我告訴他說，來也無濟於事——但他一定要來……」

美

美娥彎下腰，吻一吻美姨，「好姨娘，我真不該這麼早驚吵你。」

「那倒不要緊，親愛的。但你這舉動未免無理……」

娥

美娥身穿一件粉紅衣服，似乎是糖盒上的美女一般。她說，「美姨，如果仔細的想起來，戀愛是沒有理由的，」隨後便轉身回到自己的臥室，不到一會工夫，羅大到美姨臥房侍候她起身時，纔知道這一回事。

出

「羅大，美娥小姐，八點半鐘準要在這房間裏和我進早餐。多烘幾片麵包，多煎幾隻雞蛋和火腿。她說她餓死了。」

走

羅大這纔下樓取消了一切的設備。她頂恨收回她的命令，因為她是以吩咐廚司爲榮譽的。

羅大回到樓上，她替美姨把髮髮的針除下，替美姨撲粉，換衣服。以後纔捧上早

餐放在美姨臥室的窗口。早餐後，羅大帶了一隻狗散步去了。

羅大很愛早晨牽着狗出外散步。那條街的巡警以及街坊，街角上店中的職員，沒有不認識她的。她每天領狗散步已有二十五年的歷史，當然，不是每次都是同樣的狗，有時是獅子狗，有時是獵狗，順着潮流和時髦而定。

從前羅大還很年青，街角上店中的某職員曾追求過她，不過那是舊事。如今那職員已是鰥夫，但是他仍舊喜歡羅大，而羅大卻是早已拋棄出嫁的念頭，想終身侍候美姨，因美姨遺囑中並沒忘了她，而她的忠誠也決非因金錢的勢力而形成的。

這時，羅大抱着獅子狗，剛關了大門，迎面遇見一位少年，面貌『非常漂亮』，眼睛奕奕有神，身段魁梧，走路的神氣很有音律。她雖祇見了他一分鐘，卻看出他那音律似乎是軍樂。因此，當他說『那小姐在家嗎？』時，她不知道怎麼好。

『她還沒有起身，』羅大說。『也許她這時正在她姨娘房裏進早餐。』

『他叫我來的，』柏年說。

『那麼，請進來吧，先生。』羅大推開門，先讓柏年進去，自己跟在後面到樓上報

告美娥。美娥這時衣飾已比清晨整齊，一身黑緞的衣褲，外面罩了一件美姨在日本買給她的外衣，邊緣是銀白色，裏子是淺藍色的蝴蝶花樣，使得她像長了翅膀的天使靜坐在舊式家庭，老處女的臥室裏。

美 「美娥小姐，有一位男子在樓下，」羅大告訴她說。

「他來得很早啊。你把早飯吃完再去。」

娥 美娥推開杯盆，「我吃不進——尤其是讓柏年在樓下——等我。」

她立起身向門口走，還沒走出房門，美姨對她說：「難道你穿這衣服下樓去？」

出 「這衣服？你意思說我這短衣褲嗎？嘿，美姨，穿這衣服的人多得很哩。」

「會客總不能穿……」

走 「好阿姨，如今時代不同了。這衣服還是你送我的哩。」

「我送你不是爲會客穿的。」

「會客室裏穿這衣服，再合適也沒有了。」

美娥下樓去了，美姨同羅大互相呆看了一會，美姨纔有氣沒力的說，「大概如今的

姑娘都是這樣。」

「都是怎樣？」羅大說。

「穿這種睡覺的短衣褲。」

二

那在樓下等的人並沒看出美娥有什麼與昨日異樣。在海邊上，野外聚餐，都是短衣褲。他覺着女子們穿短衣褲很有見識，同時，他覺着，美娥從來沒這樣極度的動人過。

他伸手拉她靠近自己的胸懷，「你想我肯就這樣放棄你嗎？」

當她擡頭望着他時，在她腦海裏他似乎是一株大樹，伸展着長大的枝幹。她知道那觀念是發狂，不過他似乎是充滿了那間客廳。

「我對你不起，柏年。」

他仍舊握着她的手，「怎麼啦？難道我昨晚得罪你了嗎？」

「不是，」她縮回手坐下。她沒有想道有這麼困難。柏年着實是很優秀的少年。

但，她不愛他。

她告訴他這情形，柏年卻不相信。『可愛的，你想我就這樣放棄你嗎？』

『柏年，我怕你不得不放棄。』

美 她坐到爐旁的沙發上，柏年坐在她的身旁，兩眼灼灼有光，聲氣極度的誠懇；她已

成爲他生命的一部份，他說，並且決不能把她從他生活裏割去。他早已夢想她終有一日

娥 是屬於他的——而他早已預算她是他將來生活的主要成分——在月光之下遊歷四海；每

晚在爐旁等待他回家，對坐在飯桌旁向他嘻笑；抱着他的孩子……望他笑。

出 這種赤誠的熱情打入了美娥的心坎。她身旁坐着的柏年已不是昨日白天裏的那輕

快、暢懷的柏年，而是血肉作成的人中之人，將生命中最深切、久遠的事物貢獻在她足

走 前。

把他與占年比較起來，占年給了她什麼？柏年所給她的是百折不撓的熱誠的愛情，

是使和尚出世，或尼姑徹夜祈禱的一種奇妙的動力。可是占年的影像占有了她整個的心

懷。因他昨晚在這火爐旁，向他提出無限要求的情景浮現在她眼前。

她深知道她這選擇的結果必是悲慘的。這種愛占年而放棄柏年的舉動，在她看來確是失了均衡的，猶如拿她的大小和這間客廳的大小相比同樣的失均衡，客廳的蔚藍色天花板猶如天空，裏面的桌椅以及一切的一切都比她偉大。她對於柏年也就是這樣的不均衡，因為他的心胸正如他體裁同樣的魁梧。

想了這一切，她一手搭在他肩頭上。「我不得不對你說……另外還有一個人……！」

「另有一個人？一個男人嗎？」

「正是。他昨天晚上在這裏——我來的時候。我起先以為我已把他忘了，可是我不會忘了他。」

「美娥，那麼，你對我所說的話豈不是絲毫沒意義的。」

「我說的時候卻是誠心的。」

「那麼，你這是什麼意思？你怎麼能一時愛二個男子？同時讓二個男子——愛你……！」

她臉色蒼白起來。她知道他腦海裏想什麼。想起在那亭子裏懷抱着她。想起昨夜在汽車裏的一切。

她聲音顫抖起來，「老實說——我不是那樣人。」

美 「什麼樣人？」柏年用悲痛的聲氣說。

「下賤的人。」她不能再遏制自己。「我以為我已將他從我生活中除去了。柏年，我的確恨我不能深深的愛你。我常要愛……」

出 美娥很明顯的是苦痛已極。柏年這時說話的聲氣也軟化了許多。「當然，你也是沒有辦法。」他站起身來，伸了伸肩頭。「那麼，事情就這樣了結，是嗎？」

「正是。」同時，她又說，「我抱歉得很。」

走 「用不着抱歉。美娥，人祇有一生。」他走到門口——又回轉頭：

「你應許了嗎？」

「應許——？」

「你應許嫁他了嗎？」

「他沒有——向我求婚……」

柏年一手搭在她的肩頭，「我的親愛的，」他溫存的說，「你對我說這話實在是有勇氣。」

「我應當——早就告訴你。」

他緊握着她的肩頭，「你不要想我就此便放棄你，目前絕不至於，我此後永是期待着你的回頭，美娥，為你爭鬪是值得的。」

「真的嗎，柏年？」

這是他那天早晨第一次向她笑了一笑，「是真的，你自己也知道是真的。」

羅大讓柏年走出了大門，一直看他走到街上。他走路的聲氣雖仍舊有軍樂的音律，但她看他眼睛已非早晨的氣象。「他簡直不知道向那裏走，」她自言自語的說，「如果在街上遇到了不測，變了死屍擡到她面前，那纔是她的報應哩。」

這當然是表示羅大已少許知道愛情的滋味，並且除了開門，領狗散步之外，還懂得一點人情。

當美娥慢吞吞地爬上樓梯時心中覺着極度的愁悶。她對自己是對得起。可是代價是多麼大。她失了柏年。而占年並不會要她。顯然的，除了立時同父母到歐洲去，沒有別的出路。

美

美娥仍舊在用早餐，笑嘻嘻地迎着她，『你母親剛打電話來，她爲你很擔心事。我告訴她，你馬上就打電話給她。我也告訴她，你今晚仍舊住在我這裏。今天我已請了占年和幾位別的朋友來吃飯。我打了電話告訴他說婚期已取消，而他問我你是否仍舊在這裏住。他星期五就要動身到意大利去。』

娥

出

星期五，而今天是星期三——祇有三天二夜了！美娥的心房卜卜地跳起來！

走

『客人中，一位是姓包的，另二位是占年認識的人。今天還有兩桌撲克牌和兩場茶舞。美娥，你有工夫參加嗎？』

『睡覺，』美娥說，『我倦得要命。』

美娥非常奇怪的聲氣說，『你已和你的少年人和好了嗎？』

『他不再是我的少年人，』美娥說，『如果你不見怪，那麼我們不必再提這事。』

她吻了吻美姨，打了電話給母親。隨即回到自己臥房，撲在床上，躺了好一會工夫，想到已去的柏年和今晚要來的占年。

她還躺在床上時，羅大敲一敲門。「美小姐，你有特別快信一封。」

「謝謝你，羅大，」羅大走出去，關上門，美娥看她的信。

那信是占年寫的。他說，晚餐後他要見她一個人。「務必照辦，美娥。你阿姨的信使我還魂。」下面註名是她的占年。

信上祇有那麼幾句話。可是非常有魔力。她站起身，心神不定的徘徊着。美姨的波斯貓在窗口晒太陽。牠走到面前撫摸着牠的皮毛。「愛人」她說，「愛人……」可是她腦海裏並沒想到貓。

那時，柏年，發狂似地開着他的汽車像蛇一般的在路上撞碰，一心祇念着美娥。他似乎不敢相信她如今已不是屬於他的。但，她從來沒有屬過他——就是在他雙手摟抱着她，深深地愛着她時，她也並未屬於他。

他走過他避風雨的叢林。他走過他二人所走過的那海灣的橋梁。「三隻天鵝……看

……柏年，看……！我知道了，可愛的……！』

幾分鐘後，他走過美娥的家，望了望那屋子和後面的小山。隨後他緩緩地停住了車。

美

麗安正從小山上跑下來迎接他！

娥

出

走

第四章 拿定主意比長出翅膀尤難

麗安雖不停的跳舞，卻一面老是要看美娥有沒有來。她和貓一般的不安，胡想所有的事。

「他們二人到那裏去啦？」她會問愛英。

「誰？」

「柏年和美娥。」

「哦，那他們一會兒自會來的。」

但結果他們二人並沒有來，「柏年曾和我跳過兩次舞，」麗安對海倫說。

「他和我也曾跳過兩次，不過那時還有其他的男子。」

祇是沒有一個男子像柏年。

麗安深信她自己的感覺很敏銳。她記起柏年和美娥那種如膠如漆的情形來，明顯地

他們二人已深入了愛情網。她的確會感覺他們二人與平常不同。她如今仍舊是覺着這樣。

可是，她既是無可奈何，不得不回到跳舞，不過老是瞻望着有沒有柏年和美娥的蹤跡。

不論你怎樣批評麗安，你總不能否認她是世界上最長於舞蹈的女子——步法不紊，舉止文雅，進退皆以音樂的節拍為準，深能表顯出她活潑的氣概。

但，今天晚上，她素來嗜好的舞蹈已是淡而無味，終於按捺不住地跑到電話室裏打出電話給繼父。「美娥到那裏去了啊？」

「他們二人還不會到場嗎？他們在早幾個鐘頭前就出去了。」

走
「這準是出了甚麼事……」

此刻是不情願大驚小怪的，「剛纔不是落雨嗎？也許他們二人在甚麼地方避雨吧？」

麗安對這答覆是不滿意，並且深深懷疑着。跳舞跳到半夜，隨後大家都到韓安意家去用點心。「大家」這兩個字是僅指韓安意所結交的那一小團體人。因為安意是個寡

婦，住的是一座先祖遺傳給她的古屋。她很愛朋友們在那裏等到黎明，那麼，她在清晨四五點鐘便請他們進早餐——玉米作的薄餅，烘熟的火腿——咖啡茶。她的廚司，據她說，是從來不睡覺。但廚司自己卻否認，「我一有機會我就睡」她總是笑咪咪地這樣說，神氣也永是十足，穿着女廚司的制服整天地忙個不休。

今天晚上每個人都問，「柏年和美娥呢？」

大家胡亂猜了一會，終於有一位大聲喊起來，「也許他帶着她跑了……！」

這句話是麗安最怕聽的。她怪自己太糊塗，她雖是竭力鎮定，可是不能忘了美娥在那樓上的房間裏，噙着眼淚，抗議說，「麗安，我一向以為你們很愛我呢！」麗安回到這一點，便情不自禁地面紅耳赤起來。不過他不儘是慚愧，並且是焦急。

她終於忍無可忍，「我要回家去了，」她對愛英和海倫說，「看一看到底出了甚麼事。」

金亞文與她同去。

她告訴他頭痛所以要回家。她對韓安意也是這樣說。她的氣色和神氣也確使人相信

她是頭痛。

「亞文，有人同我一齊回去——我不要累你也喪失今晚的宴樂——」

「你走了，我今晚還有什麼快樂！」

「但韓安意會不高興的……」

「我不怕她，」亞文說，「她那玉米餅吃了會長得太肥胖。」

亞文說話這樣粗俗，並非是因他不識字，乃是因他的家風不喜歡說文縷縷的話的。

他家總是用肥胖來代強壯，因此，他也染了那習氣。他雖是清貧，性情卻溫和，而他確

出 是很鍾情於麗安。

麗安再三的拒絕了他的求婚，「你太矮，你又沒有錢。」

走 「不過我並不是矮而肥，而我家境也並不一貧如洗。麗安，況你自己有的是錢。」

「用我的錢付你的帳？」

他們二人彼此的坦白率直確很驚人。不過他們往常的說話都是這樣。亞文對麗安所批評他的話，絲毫不以為意，不論是高矮，貧富，愚智，他總是阿倫達的王。許多婦女

想嫁給他，華盛頓，巴第摩，紐約，波士頓的富家婦女很想嫁他，以金錢來換他的聲勢。但他祇要麗安。

在回家的路上，他又向麗安求婚。

「我早就對你說過我不愛你，亞文。」

「你不必一定要愛我。等一等自然會生愛心的。不過你對我的請求不妨加以考慮。我不能永是這樣地追求你，如果你使我失望，我就要追求美娥。」

麗安立時感覺刺一般的痛，可是她不動聲色。「也許她會鍾情於你，」她沒精打彩地說，「不過你娶不起她。」

她這話正中亞文隱痛處。亞文是必得娶一位有錢的女子，這是他自己深知道的。

「美娥是身無分文，」麗安說，「她穿我們的舊衣服，舊大衣，如果合適的話，連鞋子都是我們給她的。」

「她的腳確是很巧小，」亞文說，「我已注意了那一點。」

麗安聲色俱厲起來，「要不是我們幫忙，她甚麼都沒有。而我們那裏得了她一個

「謝」字？」

「你也無需她道謝，」亞文辯護說，「看她衣服的華麗，舉止的文雅，身段的婀娜，已足使心地暢快了。」

美 「我的衣服，」麗安糾正他說。

亞文笑起來，「你是妒嫉她。」

娥 「我不妒嫉……」

出 「你是妒嫉 不過我喜歡你這樣。女子不會妒嫉的就不像一個人，我不喜歡那種女子。」

走 麗安思索了一會，認定亞文不是個君子。也許她自己也不是高尚的婦女。不過這等等名稱早已落伍，她何必思索？

還有，如果美娥與亞文發生戀愛，她爲什麼要引以爲意？她本不要亞文。不過她恨所有的男子都追逐美娥。而她和愛英，海倫，就像沒人過問的老處女！

到了麗安家的大門，亞文這纔裝腔作勢的說，「麗安，沒有人再比你更可愛，我提

起美娥，不過是隨便胡說，所以你今晚用不着焦急得不能入睡。」

哼，他真糊塗！亞文的話竟能使她不能入睡！

她走進客廳，祇見暗淡的燈光。地氈上躺着的狗擡起頭向她搖了搖尾巴。麗安絲毫不理會牠，一直向樓上走，如果她能看到美娥仍舊在臥室裏，那麼她的心境就不至於更加緊張。

但是屋子裏沒有美娥的芳蹤！

她尋到的僅是一張紙條……！『我將要嫁柏年。我深愛他。』

麗安覺着心坎中如火焚一般的痛苦。她走到窗口透一透氣。夜晚的涼風吹在她的頸項，面孔，手臂上，可是她不感覺涼意。她心緒紛亂——腦海裏浮現着『我將要嫁柏年。我深愛他。』

真不懂美娥是甚麼意思，她豈不是在同房間裏說她不愛他。並且說什麼人都不愛。

嘿，爲什麼，麗安逼美娥這樣作呢？爲什麼？爲什麼？

皎潔的月光直照着她——她面色蒼白，白得發亮。她的前面便是深闊光亮的海灣伸

展着。

嘿，像這種的夜景……！像這樣的夜晚……！美娥和柏年……！

萬籟俱寂之下，她的心房似乎打鼓一般的響。隨即，突然間，電話的鈴聲衝破了沉

美
寂。

麗安跑了幾步，立時止住了脚步。泥刻正在接電話。

娥
泥刻聽罷電話，祇見麗安站在樓梯上。

「是美娥打來的嗎？」

出
「正是。」

「她說甚麼啊？」

走
泥刻遲疑了一會，「她在——她在美娥家。她沒有到安城去跳舞。」

「她不是住在美娥家裏，她跑出去結婚了。」麗安一壁說，一壁把那張紙條遞給

他，「我看過了你的信，可是母親的信我還沒有看哩。」

「麗安，她叫我替她把這二封信撕毀。」

「父親，她真的對你說了嗎？」

「正是。」

「她沒有提起結婚的事嗎？」

「沒有。」

「你想她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是什麼意思？」

「像這樣跑走——跟柏年跑？」

「那我們要等她來再問她。」

麗安看看他，「父親，我們怎能準知道她是在美姨家裏？」

「她告訴我是在美姨家……」

「話是不錯。不過也許……」

「麗安，用不着加上「也許」二字。我信任——我的女兒。」

泥刻聲色俱厲，使麗安覺悟了自己的冒昧。她終於說了一聲，「對不起。」因為泥刻

雖是穿着一身睡衣，發怒時的威風卻不因之而減。

曼麗這時已從臥室裏出來問道，「你們吵些甚麼？」

麗安遞給她那張紙條，「你自己念吧。」

曼麗看完信說，「寶貝孩子……」

麗安狠狠地望了母親一眼，「媽媽。」

娥

「可是，麗安，還有能比這更稱心如意的。」

曼麗的鬢髮與美娥一般的光澤油潤，披在肩頭上。她站在那兒，望着麗安的神氣極

出

其嬌豔。

麗安的聲氣少許不能自主地說，「但，她不是出嫁去了。她剛打電話給父親，請他

走

把信都撕毀。她說她目前住在美娥家。母親，我真不懂她這樣是什麼意思。」

「必是有什麼事發生纔把她改變得這樣。」

「有什麼可發生的事？」

「麗安，那我就不得而知。」

「那麼，你爲什麼不立刻打電話問她呢？你爲什麼不問呢？」

泥刻直截了當的回答說，「我們等明天早晨再談。」

「爲什麼要等——？你真太縱容她，你們二人都是這樣。你們二人從來不爲我們三個姑娘設想。你們的一切，都是海倫，愛英和我供給的。甚至父親的香煙錢，都是我們三個人的。」

說到這裏，麗安失聲痛哭地跑上樓梯。他們二人聽她急迫的脚步聲，與衝門的聲音。

泥刻臉色蒼白起來，「她這話雖是事實，可是我一生都不能饒恕她。」

「我知道，」曼麗撲進他的懷裏，似乎是在蔽隱她的聲氣說，「泥刻，有時我恨不能我們自己有一個家。」

泥刻說，「你想我這種依賴她們的生活過得適意、容易嗎？」

隨即曼麗說，「那麼，泥刻，我們何必要依賴她們呢？」

他沒有回答，祇緊緊地摟着她。他是他的世界！永遠是他的世界。他雖是沒甚麼出

人頭地的本領，可是他至誠的愛她。

第二天早晨，大家都很遲纔進早餐。老實說，那天的早餐很可以稱爲午餐，因爲麗安，海倫和愛英十一點鐘時纔起身。早餐時的話仍舊是論到美娥。其實，當說的話早已說盡了，可是她們還是不住的說。至少麗安是禁不住不說。愛英和海倫不願作庸人自擾的事，說，「麗安，她一生中總得有這一回事，何必要你煩神？」

「因爲她很體諒。昨天給我們在安城等得她心焦。而如今打電話告訴我們說她在美姨家赴宴會……」

出 海倫說：「那有什麼不可以呢，麗安？美姨的宴會也很不錯啊。」

泥刻的聲氣非常冷酷地說：「難道你以爲她是浪子……」

走 麗安面孔緋紅着，站起身來。「父親，那，我當然不至於。請你不必多心。」

她的聲氣很溫和。她深知道昨晚的話是父親不肯原諒的，不過她不願向父親道歉。

她離開其餘的人，跑到屋子外面去，向着茅亭走着，不一會工夫，愛英也到了那小亭裏。

愛英說，『如果我是你，我絕不肯給人知道……』

『知道……甚麼？』

『知道你，——鍾情於……』

『鍾情於柏年嗎？爲甚麼呢？』

『那豈不是你自己失體面……』

『我是不管體面的。』她們二人已走進小亭裏的鏤桌旁，麗安倚着那桌子，說，『別人愛怎麼批評，就怎麼批評去吧。好幾年前——他本是鍾情於我的。』

『麗安，那種愛不過是兒戲。到了成人，那種愛也就消失了。』

麗安不安的神情徘徊着，『他有他的前途，如果他清醒一點。美娥是永遠不會使他清醒的。』

『也許她會……』

『愛英，但她還是一個孩子呢！』

『她今年十九歲了。』

「嘿，用不着提年歲——我們也不像年紀大的人。」

麗安的確是不像二十七歲的人。看起來，是不容易知道她的年齡的，她是中年像青年，老年像中年一類的人。愛英也與他差不多，不過比較嬌嫩。

美 海倫這時也尋到亭子裏來，坐在石階上。「仍舊談美娥的事嗎？我們真是太不像話了，不是嗎？」

娥 「海倫，替你自己說幾句話吧。」

「不過你們爲什麼總是要多管她的閒事？」

出 「你知道是爲什麼？她佔有了舞臺的中央……昨天我對她說……我們要她到外埠去……」

走 「麗安你不至於……」

「我當然對她說明白。難道我對她說的不是事實嗎？」

「話是不錯，不過何必這樣明明白白地說給她聽呢？」

「看，我們這三個人就像嫁不出的老處女，」麗安激烈地說。「我們雖不能造就別

人的前途，但我們已將自己的前途籠罩起來。我們不論到那裏，都是三個人一同去。可是美娥出去——總是一個人……」

麗安突然止住了話頭，她看見大路上的一部寬大的灰色汽車，蛇一般的駛馳着。「那是柏年，」她說着，氣喘喘地跑到外面去迎接他。

她到他面前時，問道，「美娥呢？」

「在她姨母家裏，難道她沒有告訴你嗎？」

「說是說了。不過我們以為你會送她回來的。」

「我沒有這福份……」他除此之外，甚麼也不肯說。

「你們二人昨晚玩的真是好把戲。尋不到你們二人的踪跡。你不是應許過你要和我跳舞嗎？我竟上了你的當，累我癡頭癡腦的等着你。」

「你不見得吧？你不會等的。」

她大笑起來，「你這次的舉動是情無可宥……」

「但我是……」他也向她笑了一笑……「我現在不能耽誤時間，我還沒吃早飯……」

『我們剛吃早飯……你到我家來，席思可以煎幾塊餅給你吃。』

她的溫和聲氣和笑容已鬆懈了柏年心頭的苦悶，於是便從汽車裏走出來，與她並肩向着亭子裏走。

美

柏年獨自開着汽車回來時，心頭的煩悶緊緊地握住了他，他狠狠的對自己說，世界上女人多得很哩。他可以到外埠去把經過的一切都忘掉。他是不至於孤寂的。他曾說過永遠不肯放鬆美娥，可是爲什麼要爲那已屬他人的人物爭鬪呢？結果必是失敗。

娥

當他與麗安，愛英，海倫，坐在亭子裏時，他的情緒突然更換了。他曾在這亭子裏懷抱着美娥。他曾在這亭子裏聽她向他求婚。而目前他竟重新回到這亭子裏來見到異樣的情景。

出

走

海灣的天空中正飛着一隻海鷗——越飛越高——直飛到似乎是蔚藍天空中的一絲銀線爲止。他想起某著名詩人曾說過的一句話，也就是他抄寫在日記中的話：『打定主意——與生長翅膀的困難……』他面孔緋紅起來。想到美娥的打定主意真比長翅膀還難。因此，他望着海鷗飛翔着，一壁吃，一壁喝，耳邊聽到的是溫聲柔氣，他終於被迷

魂湯灌醉了——麗安深信她到底把他軟化了。

在那裏耽擱了一小時，柏年纔立起身來。「多謝你們所預備的豐富早餐。但，我不該耽擱了你們的寶貴光陰。」

她們同聲說，「沒有這話。」她們都站着，沒有一個不是美麗的。柏年不得不認她們是婀娜多姿的女子——愛英的眸子動人，海倫的臉龐可愛，麗安是風韻多姿。當然沒有一個比得上美娥的動人。不過，目前她們已給了他創痛的心些許的安慰。

麗安直送他跨進汽車，「明天——再來。」

「常來你們會討厭我的。」

「永不至於……」

他哈哈大笑起來。「總有一天我們二人要去跳舞，以彌補我的不是。」

「是真的嗎？」

「是真的。」

她一壁看他汽車急馳而去，一壁不住的揮手，呆站在那兒好一會工夫，望着車後的

灰塵。她回到妹妹們面前時，對席思說，『席思，你作的餅實在可口。你下次可照樣做。』

席思眉飛色舞地說，『啊，大小姐，今天安利沒工夫，所以我親手做，因為丁柏年先生是莊嚴高貴像王子一般的人，我怎得不將餅煎得可口。如果由我作主，我準給丁先生加上王冠，給他穿上金鞋……』

美

她去幹她的事，可是她那句話的餘音卻存留着。麗安同席思一般的覺着如果世界是由她作主，她必給柏年帶起冠冕，穿起金鞋，使他作王！

嬌

二

出

丁宅離邢宅有十哩路。從大路上轉一個灣，便是風景雅致的闊道，穿越叢林的汽車路。叢林的稀處，海灣隱約可見，一切的一切，都吐露着春意。柏年緩緩地開着汽車，

走

腦海裏胡思亂想。深望美娥是在他的身邊——深望……

當他離家還有三哩路時，他看到一件奇事，使他不得不停車。樹林中的一條小道上立着一個男孩。那孩子生得很是體面，小巧的身軀，穿着潔白的絨衫褲，烏雲般的頭髮披散着，眸子晶亮有光。

不過柏年不儘是望着那孩子。他是望着自己的幾條狗，丁家的幾條狗——共有五條，都是德國種的牧羊狗，預備教養成獵狗的。祇有小馬——狗名，是沒什麼用場。

五條狗都圍繞着那孩子，搖頭擺尾，神氣極是得意。老馬和小牛一般的大，高及那孩子的肩頭。多半的人見了老馬總有些畏縮，可是那孩子卻不然，他站在那些狗當中竟高聲唱歌。

柏年停住了車，纔聽到那孩子歌聲的嘹亮，吐字的清晰，字字都打入柏年的耳中。唱畢之後，那孩子一鞠躬，五條狗都狂吠起來。那孩子也大笑起來，似乎是狗也附和着大笑。小馬在草地上翻滾着——表示他的快意！其餘的狗都耐性似的望着牠。牠還不過是一條小狗，可是個兒卻與其他的狗一般大小。

柏年不知不覺的也笑起來。他希奇這些狗怎的會到這兒來。必是家中的門戶沒有關鎖——他得去責問胡哥。他將手指放到脣邊，作出一種尖銳的呼聲。五條狗立刻奔到他面前。他已從車中跳出迎着牠們。牠們並沒撲到他身上，因為平日的訓練很好。可是牠們的吠聲卻驚天動地。

正是吠聲震耳的時候，那孩子走上前來。

「這都是你的狗嗎？」

「正是。」

美
「我唱歌時牠們跑來的。牠們似乎很愛聽我的歌聲，因此我又唱了一首歌給牠們聽，」那孩子的一副臉很是忠誠。

嬌
「也許牠們以爲你是——笛人。」

「噢，真的嗎？」

出
「那說不定……」

「可是我並沒有笛……」

走
「你有鈴，鈴比笛，效力更大。」

「你聽見了我唱的鈴聲嗎？母親總是要我這樣唱，學鈴的響聲，你曉得，我母親曾演過戲。」那孩子說的時候，很以爲得意。

「真的嗎？」

「真的，在加城。還是許多年前的事。是她未結婚以前。」

「你現在的住處離加城很遠。」

「是，我們住在蘇芬園附近。」

蘇芬園是出產掃帚的荒僻城市，臨近海濱。雖是有幾座華麗的屋宇，卻沒有人願意遷到那兒住。

「那裏不是冷靜嗎？」

「有些冷靜。不過，母親不愛見人。我們冬天倒也過得很快樂。我歡喜雪，我喜歡冰，母親帶我滑冰。晚上我們都圍着爐火炸玉米吃。我們也念許多故事……有許多音樂。母親很能彈琴。」

柏年回到他的汽車裏，「我送你回去，好嗎？」

那孩子搖了搖頭，「我從樹林裏穿過去。」

柏年很和善地說，「你來看我，也可以看狗。我就住在丁宅——就在這後面。」

「就是那座像教堂的屋子嗎？」

『正是。』

『我很喜歡來，』那孩子高興地說，『也許我就來。我去先問母親。』

幾條狗都跟着那孩子走。牠們對於林中的途徑比汽車路熟識些，從林中穿過，比牠們的主人能先到丁宅。柏年與那孩子道別後，一壁開車，一壁驚奇。這到底是一個什麼婦女，住在窮鄉僻野，把她自己和這可愛的孩子從好奇的世人眼中埋沒着？

第 五 章 深 林

一

美娥，由於情緒的過分緊張，精疲力竭，睡了整個下午。她醒轉來時，洗了熱水浴，穿上衣服，站在窗口呆望。

占年來得很早。他早已告訴她，希望能見她。可是她不會下樓。真的，羅大終於到樓上來請她，「美娥小姐，美小姐有請。」

美娥又照了照鏡子——吻了吻鏡中自己的倩影。隨後那雙小巧玲瓏的腳穿着銀色的拖鞋下樓去了。

她跨進客廳時，心房卜卜的跳個不休。可是她的舉止絲毫不慌亂。每一個人對每一個別人說她是怎樣的勾魂，這位美小姐的姪女，走在衆人中——「真是嬌豔動人與她祖母一般，」魯伯梁說。

他這話是對占年說的。「她祖母嫁的是一位會督，真是荒謬已極。她應當嫁一位富

翁——更映出她的美。」

占年，眼睛望着美娥說，「婦女在婚姻上總不免鑄成大錯。而回答是——爲什麼要結婚？」

美 魯伯梁笑了一笑，在進飯時對大家說，「鮑占年不贊成婚姻。」

占年哈哈大笑起來。「不要說得太籠統。我說的是「美婦女」。」

娥 於是全桌的人都議論紛紛，「爲什麼呢？」

「因爲她們應當像飛鳥一般的自由。不應當爲家事所束縛。」

出

大家又開始辯駁。美娥一壁聽，一壁當心占年的聲音，不時的發表意見，句句都是至情至理，可是並不一手遮天的亂說。

走

美娥的一邊坐着占年，一邊坐着魯伯梁。和她對面坐的是魯美麗，白髮，肥胖，文雅，屬乎美娥一代的婦女。

魯家與美娥是至友，而且都是有聲望的人物。他們是當地的紳士，據有西部好幾處煤礦，他們竭盡所能的創設當地的風化習俗。他們在各方面都竭力培養當地人才少年藝

術家和少年著作家；而近來在他們晚年期間，更將辦慈善事業的精力建立了一座戲院，位在安城的十字路口，並鼓勵一般少年男女從事演劇。

伯梁對美娥便談到這家戲院，而美娥也很伶俐的答覆他，不過她覺着她自己的祇是一部份望着伯梁，因為另一部份卻緊緊地觀望着占年——他的一舉一動，眼睛的波動，甚至他那細長的手指舉起湯匙喝湯都一一看入她的眼中。

占年的一切，在她看來皆甚重要。他遞菜給人時，她注意他手指上的銀戒。那古怪的銀戒是他從印度買來的，中間鑲着一粒未經琢磨的紅寶石，本來他戴着嫌太窄小。

她曾對他說，「你這戒指比二年以前適合你指頭的大小。」

他伸出手給她看，如今是怎樣的寬大，甚至能從他手指上滑下來。「你記得它嗎？」她望了他一眼，他的視線像流電般的透穿了她。她深想拿那戒指，可是她沒有。過了一會，他又戴在手指上。

這小小的事也很有它的意義。從前曾有一個時期，她聽過這戒指的歷史。他怎樣得着它，它又怎樣的使他有好運道。隨後他又遇到惡運。也許如果她戴了那戒指，幸運會

再光臨他的。她會說那戒指太大，而且別人見了必是會說長道短。因此，在那與占年情投意合的日子中，她把它藏在一隻小匣子裏。但，當她接到了他那封信之後，她就將那戒指送還他。

美 他們二人這時僅說些不關痛癢的話。他問她暑假的計劃，「預備到那裏避暑？」

「家裏人要我到歐洲的意大利去。同父母一齊去。」

娥 他把她從上望到下，「我若是你，我就不到這麼遠的地方——意大利……」

他的聲氣很含有意義，可是她不願理會。「你熟識意大利麼？」她問旁邊的魯伯梁出說。

走 他深知道，並且很喜歡意大利。他伸着頭與占年說了一會。彼此說了各自對意大利的印象。美娥坐在當中，竟沒有發言的機會。

夜飯完畢，咖啡已安放在客廳裏。這時美娥知道她的機會來了。

「美娥，」她說，「鮑占年先生要看一看你的燈籠。我會把它們的奇花異樣告訴過他。」

因此，他們二人走到別處去，『那不是真話嗎，是吧？』她問他，當他們二人離開其他客人的時候，『我們在飯桌上是會談到她的古怪燈籠。』

『那怕你那話不是真的，』他說，『你想我還會有什麼不悅意嗎？』

他們二人一路沒說什麼，直到走進掛燈籠的房間裏。那房間並不甚大，不過占年看起來似乎是從實際的世界跨進了幻夢的境地。美姨所有的燈籠都燃點着，可是並不炫目。光亮是從珍珠格子和金銀線織成的玻璃燈籠裏透出。美姨的珍藏古玩是久已聞名的，在那高屋頂的房屋裏，深藍的背景前垂掛着她所有的珍品，所發出的寶光似乎是深夜的火炬。

『她各處收買古玩，』美娥說，『從她游歷的地方——印度，非洲，西藏。』

她停住了話頭，因為占年作出不耐煩的姿態。『美娥，』他聲色俱厲的說，『你爲什麼沒有與他結婚？』

『柏年嗎？』

『正是。』

「我想你知道……」

「難道是因了我昨晚的話嗎？」

「正是。」

美 他的笑聲含着勝利的意味。「你是屬我的，你自己也知道你是屬我的。」

她搖了搖頭，「我屬我自己。」

娥 她坐到一張長椅上，占年坐在她旁邊。「美娥，我有許多事不得不告訴你……」

出 他從他童年時代說起，他的父母。他父母的一生是怎樣的不快樂。他從小就處於不快樂的家庭。他怎樣對於婚姻失了信任。甚至於恨婚事。他曾以為一切結婚的人都像他的父母，「你真不懂，美娥，婚後的可怕……我那時祇不過是個孩子……」

走 「我曾有一個哥哥，他已結了婚，轉瞬間他的婚後生活竟同我父母一樣。於是我的世界便暗淡起來，從那時一直暗到如今。我心坎中最渴望的便是一個家，可是我沒有這個膽量，每逢我一想到婚事，父母和我哥哥的印象便浮現在我眼前。他們破碎的結婚的餘音繚繞着我的四周。沒有和諧的音律。」他倒抽了一口冷氣。

「但我們不必像他們那樣——占年……」

「那我們怎能知道？難道我們比其他彼此戀愛着的情侶更堅固嗎？我的父母也很相愛。不過他們一感到束縛，他們戀愛的鍊條也就斷裂……」

「因此，我竟成了漂流的人，身心都沒有安定，值等到遇了你。可是過了些時，我又不得不放棄你。我以為我已將這事忘懷，可是當我看到你——」

他突然立起身來，拿了一只椅墊丟在她足前。「美娥，我必得要你……我必得……」

他不斷的說着，美娥一壁聽，一壁覺着自己是在深林裏，林中非常幽暗，四周高大的樹林遮蔽了日光，看不到天空。而在這幽林裏，占年與她並行着，對她說，「我不能貢獻你——婚姻的快樂……」

「美娥，我不能。我會使你不快樂，我不情願冒昧行事。可是我可貢獻給你的比婚姻更好——一種友誼高可及天……別的男子也有過這種友誼。爲什麼你和我不能有？嘿，你爲什麼置身於俗事，美娥，沒志氣的事？作那些婚後婦女們當作的事，以遮蔽她們生活的空虛呢？昨晚你對我說要嫁給柏年——柏年要的是一个管家婦，一個可以穿戴

珠寶的女子。而你會以那個爲樂，有心嘔我的氣，而我，祇有我，把你擡得天一般的高，我爲你打算的是一個鞏固的前途。我能爲你的福利着想的比柏年精密得多。」

「什麼福利，占年？」

美 「我願意你尋到一件事，是你的專長。你想想一切偉大的婦女們……！」

「但，我不是那一類的女子。」

娥 「你怎麼知道？女人會著書，長於音樂，——演劇。你爲什麼不能？爲什麼你不給

全世界知道你的名字，不是你丈夫的名字……？那美娥，名聞天下，由上天的祐助和她

出 朋友的鼓勵……？」

這時似乎深林裏的鈴聲四起——「那美娥，叮噠……！那美娥，叮噠……名聞天

走 下，由上天的祐助和她友人的鼓勵，叮噠，叮……！」

她臉色緋紅，驚奇的叫起來，「占年，你想我能到那地步嗎？」

「我知道你能。」他的熱情陶醉了她。他們二人的友誼超越歷來男女間的愛情。她是他神聖的少女，他的女神！如果他把這顯著的熱情和顯著的友誼混合起來，美娥是不

會留神的。她祇留神他的話。

『當你說要到意大利去，那真似乎是其中有天意。我會離你很近——在意大利。我每逢週末可以乘汽車去看你。那地方的每一條街我都認識。我知道那兒一切名勝。我知道那裏有一座屋子是你和你父母歡喜住的。我還認識那地的一個廚司和女僕。我要給你看你所未見過的生活。你所未經歷過的藝術美。全是屬乎精神和理智一類的事。如果我們二人結婚，那裏會有閒工夫去追求更高尙的事？如果結了婚，我一回到家中就會談到賬目，牛肉……星期一吃什麼菜……星期五有什麼湯。浴室裏當漆什麼顏色，窗帘的花樣。』

他把頭髮向後擺動着。『美娥，如我有萬貫家財給你，那，我也許不會這樣。可是我沒有財產，而我竟因無錢的原故不得不放棄你嗎？』

『不必，』她說，急促地倒抽了一口氣，『不必。』

一隻銀燈籠——從印度某廟裏買來的，映照着她。那一時間似乎是廟裏女祭司的靈寄在這位摩登姑娘身上。占年的幻想立時如火一般的熱烈。『我們沒有一個配娶你。你

是聖殿裏的女聖人。這是我一向對你說過的……」

她搖了搖頭，微微地笑了一笑，「我不過——是美娥。」

二

美

他們聽見迴廊裏美娥的聲氣。她帶着魯家的人走進來了，這時加了這三個人，那房間就更換了另一副景象。白髮，粉頸，金剛鑽耳環垂及肩的魯美麗向長椅上坐定之後，

娥

一手將美娥拉到她身邊。「我們會談到你，」她說。

「談到我嗎？」

出

「正是。我們戲院裏正排演親愛的布魯斯。我們深願你扮演一個女孩美德。我們還記得你去年夏天我們所排演的短劇時你所幫的忙。你作的實在好，」她擡頭望着立在她身邊的占年，「你看見那短劇的嗎？」

走

「沒有。」

「我們那時祇將名作家的詩表演出來。美娥扮的是「迷失的小姑娘」。她在一個幽暗的林間漂流……」

「她在幽暗的林間漂流！」當這幾個字打入了她的上意識。她突然覺着驚懼起來。她早已忘了那些表演的事，不過那副景像仍然深印在她的下意識裏，否則她和占年談話時，怎的會幻想到幽暗的深林。

「她表演得很可愛，」魯美麗又說，「幕景是粉紅色，而樹林裏正映着日落西山的晚霞，她就在那兒不住的哭，」我迷路了，我迷路……」

「你的確表演得很好，」魯伯梁說，一壁走到她面前，「爲這原故，我們這次必得要你參加。這次主角美德的命運也與上次的女主角相差無幾。」

「可是我不會到席。」

「爲什麼呢？」

「我們預備到外國去。父親和母親和我。」

「不要急急地出國，我們可以趁你未出國前排演。」美麗站起身來，「伯梁，我們得先到赫家去。我早就告訴過赫愛蓮我要看她的舞蹈。」

美麗和美姨伯梁一陣風似地退出去了，那房間立刻又回復原有的幻景。

美娥也跟着走出，可是給占年一把拉住。「你還有明天以及許多明天和他們在一塊兒，祇有這幾分鐘是與我在一起。美娥，我要在未乘輪前纔能再看見你。我的時間都早有了約會。今晚不是爲你的原故，我也不至於到這裏來。因爲有朋友約我到宴會和舞場去。」

她又坐到那長椅上。「不過，不久我又會看到你。我們六月起程。」

他望了望她潔白的服裝。「我腦海裏一直要有你現在的印象——就是這樣——」突然間，他跪在她足前。「我知道我是過分的要求。也許是比男子向女子所當要求的過甚，美娥，如果你不能赤誠地，整個地答應我的要求，請你不妨直說。」

「我情願——甚麼都答應——」

走
「要整個的心嗎？」

「正是。」

那似乎是他們二人間的約。一時間他猶豫了一會，隨即俯下頭吻她的額角，「我最親愛的，」他說。

第六章 迷失的小姑娘

—

第二天早晨，美娥很早回到家裏。她不是像浪子回頭的樣兒，因為有畢金——美姨的汽車夫——開了一部華貴的汽車送她回家。

她到家時，家中的人還在進早餐。當她走過餐室時，她回頭說，『留些食物給我。』她上了樓上的臥室裏，將衣帽脫下，仔細地立在鏡子面前看一看她自己自從離家後面孔上有否加上了衝突的創痕。看了又看，尋不出蛛絲馬跡的異樣，雖是她暗地裏感覺深深的創痕，她穿上一件印花的衣服，戴了一朵粉紅色的絹花在胸襟旁。隨即鎖定了心神走到樓下，立在餐室門口。

『大家都好嗎？』

所發生的反應是她未料到的。空氣中似乎是非常鎮定——甚至麗安也不如平日的活潑自信。

美娥到自己的坐位上。『席思，祇要一杯咖啡。』

沒一個人問她一句話。席間的談話很是散漫。泥刻看着日報；梅影給美娥倒牛奶，加白糖在她的咖啡裏。愛英看郵差送來的函件；海倫將剩下的煎餅餛小。麗安手托着腮，抑鬱不樂。

美娥終於忍受不了。『家裏出了什麼事？』她問道。

立時大家都死而復生了。『父親尋到了職業。』

『父親尋到事了嗎？』美娥驚奇地說。

『正是，』泥刻丟下日報，『爲什麼尋不到？照這幾位姑娘看來，你會想我是進監牢去。』

她們三人都異口同聲，『但，父親……』

泥刻摸了摸頭上的金色鬚髮。『美娥，這是我一生中的唯一機會。我今年夏天去作一家戲院的佈景人。魯伯梁是創辦人，他們要作一件出人意外的生意。他們給我優異的待遇。我看不出有什麼不當接受這位置的理由。』

「父親，但，我昨晚還看見魯伯梁的，他們並沒有向我提起這事。」
 「我請他們不要說的。我要親自告訴你。」

美娥立時站起身，跑到父親面前，緊緊地摟着他的頸項。「再好也沒有……」

而泥刻很反常刻薄地說：「麗安，我們不是久已嘗設了嗎？我已不能再長此出賣心靈住下去。我仰賴你們的食住已非一日，已將我養成了一個無用的人……。」

愛英把信推開一旁。「但，那還不是頂壞的一點。他還要帶母親和你同到海灣村去。」

海倫補充說，「丟下我們幾個人不管……」

梅影插嘴說，「不過，親愛孩子們，他到那兒是有正幹。」

「海灣村！」美娥幾乎透不過氣來。「那麼——我們不到外國去了？」

「那當然不去。爲什麼我既有了正當的職業還要到意大利去寫生呢？」

美娥沒有回答。她站在父親的背後，好像凍僵了的人。她不去……！她不能見占年了……！她將有長久的時間不能見他！屋子裏昏暗起來。白晝的亮光消失殆盡。

其餘的人都各有不同的情緒，那裏留意到美娥。祇有她母親看到了她的面色。「好寶貝，」她說，「你疲倦了。」

「媽，有一點！」

美 「來，坐在我旁邊來……」

於是美娥坐到母親身邊，她母親一隻柔軟的手搭在她手上，停了一會，趁着其他的人談話的時候，「美娥，你十分不願意嗎？」

「不願意什麼啊？」

出 「不願意到海灣村去？」

「哦，那裏噢——母親，不是的……」

走

麗安正在發怒的問長道短。爲什麼父母和美娥要到海灣村去住？爲什麼和她們住了這些年之後，離開她們？這豈不是太糊塗，極度的糊塗。這樣作來，未免太沒有感激她們三人的恩惠。這不是使她，麗安貽笑大方——尤其是昨晚說了那一番話！

隨即泥刻說，「你所說的是事實，並且那話於我很有益。」

梅影着急地說，「我深願你在席思面前不說這些話。」

海倫，「喂，麗安，他愛怎樣就讓他怎樣。海灣村何況還是好所在。」

愛英，「如果你以為外人不會說長道短……」她一壁丟下一只空信封，似乎是把這談論的事也丟棄一般。

他們的話無止境，但美娥並不是思索着愛英，或是海倫，或是麗安或是父母所說的話，她是想到她自己，想到占年將要離開她，以後會面是無期的。

她說，「媽，我上樓去了，我疲——倦……」

「親愛的孩子，你去吧。你實在需要休息。」

美娥不知自己什麼時候纔能得着休息，也許她的心神會漂流到她所要的境地，她走上樓梯，到臥室裏整理了一會——掛起她本來要穿的白色結婚禮服；那件粉紅衣服是她和柏年逃跑的衣服以及銀色的睡衣褲等，都摺疊整齊。當她整理臥室時，她想念着占年，不知用什麼方法可以通知他。因為她必得看他；告訴他所發生的事；問他在他二人分別之後，他與她到底還有什麼關係。

不一會兒，她聽到母親在門口說話，『好寶貝，我可以進來嗎？』

『媽，可以來。』

美娥進了臥室，關上門。『美娥，我們遇到了很難受的時日，』她面孔很表示憤恨，『我不得不對一個人述說。麗安看了那兩封信，便對父親說了些話，使父親永遠不能饒恕她。』

美娥
『昨天早晨他就想尋職業。他曾聽說魯伯梁正尋找一位專配置佈景和幕景的人。而父親對於這一門確曾有過相當的研究。因此，我們到魯家去，尋到了魯伯梁，結果很滿意。我們在海灣村不用出房租，因為那是屬我的，父親說，我們從來沒有像在意大利時兩人獨居的快樂……當然，父親既喜歡那裏，我豈有不歡喜的道理。你若愛一個男人，你祇好跟從——……』

『媽，你是那樣的愛父親嗎？』

『正是。你要知道他給了我浪漫。麗安和那二個女孩的父親是尋求實際，直等到你父親鍾情於我時，我纔感到愛情的意味。我知道他的弱點。不過他給了我快樂，美娥。』

這一點是我不得不牢記的，我怕我在有的事上不與他同意。」

這在美娥看來，似乎是從來沒看過她母親的心腸。這位慈愛，得過且過，整天喜笑顏開的母親，居然心地中的不痛快不是由於不能稱心如意，乃是因為她愛心的深切。

「你愛一個男人，美娥，你祇好跟從……」

但，如果你所愛的人沒有請你跟從他，怎麼辦呢？如果他所要求的你都不能明瞭，你在他的生活中當負那一分責任呢？如果你很情願捨棄一切依戀着，而他並不要你依戀，怎麼辦？

自從昨晚離開占年，美娥這時纔懷疑起來。她的前途似乎是沒航線的海洋。她母親離開她臥室時，她竭力想從電話和占年說話。他不在辦公室，也不在俱樂部。於是她決意拍電報給他，等他回到家中可以接着。

她找着了席思，她正在後院子裏晒手帕。

「席思，」美娥說，「你記得你所要的我那一頂帽子嗎？」

「怎麼不記得，美娥小姐……？」席思神氣十足的回答。

『好，我就給你，如果你替我作一樣事。』

『你要我作什麼，我都肯去作，好小姐。』

『我要去打電報，並且不可使一個人知道。我寫好底稿，你趕快打發老白到街上去替我辦妥當。』

美

老白是席思當年的求婚人。他在邢家作雜事，趕着一部小車作差役。『你告訴他，我以後給他一塊錢，席思。』

娥

席思素來愛慕美娥，加上美娥肯將秘密告訴她，更使她心花怒放。她尋到了老白，將美娥起的底稿給了他。『你看見過這位鮑占年的嗎？』老白問道。

出

『我沒見過。你看見過的嗎？』

走

『沒有。好像是她約他到這兒來。我看她還是不要放棄丁先生妥當些。常更換男人，總不大幸運。』

老白吻了吻她，『你要把我換了，就不幸。你總要記着我對你說的話。』

他們二人神氣十足地把電報底稿又念了一遍：『計畫更改。五點鐘來我處。切切。』

『我看她不要放棄丁先生妥當些，』席思又重說一句。

二

美娥指定了五點鐘，因為那時候全家的人都要到魯伯梁家去赴茶會。美娥以頭痛爲藉口，獨自守在家中。果然，五點鐘準，電話鈴響了。

『是美娥嗎？』

『是的。占年，我必得要看你。』她將理由述說給他聽。『那就是說要有好幾個月見不到你……』

『絕不能有那一回事。他們不來，你獨自怎麼不能來？』

『我一個人來，離開父母嗎？』

『是啊。』

『他們不會肯答應。』

『爲什麼呢？』

『我見你的時候，可以告訴你爲什麼嗎？』

「我要很遲纔會有工夫。今晚有友人爲我餞行。十一點鐘見你，好嗎？」

她告訴他在那裏等。他到她家是怎樣的會引起疑問。所以必得要在後院的亭子裏。那條小徑是怎樣的容易找……正在那家大門的邊路上。

美娥夜飯的服飾祇是一身白衣。她沒戴珠戒，沒戴項鍊，沒插寶石的別針。僅僅在胸襟旁藝術化地戴了一朵白玫瑰。她在無意中竟裝扮得如占年所說——廟中的女聖人——女祭司！

夜飯時，那家的人各人的怒氣似乎已拋到九霄雲外。泥刻不再那麼沉悶。麗安已與柏年拍了一小時的網球，正起勁的時候，對大家說——「美娥，我已請他今晚來打牌。他說如果有工夫，他一定要來參加……」

走 他們都聚精會神地望着美娥。可是她那裏知道。「我今晚不參加，我最不愛打牌。」

九點鐘，客人已陸續來到。美娥與客人們週旋着，爲他們尋坐處。十點鐘一敲，她便跑到樓上，拿一件黑披風。

走廊裏是沒有人的，很容易走出屋子。但，當美娥剛跨到陽臺，麗安叫住了她：

「美娥，你替我打一會吧。」

「麗安，那不能。」

「我要去看席思。怎麼到現在不端茶點來。」

「我去看她……」

麗安呆立在陽臺上，留心到美娥的黑披風。「美娥，你要到那裏去？」

「院子裏散散步……」

「去會——柏年……？」

「麗安，你真可笑……！」

麗安面色緋紅起來，轉身回到客廳。美娥跟着她，「你去打牌，我去幫席思的忙。」

那天適巧女廚司請假，席思當然是忙得不亦樂乎。美娥將茶點預備妥當後，說：「我要去了。席思，其餘的事你自己作吧。」

「沒有什麼「其餘的事」了，好小姐，你已都給我預備完畢。」

美娥自知過了時刻。那是沒奈何的。當她走上小道時，一隻小貓在她前面跳躍着。那貓小巧玲瓏，生得短小肥胖，混名叫毛團。牠在落葉中跳躍着，卻奇妙地永是時而有時而無地在她前面，到海邊時，牠纔不再神出鬼沒的跳動。

美 月亮正上昇，瑩潔，白素的掛在海灣的天空中，但今晚卻沒有海鷗的飛翔。他所要進入的叢林除卻林中透進的月光外，一切皆是幽暗沉寂。占年雖立在月光之下，週身卻是黑色。

他一見了她，便立時上前，緊握着她的手，「我以爲你永不來了。」

出 「我很不容易到這兒來……」她聲音顫抖起來，而他說，「親愛的，爲什麼不容易，難道有什麼事發生嗎？」

走 「一切都不容易。嘿，占年，我們怎麼辦呢？」

「那很容易。你一個人來。」

她搖了搖頭，「我不能……」

「爲什麼不能呢？」

「就是父母肯應許我一個人去，我也沒有這筆錢。而我是不願向麗安或其他的人討錢。」

「請讓我給你。」

「不。」

「但，爲甚麼呢？」

「因爲那樣作是會壞事的。」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我不知道怎樣說。但，如果我的友誼屬你，我必得——在自重上屬我自己……」

占年留心到她的改變——比以前有力，有成人之見。

「如果你不去，怎麼呢？」他問她。

她坐到一枝樹幹上，他坐在她足前的草地上。「我已將這事統盤計算過，占年，」她告訴他說。「我二人可以通信——而我目前可到魯伯梁的戲院裏排戲。也許這是起

始。」

「你意思是說——演戲嗎？」

她點了點頭。「今年夏天我暫時擔任一切不主要的角色，如果有成績，那麼到冬季自有相當的出路。」

他若有所思的靜了一會。「那麼目前呢？」他拾起地上的松針丟掉。「而目前我離你萬里路。」

她沒回答。她舉起手撫摸着她的頭。「你哭了美娥……你真這樣以我爲意嗎？」他摟起她來。非常溫存的懷抱着她，似乎是慈母撫慰嬰兒一般。她伏貼在他的大衣襟哭泣着。她覺着他指頭在她頭上撫摸，但他不會吻她。

這時，寂靜中，來了一陣足步聲。

美娥擡起身子望了一望，立時披上黑披風。「那是柏年。」

柏年越來越近，不知叢林中藏着兩個人影。他金黃的頭髮有如火光，週身黑衣，唯有胸襟露着裏面的白衣。他急急地向那家走着，不查覺有人望着他。這倒使美娥和占年痛快。

但他們的痛快爲時很暫。因爲跟着柏年的竟是一條狗，老馬。

美娥立時想起來，「你等在這裏，」她低聲對他說，「等我來，這是柏年的狗，她認識我。」

她急忙走上小道。「老馬，」她說，「這兒來。」

柏年掉轉頭退回幾步，「美娥！」

「正是。」她手拉着老馬的項圈。「柏年，用皮條把牠拴起來。我的貓在樹林裏。」

柏年緊緊地拉住老馬。「美娥，你在這裏作甚麼？」

「在月光下散步——帶着我的貓。」

「我告訴了麗安說，我要設法來參加今晚的宴會。可是給事情耽擱了。還有，美

娥，我不知你要不要我來。」

「我永是要你來，」她聲氣非常輕描淡寫。

「我希望你這話是真的……」

她沒理會那句話。

「柏年，到屋子裏去吧。」

『太遲了吧，不是嗎？』

『不遲。』她一壁說，一壁領着柏年向屋子裏進行。『柏年，不要放鬆這狗，』美娥說，『他會發狂似地咬我那小貓的。』

美 他們進到屋子裏時，已有許多人在客廳裏，麗安當然也在其中。『看，誰來啦，』衆人喊着說。

娥 麗安狠狠地看了美娥一眼，可是對柏年她說，『怎麼連狗也帶了來？』

出 『老馬嗎？我是帶牠出來散步的。事情把我耽擱了，時候已遲，我倒不敢來。但美娥硬要我來。』

走 『我們剛吃完，』麗安解釋說，『但我們還要打幾圈牌。你可以替亞文打一會——他要跳舞。』

柏年不大高興。但經不起美娥再三的慫恿着。『我一刻就來坐在你旁邊看你打牌。』她這纔飛也似地跑到叢林裏。當她到那兒，以前一切的幻景已失了風味。小貓仍舊在樹幹上打呼，晚風吹得落葉響個不休。一朵烏雲掩蔽了皎潔的月亮。

占年在那兒等着，「你怎麼這多時候纔來？」

「我得等機會脫身——他現在和麗安打牌。」

「可是他的心卻和你——」

「占年……！」

「這是真話。從他與你說話的聲氣裏我可以聽得出。我準知他要不斷的到這兒來，直等他將你得到手。你想我肯將你丟在這裏嫁給他？美娥，你應許我你不至於這樣作。應許我，你不嫁給他，好嗎？」

他站在她面前猶如威嚇的烏雲。這時她又驚慌起來，似乎是迷失在深林中一般。

「占年，」她說，懇求的神氣，「你當然是信任我？」

「我信任你的應許。美娥，應許我吧，應許我……！」

「我應許……！」

第七章 『好月兒，請給一個和悅的表情！』

一

美

美娥與她的父母在六月中已搬到海灣村居住。她曾寫信給占年說：

娥

『我們的住宅正在海灣上，因此我們砌着很高的石牆以防高潮。野鴨常游泳到我們

出

的門前覓食，有時成羣的小鴨跟着牠們的父母同來；而我們的朋友乘小舟來看我們，竟在我們的陽臺上登陸。我們有低矮的房間沿海邊排列，父親泥刻的書室便是沿海這一排的末一間，在那裏面他製作模型，而我們屋子的後部有的是松柏樹，此外除了兩隻屬於前任住戶的孔雀外，還有兩隻木鴨豎立在大門兩旁，早已爲風雨所摧殘得腐朽不堪，但父親已將牠改造得像活鴨一般！

走

『這生活爲我們是偉大的改變。我們祇雇一個女僕，因此，母親與我得作不少事。

我怕母親不見得喜歡作這些事，不過她愛泥刻，而泥刻卻以這生活爲樂。他已畫了兩套幕景，已有餘款存入銀行。他很自鳴得意，甚至請會督來用午餐，宰了一隻肥牛犢，並

告訴會督他是回頭的浪子！

『父親爲親愛的布魯斯一劇所繪的幾套幕景着實奇妙。我登臺的那一幕幕景是晦暗影裏的叢林，風勢猛烈、雷聲震耳，占年，他們都喜歡着我扮演馬格勒特的一段。魯先生說我真有演戲的天才，而我也相信他這話。這似乎也太奇妙了，也許有一日你所說的話會成事實，那我就名聞天下，留芳萬世了！

『我姊姊們七八月大概是在巴爾海邊避暑，柏年已出門去了。可是他九月稍便要回來。他將置身政界，因此近來非常忙碌，我不常看見他。雖然我自己下廚房煎雞蛋火腿，烤麵包，我心中卻很自在。當然，親愛的占年，我有時也渴望美食，恨不能有席思和阿麗思伺候我。我們尤其是想席思，因她很忠於我們。

『我這並不是埋怨話，不過是事實，同時我要看你的意見何如。貧困真能磨鍊人，泥刻雖談不上窮，但用錢卻很節儉，我欽佩他這一點。他說非等到尋到較持久的職位，是不能將所有的錢都化用的。我怕他一輩子也不肯饒恕麗安。』

占年的回信裏說，他不忍想到她煎火腿。『我腦海中的你，永是在月光的叢林中，

胸襟上插戴着一朵鮮豔的玫瑰，或在燈籠之下，或幻想將來在大戲院的金光之下向鼓掌的觀眾鞠躬。」

美 收到這種信，當然是痛快神祕。可是美娥的生活中也常想到占年的這幻夢究竟與事實相離幾許。一個人不能終身存留在月光的叢林裏！

美 雖是如此，她倒也快樂。她愛那小戲院，愛每次與克先生演習。「終有一日我要你扮演德夫人，」克先生對她說。「我很願你作一些更有志氣的事。而安金兒九月間要出門去，那時我們可以用你替她的位置。」

出 安金兒是女主角。她和馬克都是魯先生由紐約請來的重要人物。他二人要在十二月時回到百老匯去演一齣名劇，因為他們與那戲院的經理曾簽訂合同。

走 柏年九月間回到家鄉時，和美娥痛快地談判了一會。他經過海灣村時，特意看一看美娥，問她是否要他幫忙。他這次的拜訪，似乎是偶然的，其實，是早就計劃好了。

他到那兒的時候，她正坐在石頭的牆頭上餞野鴨。那時正是退潮，她的腳剛好踏在水面上。她膝上放着一籃麵包，不時的丟一塊給立在她背後的孔雀。她穿的是一身短袖

的天藍布衣，髮髻上插戴着粉紅緞帶。她那副樣兒酷似天真的孩子——年輕得決不像有計畫的人——。

柏年站在她身後突如其來地說，「怎麼我聽人說你加入戲劇團了？」

她竭力避免直接的答覆。「難道你不以為那是——好極了嗎？」

「我不。就像目前的你已經設好了！」

美娥祇管丟麵包屑給小鴨，「我也許是好。可是我無用。」

「你登台演戲又有多少用呢……？」

「那麼，你以為我不過是——點綴品嗎？」

「我以為你是屬乎家庭中的——」

「柏年，快不要說那老朽的話。我有我的志趣。」

「我並不是老腐敗。」

美娥又丟麵包給孔雀。「難道你沒有一點——？」

「一點什麼？」

「志趣嗎？」

「哦，一個好好的人總得要在社會上露頭角的。我早已告訴你我要加入參政運動。」

「哦，那種志趣噢，」美娥漠不關心地說，「我的意思是說……要作大詩家，著作家，或者是大音樂家……」

美

柏年打斷了她的話頭。「我不是天生的神人。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有的是一副腦筋和精力。不過如果我早知道你是這種願望——我也許會幹一些事。」

娥

這是自從那天早晨在美娥的客廳裏分手後初次提到這問題。美娥祇不斷地丟麵包屑出餒小鴨。

出

「柏年，是這樣的，」美娥終於說，「我想你是怎樣的人與這問題毫無關係。你得認清自己纔行。」

走

柏年微微惱怒地說，「這些都是不消說的，不過在我這種情形之下是不生效力的。我沒有苦幹的必需，我的家產已足殼我終身使用而有餘。」

「那麼，又何必去參加政治運動。」

『我是要側身政界的。我深尊崇傳統習俗和我國家的前途幸福。還有——我必得作點事，否則我覺着太乏味了。』

美娥沒有回答，他們二人靜坐着，凝神望着海水。柏年終於說，『美娥，你改變了。你似乎是心不在焉，你的肉體雖在這裏，可是你的神思不——』停了一停，又說，『似乎是你得着了心滿意足的祕源源頭。』

美娥非常驚奇柏年的觀察銳利。『我如今有我的工作，』她規避說。

『難道你以為那工作可以充實你的一生嗎？親愛的，你不認識你自己。』她很可以告訴柏年，除了工作之外還有占年。可是她沒有這樣作。

她祇說，『你看過我所表演的幾齣戲嗎？』

『沒有。我不要看！』

『柏年……！』

『我老實對你說，你這樣行爲，實在太荒謬。也許你有這種天才，可是你的性格不能應付戲劇生活中所發生的困難的人。』

「你怎麼知道呢？我幾時被測驗過的？柏年，你以為我是一個孩子。可是我不是。也許，日後總有一天你會相信我這句話。總有一天，也許，舉世的人要稱我爲——大名鼎鼎的邢月蘭，流芳百世……」

她那聲氣的得意使柏年突然刻薄地說，「美娥，誰教給你的這種觀念？」

她猶豫了一會，隨即跳起身來，憤怒地朝着他說，「一個相信我的男子。」

「原來如此……」他沒精打彩地說。他丟了最後的一塊麵包屑給鴨子。「也許他比我認識你更深切些？」

鴨子得了食物得意地撲着水響，船隻衝擊的浪頭，濺到石砌牆上，打濕了美娥巧小的鞋。柏年一手抱起她，將她放在平安的地段。隨即低頭望着她。「我的寶貝，」他走說，「我們不再爲這事爭論，不是嗎？我沒有你的友誼是不成的。」

「當然我們二人是朋友……」她對他說，「對這一點，請不要胡說……」

柏年開着車回家時，沿路他對自己說，必得將愛情擱置一旁。此後僅以朋友的立場與美娥來往。每天去適應她的需要。他無需再從事追逐，因爲很明顯地其中另有一位男

子。而這男子必是未曾向她求婚，可是幫助了她，使她巧小的雙足走上名利的道途。

可是目前他怎麼辦呢？

那年，整個的夏天他全副心神參加當地各種的運動。他列席各種的會議——政界，社會的，公民的以及到婦女俱樂部演說；甚至野外大宴會他也逐一參加。他出門的一個月時光完全消磨在他叔父的汽艇中，就在那裏他籌定了未來的計劃。他和杜律師合辦事務所，無非是爲體面起見，並未有執行律師事務的本意。可是杜律師的確是減少參加當地一切的運動。那正是柏年得立場的時機；爲當地爭求誠實廉節的官員。

他的某種資格深能吸引當地人愛戴。因爲，自從有史以來，宇宙間不論怎樣的惡劣，人們對於柏年這種的少年人是沒有不喜愛的。他的身材魁梧，壯健。當然其中也有訕笑他的，說他祇是夢想家。可是還有一般人，並且，佔大多數，以爲得這種人爲地方官，猶如得着甘霖澆灌愛國人士們枯乾的心田。因此，也許，對於作公民的資格與他們祖先一般。

柏年卻不知自己的得人，這當然是他可愛之處。他祇知道需要爲自己一向所被賤視

的才力謀出路。他藉着愛一個女子，學習了愛人類。

雖是這樣，今天，他的高尙理想却未給他快樂。當他到了家，他離開美娥時心境的舒暢已消失殆盡。生活已變爲無聊，枯燥，絕無人生樂趣。

美 大廳裏守候他的幾條狗似乎是看出他的抑鬱。牠們跟他上了樓，及至他將房門關了，牠們都沒精打彩地伏在門外忍耐地躺着。惟有那不識時務的小馬（狗）滿腹怨氣靜坐着等待。末後等得不耐煩起來，牠索性溜到樓下鋪着磚石的大院子裏尋男工韓四，一壁看他種植小池裏的花草。

出 小池裏有的是金魚，老的，肥壯的與赤紅的。牠們懶洋洋地在韓四手掌中游泳着，可是當小馬伸着頭釘到水面探望時，牠們都飛也似地溜走了。

走 老德生走進來，說，「韓四，柏年在家嗎？」

「在家。」

「告訴他我要看他。我在閱書室裏等他。」

韓四立刻跑上樓，但小馬卻守着牠的主人丁老先生。就是這位丁德生先生的縱容，

慣壞了小馬。他兩手托着牠的頭，說：『老丫頭，喜歡我回來吧。』

牠跳了幾跳，表示牠的歡迎。

柏年走進閱書室時，牠正伏在他的膝蓋上。牠一時不知所措，隨即走到柏年面前，用鼻尖嗅了一嗅，又回到德生面前。其餘的狗都聚在門外，非等吩咐是不敢造次的。

『柏年，好消息，』德生見姪兒走進屋子時說。

『什麼……？』

『他們贊成了吳光。』

吳光是柏年參加立法委員競選的候補員。

『好極哪！』

『人人都說這是由於你深得人心的原故。是那末次的野餐促成這事——你當場的演說，你的待人接物，舉止大方，對他們炸雞和小孩的稱贊，以及關心農人們的農作物等等。』

『又是一套老話……，』

「這並不是老生常談，你自己是明白的。你的確是喜歡他們所炸的雞，喜歡他們的
孩子。至於關心他們的農作物，你是出於至誠。這當然是你農事的祖父所影響你的。」

柏年靠在椅背上，說，「我必得作些事，否則就要——發狂……」他跳起身來走到
窗口呆望着。

德生叔驚奇地望着他姪兒的背影，說：「柏年，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柏年掉轉身。「哦，我在戀愛場中倒楣。美娥——」

「美娥怎麼！」

出 「她不肯嫁我。」

「胡說，她敢這樣說。」

走 「你去對她說……」柏年的聲氣非常暴躁。小馬哼了一哼。門外的狗都豎起了耳
朵。「她絕對地拒絕了我的要求。」

「我曾戀愛過她的母親，」德生叔說，「我放鬆得太容易了因此別個男子得了她。」

「你意思說我輕易放過美娥嗎？」

「也許。」

「好吧。事還沒到盡期，」柏年說，「目前我得有所作爲。她說我沒志氣。而她的興趣不在參政。她寧願看我寫詩——」他不由衷地笑了一笑。

德生說，「灰心……！」

「沒有這回事。我到死也要爲這事爭鬪。我們目前談會議吧。」

「今晚便有聚會。他們要你參加。」

「我竭力按時到會。也許明年我可以爲我自己職位努力，追隨我光榮祖先的後塵。」

也許，因此我能名重一時——」他重覆回憶美娥的「流芳百世」。

柏年就這樣半夢半醒地走出，德生卻莫名其妙的呆望着他。

二

那會議閉幕時很早。柏年慢吞吞地趕着車回家，一壁回想會中的一切。那晚異常幽暗，空氣中充滿着秋涼的爽氣。他經過了一二條街之後，終於在那十字路口的小戲院門前停止。戲院外排着「親愛的布魯斯」的廣告。柏年爲好奇心所驅使，走了進去。

那戲院是一座舊倉庫改造的。爲適合戲院起見，改造費確化了不少，可是仍不失去那原有的古風。戲院中已坐滿了人。柏年在後排挑了一個坐位，因爲他來得遲，不到一會工夫，已是那夢孩美德對她父親說話的一幕。他伸着頭，津津有味地看着美娥表演。

在他眼前的是這小姑娘，美娥，是他素來所認識的一位——可愛，活潑……披散

着頭髮……眼珠如星一般的晶亮……說，『爹爹，看我……好月兒，請給我好的表情……』

她所表演的那一段是極其生動，使觀衆忘其所以。她雖是在他眼前跳躍着，神氣卻似乎消遙郊外。

閉幕之後，他聽四周的人都異口同聲說，『誰知道她能蘊藏着這種本領……』

坐在柏年旁邊的婦人對他說，『知道她姓名嗎？』

『那女孩子的姓名嗎？她姓邢名美娥。』

『謝。她真能幹，不是嗎？』

『的確能幹。』

「我也加入過戲團。我知道像她表演的這一段是多麼困難。」

柏年奇怪這婦人爲什麼對他說這些話。她似乎是三十左右的女子。她那金黃的頭髮是剪短了的。她眼珠是天藍色。她穿的是一身簡樸的白衣，手中拿着一頂白帽。

柏年一時不知對她再說什麼是好，因此，他轉身便走。可是她又向他說，「丁先生……我願藉這機會謝謝你。」

「謝我？爲什麼呢？」她也看出他的驚訝。

「因爲我有一個兒子。他如今已是十二歲了，我總竭力使他入正道，你如今卻給了我援助。」她一壁說，一壁朝他溫存的微笑。「那天晚上的野餐後，我們聽到了你的演說。我們是未有加入那聚餐的權利，不過我們躲在樹叢的後面。你所說的關於青年人的那段話，以及青年人的前程，使我那兒子聽了極其拜服。」

這時第二幕開始了。美娥卻沒有出現。柏年一心想到後臺去找美娥，問她可要坐他的汽車回家。當他站起身時，他覺着有人按住他的肩頭。「我可以帶我的兒子來拜訪你嗎？」

那雙天藍的眸子是坦白天真的。她絲毫沒有趨炎附勢的動意。他說了『當然可以』之後，便離座而去，早把她忘懷了。

但她卻不會忘記他。散戲之後，她從人叢中擠出，一溜煙的鑽進她自己的小汽車。她順着大路開馳着，直等到了蘇芳園。

她自家的屋子裏沒有燈光，其他的人家也是十室九空。就是像這種晚景使她的回到家裏覺着可怕。如果她同兒子一塊兒到了屋子裏面，點了燈，那就什麼也不怕了。她會教給她兒子許多鬼怪的故事。而孩子的父親又是神怪多端的。因此，他在家時，她會常常感覺隨時有『不測之禍』之虞。

她停了車，急忙穿過黑暗的小道，一壁竭力排除意念中的恐懼，一壁在巷子裏暗淡的燈光之下奔馳。她終於到了安全地段，她鎖好大門之後便走進廚房。她搜出幾塊夾心麵包，拿到餐室裏，一壁進食，一壁閱讀雜誌。她那神氣非常瀟灑。她的丈夫是最憎惡進零食，他怕她長得太胖。他的確是非常需要她，需要她作後臺的老闆。他沒有她，是不能生活的。

而如今他卻遺棄了她。她在這兒非常孤單，孤單得適意。她很少看見人。她夏季中常到那小戲院去看戲。她又看到那野餐。說也奇怪，二次都遇到了丁柏年。她素來有點迷信，以為有了二次必會再有第三次的巧遇，因為這是古人所傳下來的學說。

第八章 男子見了嚇一跳

美

十月末，麗安籌備了盛大的宴會。美娥卻沒有被請。

當海倫和愛英反對時，麗安說，「她已自有出路……」

纒

「麗安，嘿，快不要這樣迂腐。」

「海倫，我並不迂。」

出

「你儘說些女兒經的話。」海倫不耐煩起來。她不再覺着自己是一位老處女中之

一。因為不久她便要嫁給湯仁。她不會將這事告訴任何人。愛英和麗安是不會贊成的。

走

爲的是湯仁沒有家產，沒有遠志。不過她有漂亮的臉兒，近乎人情的性格，同時，海倫也厭倦那在麗安監視之下的生活。

有這幾層原因，海倫很袒護美娥。「你什麼事都歸咎於美娥。無非是她和柏年的來往。」

「我氣她，因為若不是她，父母是不會搬走的。如今親友們都議論紛紛，說長道短。似乎是我們趕他們二人出去的……」

「如果你這次不請美娥，人家更有話可說。」

愛英插嘴說，「海倫，這是麗安的宴會。」

「難道你袒護她不成？」

「她有行動自由權。」

這種談話之後，海倫一直坐了一部汽車到海灣村將一切都告訴給美娥。「你不要以為是我，不肯請你。」

「海倫，我當然不怪你。而我也實在忙得不暇及此。」

海倫好奇的望了她一眼。「我深信你是有了進步。」

「什麼進步？」

「你演戲比你的婚事有了進步。」

「好姊姊，出嫁是人人能幹的事……可是我們中間很少能成爲流芳百世……」她縱

了縱鼻頭，「並非是自鳴不凡。不過我深愛這事業。而「杜夫人」真是奇妙。」

「美娥，人人都在談論這事。」

二

美 人人是在談論，並談論得很厲害，說魯家的人真有眼力，他們趁麗安開大宴會時，

請了藝術界的三位大亨——一位著作家，一位名伶，與一位導演家。他們將美娥的事告訴了這三個人。「我要你們見一見她，她演戲的天才真出乎人意料之外。」

「不要過分的誇張，」那名伶說，「你說得太多，我們倒不敢相信她是真人了。」

出 「她的確是不凡。我們可以證實給你們看。」魯夫人轉向魯伯梁說，「喂，你想我

們能請她來一趟嗎？」

走 「有什麼不能？」

魯夫人走到電話旁邊，拿起聽筒打給美娥。「好姑娘，你來一趟吧，我們等着你。」

穿起扮演「杜夫人」的服裝來。我叫汽車來接你……」

美娥，喜極欲狂的在她母親的援助之下穿起那服裝。她套上白的假髮，塗了脂，抹

了粉，加上一件繡花的長裙，拎着一隻紅緞的小食籃。

「嘿，美娥，美娥。」她父親說，當她下樓見他時，「你美得不像是一個真人。」

曼麗卻於心不安。「她應當披上愛英的披風。」

「在那裏呢？」

「上次演過戲之後我已送還給她了，」美娥對父親說。

「路過家門時進去拿吧，」她父親提醒她說。

「但，爹爹，麗安今晚請客呢……」

「你可以從後門進去——從林中穿出去。你除了席思和阿麗思之外，是不致於遇到其他的人。」

於是，美娥便在去年六月中占年停車的所在，跨出魯家的汽車，穿越着那令她觸景生情的月光下的叢林中。就在那兒占年曾擁抱着哭泣的她——就在那兒他要她——應許

……」

美娥在廚房中遇到席思和阿麗思。

「嘿，美小姐，」席思說，「真來得遲。」

「我不是來赴宴會的。我來拿愛英的披風，席思，就是那件粉紅色的。」

但席思尋了好一會，不得要領的回報了她。

美
阿麗思沒精打彩地說，「席思，恐怕你連自己的頭也有尋不到的一天……」

娥
尋了會，在麗安的臥房尋了一會，在海倫的臥房尋了一會，終於在她自己能見到海灣村的臥室裏纔尋到那披風。

出
她披上了那件外衣，熄了燈，站在窗口張望了一會。在她的視線下，是一片綠茵的草地，左面是廚房外的花園，花園後面便是閃光的海水。站在草地的一對人影的細而長的，無疑地是麗安和柏年。因為來賓中沒有第二對人有他二人那麼細長，那麼高大。

走
他們二人站在那裏倒使他不便由後門退出。於是，美娥打定主意，從旁門走。她仍舊披着那件紅外衣，拉起領頭，筆直地跑下樓，向黑地裏走去。

柏年雖是與麗安在月光下，卻一心想念着美娥。『美娥今晚不來嗎？』他問道。

麗安不敢據情實告。『她是永遠靠不住的。』

『爲什麼靠不住？』

『柏年，她素來是任性而爲的孩子，如今比前更是隨心所欲的行動。任性是女伶人的財產。』

『她不是女伶……』柏年若有所思的說。

『那麼，你說她是什麼呢？』

『我，我看她是一個孩子得了——一具玩物……』

『你想她不是真心從事演戲嗎？』

『爲什麼呢？她遲早是會厭倦這生活的——必然的。她不見得終身喜歡這種不正常的生活……』

『比她優秀的女子不是曾以這爲終身的生活？！』

『我不信有比美娥更優秀的女子。』

麗安恨不能立時咆哮起來，狠狠地痛罵他一頓。原來他將她帶到這月光之下，是爲了這一回事！是來聽他誇讚美娥！

美
『柏年，你把美娥看得太理想化——』說到這裏，她驚訝地停住！。因屋子裏一陣笑聲吸住了她——原來在輝煌的燈光之下，走出一隊人，領首是美娥，粉紅的外衣飄揚着，領頭閃動着，她白色的髮髮披散着，脚上的一雙鞋是明亮如鏡。

嬌
在他的後面追隨的是來赴宴會的賓朋，興高彩烈地喊着，『美娥，美娥，美娥！』因爲她穿過邊門時給一位客人看見了，於是都發狂似地追出來；眼見他們捉住了她。

出
首先捉住她的是金亞文。不顧美娥的反對，他把她舉起來，放在院子中的一張桌上。於是她在這月光之下站立着——男子見了她那天仙的美，真豔福不淺！而麗安也理會這一點。麗安竟是遺棄她的人！麗安這時是憤怒填胸，恨不能吞食了美娥。

走
柏年木偶般的站在那兒，發癡的望着那消魂的美娥，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麗安沒精打彩地答道，『是要出風頭的意思。』
每個人都要求，『演說，演說！』金亞文搖手叫大家安靜，而在那屏聲息氣之下，

美娥用活潑輕快的聲音說：「我非常抱歉……我本來不願來騷擾你們。我要到魯伯梁家去排演「杜夫人」，我來拿愛英的外衣……你們竟捉賊般的捉住我——而我不願作……」她低頭望着金亞文。「請你讓我下來，不要耽誤我的工夫。」

但金亞文卻饒涎欲滴的聲氣說，「我們要你站在這裏……」隨即雙手搭在她的小巧的脚上。

突然間他的手被人揪脫，柏年搶上前，說，「美娥，我抱你下來。」

在他那強而有力的手臂中她是輕如毫毛。「送我到汽車裏去，」她說，於是柏年抱她飛也似的脫逃了賓客們的重圍。

他們二人進了汽車，走到半路，柏年問道，「美娥，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告訴了他們……魯夫人叫我穿了服裝去見她的幾位朋友。而我要愛英的那件外衣……」她的聲氣有些不耐煩起來……「我以為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出來……」

「你為什麼不來赴宴會？」

「太忙——」她覺着她必得不給柏年知道麗安待她的情形。她不願使事情更壞。

「難道你從此就因為太忙便不再參加宴會了嗎？」
 「那要看是什麼宴會……」

三

美 魯夫人看到柏年時，非常快慰。「美娥，我真高興你帶他同來。」

「我沒有帶他來。他帶他自己來的。」

娥 三位貴客都退到舞廳，那裏有一座小戲臺，就是在那兒美娥會見那名伶，名著作

家，名導演家。那名伶不住的望着美娥。「她說的話有理，」他說，「如果你的藝術與你的面貌相等，你的前途就有了把握。」

「我是沒有藝術的，」美娥對他說。

走 那老名伶笑了一笑，「謙卑更加增你的美……」

美娥目前頗難於應付這班人，不過他們都舉止大方，有禮，因為他們三人都是飽經世故的。他們所愛慕的藝術是高尙的談諧，深刻的情緒，他們愛真的美，真的善，以及一向深望世界有一日能去俗從雅。他們也深望有一位傑出的人才，能演一齣空前的喜

劇。可是他們懷疑自己這種企望能否如願。

於是美娥在燈紅酒綠之下表演了新劇。因為她是青春的美女，因為她是滿面春風，又因為在她裏面有那所謂的天才，她博得了他們的贊賞。

那名伶，當美娥走下戲臺時，拉着她的手。『如果你心地苦痛時能裝出那種的滿面春風，』他說，『你必有登峯造極的一天。』

而那著作家說：『如果你沒有合適的一段可表演，我可以特為你寫一段。』

而那導演家說：『我想我能安插你。也許目前位置不高，不過前途是遠大的。』

而柏年，坐在較遠的座位上，聽他們所說的話句句都是由衷之言，都是至理。他卻惱恨這些話。

他再三要送美娥回家。他已吩咐她的汽車開到這裏，如今已停在門外等待着。當他二人經過丁宅時，裏面的燈光猶如白晝。『我們進去一會，』柏年提議說，『告訴德叔這事。』

他們看見德叔與小馬在魚池旁的一張長椅上。

韓四給他們安放了幾張椅子之後便轉身去了。當他回來時，手中捧了一托盤冰水，一盆可的夾心麵包。美娥喝了一杯檸檬水，卻將夾心麵包丟在池中餵金魚。那羣狗都受過良好的訓練，雖是垂涎欲滴，但不敢搶食物；惟有小馬乞憐的神氣望着美娥。

美 「我餵牠一塊可以嗎？」美娥問道。

德叔搖了搖頭。「牠不配得。」

娥 小馬用鼻尖乞憐地伏在德叔的膝蓋上。「好，牠是一條小狗，讓牠一次吧。」

出 其餘的狗都喪氣的坐回原處。柏年另外從盆子裏拿了四片麵包餵牠們。「德叔總是偏待小馬，」柏年說。

德叔回答說，「那是因為牠小，不懂事。」

走 美娥朝他笑了一笑。她這時極其神色自若。她喜歡和柏年與德叔在那裏。她愛那座大廈和裏面的幾條狗，以及僕役侍候的週到。像這種生活確是令人愛慕——不論占年怎樣辯駁。

她脫下假髮，「這使我頭痛；」隨即用手指梳理她自己那光澤的頭髮，猶如頭頂圍

上了一道靈光。『柏年最恨我登臺演戲，』她對德叔說，似乎是無關係的神氣。

『你真要作女伶？』

『當然。』

那二位男子估量了她一番。他們愛看她坐在那張椅子裏，絲絨的椅背映托着她那光澤的金髮。他們愛看她那粉白的小手搭在椅子的扶手上。換句話說，她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二人愛看的。

德叔的意念竟破口而出，『你是屬乎這裏……』

『這裏？』她驚奇，面紅耳赤地說。

『正是。你不要想我不知道那回事。凡有一隻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柏年對你是怎樣的一番心思。』

『的確，柏年真是個優秀的少年……』

柏年短促的笑了一聲。『柏年是個優秀的少年，但你不願與他共度此生，多謝你。』

她視線轉向德叔。「你不要讓他說這種話，」她輕描淡寫地說，但突然間她哭泣起來，坐在那裏直向他二人看，眼淚不住的淌着。

他們二人立時跑到她面前，柏年拿出他的手帕，德叔拿出他的手帕，狗也駭得豎着耳朵。

美
娥
「我想，」美娥一壁接過柏年的手帕，一壁說，「我疲乏了。柏年，這都是因為我感覺疲倦的原故……」

三

出
那天晚上美娥好一會不能入睡。她要想的事過多——麗安的宴會；那些男子們發狂的追逐；魯家幾位名人的誇贊；以及焦點便是她哭泣的時候柏年的那條手帕。

走
就是想到德叔，柏年，和那幾條狗，又引得她哭起來。她當時是在二人疼愛的懷抱中。那種愛不是戀愛，不是占年那若即若離的愛。那種愛是一個孩子疲倦時所需要的安慰和疼愛，而他們卻給了她。

柏年送她回家。一路並未追問她哭泣的原由。他祇溫存，和愛地護送她。她想起以

往她是怎樣的以他爲——船中的帆——救命圈……磐石的縮影。

心神紛亂，主意不定的她，半夜裏將占年的信重念一遍。她把那信已鎖在一只紅漆匣子裏，那匣子裏全是占年常來的信。

當她念的時候，美娥覺悟如果柏年是她的救命圈，占年便是號筒——柏年使她在溫柔鄉裏度日，占年卻打破這溫柔鄉，使她親歷風霜。「美娥，努力從事業中尋快樂！尋精神的自由！尋心靈的自由！當今的婦女不是往日的婦女。全世界都在你的足下。」

她知道占年準是愛聽她與那三位名人的見面。那簡直是應驗了他的預言，「美娥，你正向功成名就的途徑上出發。」

她果真能功名成就？她果真要功成名就？青春與美是最重要的。人家說她這兩樣是全備了。但如果青春與美隨時日而消逝，將何以結局呢？

胡思亂想了一陣，她終於睡熟了。睡夢中，她又進入了深林。樹叢又是那般地遮掩了天空，陰影又是那般地濃厚起來。她在黑暗中徘徊着，她聽見自己在暗中喊「占年，占年！」

隨即由萬籟寂靜中有聲音回答她，可是那不是占年的聲音乃是柏年的！第二天早晨她到麗安那裏，祇見麗安在樓上臥房裏寫信。

美娥立在房門口：『麗安，我可以進來嗎？』

美 麗安擡起頭，『我還沒吃早飯。』

『難道你餓得不能談話？』

娥 『談到昨晚的宴會嗎？』麗安的聲氣稍帶惡意。

『不，雖是我抱歉得很。』美娥坐在窗口。外面風聲怒號，海水呈淡灰色——一切的一切都是沒精打采。『我來告訴你，請你放心。我永不會嫁柏年——因為我另外有一位愛人。』

走 麗安刻薄地說：『是你要嫁的一個人嗎？』

『那倒不是——』

『難道你意思是說那人不愛你嗎？』

『麗安，我不願意談論這事。我為昨晚的事向你道歉。柏年強迫着送我到魯家

去。」

她一看到麗安的臉色，便急忙止住了。「嘿，」她說，「難道他送我去，你就氣到這副神色？」

麗安失聲哭泣起來。她的頭伏在寫字檯旁——兩隻手臂搭在檯面上。

美娥看見那光景和聽到麗安的哭聲，她覺着人生如此真實乏味。每一個人都愛錯了人。那怕柏年一旦肯娶麗安，柏年怎能忍受麗安這種浮躁性格？麗安的哭猶如熱帶的狂風暴雨——富有蹂躪性。而柏年是該得一位善良的女子爲妻的。

狂風疾馳的颳入窗口，美娥站起身關上窗。當她轉身時，她得了深刻的印象。麗安的臥室着實摩登，顏色是綠與白，間或摻雜着黑與銀色——那種瀟灑也許是麗安最強的一點。自從那時起，以後的數月中，美娥常回想到麗安的臥室，麗安臉上的淚痕，散亂的頭髮。

「麗安，」她說，「我要去了。好姊妹，我們把這回事置諸腦後吧。」

麗安抖顫的手指將亂髮向後推抹。

「嘿，美娥，」她說，神氣很凶猛，「我簡直太忘形——」

美娥走到她面前，親暱地吻着她。她二人摟抱之間誰也沒說一句話——但麗安的頭卻鑽進她妹妹的腋下，給美娥不住地撫摩着。

第九章 美娥破釜沉舟

美娥十二月便到紐約，而十一月中她寫信給占年：

「當我離開這裏，我要將舊的我擺脫。我已渡過不少難關。我日後的進款足敷維持我的生活，從此經濟上我是獨立了。金雅德將她的寓所讓給我。魯伯梁一家都很好，他們所給予我的影響促使了我前進，否則專靠我自己，一時是不至於有這樣進步的。美娥硬要為我買一套粧奩似的傢具。她認為我作女伶是極糊塗的舉動，但，她看我既意志已定，她不願意我在紐約過乞丐式的生活。這一切都是非常興奮，非常有味，但我卻未冒昧從事。

「爹和媽都不贊成我另居。但近來的婦女都這樣行，而況我還有職業和你的信。親愛的。我所需要的也祇是這兩樣。我稱呼你「親愛的」並非是有意義的。這不過是朋友間親熱的表示，纔稱呼「親愛的，親愛的」……

「我將要不忍離開這些小鴨和貓。當然更捨不得離開爹媽。占年，我自己也正像一

隻小貓。我愛溫柔鄉。但我要學習愛職業的生活，結交許多新朋友——與往日不同。而我也得另作一個美娥。可是我這種改變是你所企望的，而你所企望於我的便是——我的生活……

美

「你送我的花，昨日收到了。人人都要知道那是誰送我的。可是我毫不費力的瞞過了他們。我如今在社會中已開始有聲名，來這戲院觀劇的人常有送我紀念品的舉動。但除了你之外，沒有人想到送銀色緞帶捆紮的白玫瑰花。……」

娥

「我幾乎不敢信你說正月中來看我的事！如果你是臘月卅晚來看我，我們倒可以一同到禮拜堂去參加迎新年的禮節。占年，能這樣，我就快樂了。我深望能同你在一起祈禱。」

出

走

「親愛的——我是打開了心懷和你作紙上談。也許這是太過分了。也許為廟裏的女聖人這樣作是太越軌！但我的一生如今是你的，任你雕琢磨練。我是泥灰，你是雕刻師。也許，終有一日你能使這泥雕的我有生氣！」

她這信是在一時脫俗，情緒中書寫的。占年的答覆也很超凡。「美娥，幾月來你果

真是進步得可觀，再稍待時日，我們二人可同達到登峯造極的希望。到那時你得感激我！因為我救你脫離了那舊的你，最親愛的，那舊的你祇知醉生夢死，絕無成就可言。」

經這次的興奮，她振作了精神，以期達到他的企望。她努力工作。所以臉色比前蒼白。美姨在感謝節那天到邢宅聚餐時，直截了當地說：「美娥，你的神色像鬼。」

「美姨，我身體很好。」

「不要告訴我……」

那家全家都到齊了，連柏年和德叔也在參加之列，此外還有宓德林。海倫硬要宓德林參加，為的是趁這機會當眾宣佈結婚。「我們昨天結婚的，所以今天你們應當恭賀，」海倫對大家說，神色非常自得。

德林光彩煥發的笑了一笑，「這要歸咎於我，」他說，「我強迫她的。我的目的是要能參加今天邢家的聚餐。」

你那笑容深能博得人的喜悅。他們一個個的都與他握手道賀，與海倫接吻。原來將

這幾位姑娘中嫁出一位，並不怎麼煩難。宓德林宣佈後，當然要帶着海倫回到他的家裏去的。他的家是古舊的住宅，很需要改造。但海倫的錢很可以幫助……這些都是邢家人腦海中的念頭，祇從物質上着想，決未想到海倫能嫁給一位她心愛的男子是何其偉大。

美 但，有海倫的這件事作為聚餐的穿插，仍舊不能使那聚餐的人衆滿意。海味烹調得無可指摘，火雞烤得極其可口，蛋糕是滋味無窮。可是美娥的行將出門，海倫的結婚，海灣村的另成一家，使聚餐的人們都感覺一種不可言喻的情緒。

娥 「有幾個人，」美娥問道，「是要到華盛頓城來？」

出 愛英說道，「在我看來，專為麗安和我二人維持着這麼大房屋是太糊塗了，不是吧？我們可以到富樂達城，或者什麼別的地方去。」

走 「我請你們一同坐我的快艇去，」德叔好意地說，「柏年和我二月裏再去。」

「如果我們有了快艇……」柏年說道。

大家都望着他，「如果鐵路的公債券有漲價的可能，」他解釋說。

「我買的幾股公債至今沒有漲價，」美娥說道。她的神氣很是溫柔。

德叔是坐立不安。他和柏年手中有不知其數的無利可取的公債券。無疑地，他是在投資上受了欺。那天晨報所載公債的報告使他非常不安。

泥刻也鬱鬱寡歡。他染了感冒，而那天早晨曾向曼麗發怒。冬日的海灣村不是理想的住處，而那小戲院的爐火也不足取煖……

柏年腦海中牢念着美娥出門的事，也感覺非常乏味。祇有美娥不爲愁氛所動。她吃着火鷄，芹菜，山薯，核桃，葡萄乾，喝了咖啡。當時在座者似乎祇有她一人是富有生氣，滿面春風！

二

美姨尋出一本最有味的故事書念給大眾聽。最後她說了一段笑話。『鮑占年說給我聽的，』她說，『美娥，你還記得他嗎？』

美
當然，美娥是記得他的。

娥
『他就要回來了——大概是在正月裏。他要在華盛頓城逗留幾個月。』她隨即望着桌子對面的美娥，『美娥是在我家裏見到他的。他說你很討人喜愛。那天晚上我請他來吃飯，他儘釘着你看。哦，他還說從前曾見過你的，美娥。是在什麼地方啊？』

出
『賽馬會場中——在康城——』美娥臉色緋紅起來，『兩年以前的光景。』

走
曼麗說：『我不會聽見你說過他的事。』

『哦，那是，』美娥輕描淡寫的說，『見面之後，他就出門了。』

美娥雖竭力鎮定，不露神色，柏年腦海中已透徹的明白了其中是怎麼一回事。她那臉色緋紅起來不是無原由的！鮑占年？就是那末向她求婚的人？

美娥仍舊要講關於占年的事。「他在政界中很活動，爲人也良善。等到這一次再來，你應當請他到這裏來，美娥。」

「美娥，那時我已不在這裏。」

美娥圓睜着眼朝她看：「她一切的事，沒有再比這去作戲子再發狂。」

德叔慎重其事的說，「美小姐，你這話我深表同意。」

美娥不再緋紅着臉，作手式的給了他一吻。「好，就是爲了這句話，我不送你們看戲券。」

「我自己去買了，坐到戲院裏去靜觀。」

「而我便在你登臺時間向你微笑——像這樣。」

美娥隨即立起身來迅速的行一鞠躬禮，兩手捏着裾邊，笑容可掬的似乎是真登臺演戲一般！她的確善於矯作，可愛，整個的人是殺人消魂的。他們都鼓掌稱讚。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個新的美娥，前後判若兩人。泥刻和曼麗二人驚得目瞪口呆，望着他們的小女兒躍躍欲試的要遠走高飛了。愛英與麗安的嫉妒心也消失了。這位戲臺上的美娥已不是

普通一般與人競奪男子的人了。

那些人中惟有柏年不相信她是更改了。她決不能就此與他斷絕，帶上一副假面具。她不應當……

飯後他引她到閱書室裏，在那裏，僕役已燃着了壁爐。『你什麼時候起程？』他問她道。

美 娥 『下星期。』

『我也要去。』

出 『請你不要這樣。』

『爲什麼呢？』

走 『因爲我到那邊準是很忙。』

『那理由不充足。美娥，難道你從此就不理睬我嗎？』

『我目前是破釜沉舟地向前進。』

『哦，我知道了！』

「不，你不知道，」她擡頭微笑的望着他說，那種溫存柔和動了他的心腸，「我老實對你說。你還記得那天晚上——從魯伯梁家到你家，我哭泣的那回事嗎？」

「我記得。」

「柏年，就是那天晚上我尋出關於我自己的事。我尋出我是多麼的喜歡與你和德叔同在。我真從心裏的喜歡——我恨不能——就住在——」

「美娥——！」

「不。那是你不曾想到的。柏年，我並不愛你。不過我愛住在那種環境中，沒有人要我有所作爲，祇願我作——真的我。我知道如果我嫁了你，你所求於我的便是能愛護我。那幾位偉人的話使我驚懼。但，柏年，我已踏上了某條途徑，我不得不向前進。我決不能向後退。如果要我前進——我必得離開你。你使我回到舊日的美娥——但我決不能有舊美娥的慾望。卽或我願意，我也不能達到目的。因爲我另外愛着一個人——那人不能給這些慾望的。愛情不是易走的道途。也許我的途徑是必得獨自進行的。」

她停住了，釘着爐中的火看。當她再說的時候，聲氣很急促。

「我從來沒有對一個人說這樣話。不過我不得不告訴你，我已打定主意走這條路——因此，我祇得同你說再會吧，柏年。」

他舉起她的手，吻了一吻。「你會回到我面前來的。」

美 她搖了搖頭。等他走了之後，她獨自坐在爐旁發怔。一隻小貓跳進來玩弄她的裙邊，可是美娥連看也未會看見。末後那貓爬到她膝上躺下，她這纔擁抱着牠，撫摸着牠的毛，說，「意中人。」

三

出 柏年回到家裏，爲時已是不早。他安頓了德叔就寢之後，換了一身便服，帶了狗到外面散步。他知道非等精疲力竭，那天晚上是不能入睡的。他不能將美娥從腦海裏排走——一個是登臺時向觀衆鞠躬的美娥，一個是和他在爐旁談話的美娥。

那天晚上天氣酷冷，地上盡成銀色，天空中正落着細片的雪花。那羣狗，得到這意外的恩寵；受冷氣的興奮，拚命的在主人前面奔馳。他也讓牠們亂跑，自己卻沿海邊踱着。

天空中星宿隱約地映照着海面。遠遠的便是燈塔的紅光。祇有狗在凍硬的草地上跑的聲音之外，一切的一切都是寂靜無聲。小馬，不像其餘的狗那麼好冒險，跑回柏年身旁，舐了舐他的手，跟着他慢步走着。不一會工夫，牠也飛也似地追隨其他的狗向叢林中竄去。

柏年看了那種情形，心中有點不自在起來。牠們準是追蹤什麼，而牠們如果通力合作起來，危險性是很大的。他大聲呼喚牠們。牠們雖是回到他面前，却帶着非常不甘心的神氣。末後老馬忍無可忍，狂吠的抗議。

『甚麼事，老馬？』

老馬的吠聲更尖銳起來。其餘的狗也附和着。牠們圍着柏年，急於等他發號令讓牠們到樹林裏去。

柏年知道老馬難得無故亂叫的。正當他猶豫的時候，突然聽到一陣咆哮的聲音。那不是海水的翻騰，因為浪頭並沒有平日那麼高。那也不是風聲的怒號，因為樹葉絲毫不曾動搖。那是火燒的叫喊聲；他見樹林的後面火光灼灼的所在——正是蘇芬園。

他提起脚便跑，狗也跟着他；不一會工夫，他已看見火燒的地段。火焰是由汽車間的屋頂穿出，煙霧瀰漫了天空。那汽車間猶如火柱一般。風聲雖無，呼呼的火焰卻令人聽了也心驚。

隨即，呻吟，叫喊聲衝入柏年的耳鼓。祇見一個婦人向海邊那裏奔跑。她身上的衣服已着了火！

不一會，柏年已抱起那婦人，和她一同向海裏跳。在海裏他仍舊緊抱着她。當他二人來到水面時，柏年的狗已狂吠地在水裏浮湧着尋找他。老馬對於泅泳是素有相當訓練。可是如今已無需牠效力。

『好啦，老馬，我已抱緊了她。』

他們由冰一般冷的海水進入酷冷的深夜，火光灼灼的照着柏年抱着那婦人，和那條狗似乎是天空下的銅像一般。

那婦人並未失去知覺，『不要爲我着急。想方法救我的兒子——我失落了他……』他把她放下，仍舊一隻手扶着她，脫下自己的濕外衣把她圍起來。『這比沒有衣服

總暖和一些……」

「不要等。快去找我兒子……」她聲氣極度的痛苦。

他將手搭在老馬的頸圈上。老馬，「你看守她。」他自己便飛也似的望燒着的地段跑，到了那裏他隱約聽見火聲怒號中有人在哭喊着，「媽媽，媽媽……」

第十章 第三次邂逅

美 柏年尋到那孩子，正坐在火光滔天的汽車間旁哭泣。他正在圍着那屋子的四周號
出 哭，似乎駭得像瘋狂了一般。

娥 當他看見柏年，他跑到柏年面前，『媽，媽，』他哭着說，發狂的神色，『她在那
裏面——燒死了！』

出 柏年一手抱起他來，『孩子，你媽好好的。』

『在那裏呢？』

『在海邊上。』

走 他們二人一同飛跑到柏年安頓那婦人的地方。祇見她伏在老馬的背上。老馬想駝着
她走。其餘的狗跟在柏年後面好奇地望着海邊上跑。

『讓開一條路，一齊都讓開，』柏年大聲喊道。

那孩子彎下腰，伏在她身上，「媽啊，媽啊！」

「我沒有燒傷，好孩子。」

但，她何曾沒有燒傷？她的兩臂已傷得厲害。「我先嗅到煙味，」她解釋說，「我立刻跑到汽車間，當我一打開門，火便撲到我身上來。」

她說到這裏，就人事不省了。柏年抱起她來，帶她到屋子裏，放在客廳的沙發椅上。「打電話到救火會，」他對那孩子說，隨即去照料那婦人。她這時睜開了眼睛，吩咐了幾件事。他這纔知道在什麼地方有紗布，棉花及其他的急需品。她也說孩子會將這些物件遞給他的。

柏年路過迴廊時，打了電話給韓四，同時他把那婦人燒傷的兩臂包紮着。手術非常熟練，神氣很溫存。那婦人這時已忍無可忍的呻吟起來。

救火車已來了，皮帶的放水聲似乎喊叫一般，柏年這時仍舊在包紮那婦人的手臂。

「我出去，」他對那孩子說，「對他們說，醫生和看護一刻就會來的。你最好去尋幾塊乾布，爲你母親……」他拿了幾條絨氈蓋在她身上，他自己也披上一條絨氈，同時，那

孩子也點着了爐火。

走到門口，柏年又轉身。「我不知道你們姓什麼，」他對那母子二人說。

「華以禮，」她有氣沒力地說，「這是我的兒子賴德。」

柏年急忙走出那屋子，進入酷冷的黑夜中。那火焰經救火員所澆灑的藥粉和水，發出水滾的聲音。此外救火機的聲音，救火員發號令的聲音之外，便是犬吠聲充滿了空中。

柏年用狠聲惡氣的吩咐，終於止住了狗的狂叫。當房頂燒塌時，其聲如雷。「沒有救法，」當柏年走近時，一位救火員說，「你知道火是怎麼起的嗎？」

「華太太對我說，她打開門的時候，全間屋子都着了火。她也燒傷了。我來得正巧，我將她浸到海水裏。」

「丁先生，你自己周身也濕了哩。你這樣會着涼的。」

那救火員當然是認識柏年。那村市裏的人沒有一個不認識他的。這時，柏年纔想起自己深更半夜的在這偏僻的地方未免令人懷疑。

「我先是在那家赴宴會的，隨後帶着狗出來散步時便看見了火焰。」

『是，先生。你最好趁早脫下身上的濕衣服。』

火勢已熄滅不少。柏年覺着一陣刺骨的冷，手足都顫抖起來，牙齒也戰抖着。他對那救火員說，『我的汽車一刻就要來，並且帶咖啡茶和夾心麵包來。帶來的食物準是會殼你們全隊的人吃。』

『先生，你的汽車來了。』

一共來了兩部汽車。第一部是醫生帶着德叔和看護士，隨後的一部是韓四帶着些食用的物品。

在臥房裏，醫生和看護診視着華太太的傷處，柏年在賴德房裏烘着衣服，祇剩下德叔和賴德無事可作。德叔背向着火爐朝屋子的四處觀看。祇見起居室很舒適，傢具的配置很藝術化，雖然價值並不昂貴。火爐前面的一張桌上擺列着筵席的餘殘——葡萄乾，核桃盛在一只黑漆金邊的匣子裏——淺綠色的蠟燭已點完了，一只銀色的盤子盛着自製的糖果。一隻易破的綠玻璃酒杯，一隻高大的水瓶，裏面浮着一片橘皮和紅櫻桃。

『你們請客的吧？』德叔問那孩子說。

『我們慶祝感謝節的。祇有母親和我二人，可是她也換上好衣服，打扮得很漂亮。她說是爲敬重我——因爲我是這家的主人——』

『你父親——去世了嗎？』

美 『沒有。不過，那天他坐船出門之後就沒有回來過。』

『一次都不會回來？』

嬭 『不會。就在夕陽西下的時光他乘船去了——自從那時從沒有見過他。』

德叔和柏年彼此望了一望。韓四這時捧了一熱水瓶咖啡，當他轉身去伺候救火員出時，賴德也同着他去。

『真奇怪，』德叔說，『那孩子說他父親的那一段事。』

走 『對啦。也許那是他母親用含詩意的語言，將家庭間的緊要事說給那孩子聽的。』

『你意思說——她是被遺棄的嗎？』

『正是。』

『柏年，到底她是誰？』

「據說是姓華。」

「名字很像是康特坎。你認識她多少時候了？」

「我一點不認識她。我正和狗散步，看見了火焰。」柏年又感覺了自己的解釋會使人懷疑。

「你意思說，從來沒會見過她嗎？」

「祇遇了她一次，就是那野餐之後。她說她聽見過我的演說。」

房門開處走出醫生。「我怕她的傷勢不輕。我深願帶她進醫院去。但，她不聽我的勸告。」

「爲什麼呢？」

「她說她不能離開她的兒子。」

「她兒子可以到我們家去。」

「你肯進去對她說嗎？我已說了許多理由，都被她拒絕了。」

德叔走進臥室，站在那婦人床旁。「華太太，」他說，「我是丁德泰，我很願意接

你兒子到我家去住，你儘可放心到醫院裏去醫病。」

「我不去。」

「但醫生說——」

美 「對不起。但我絕不能離開我的兒子。」

醫生打斷她的話頭，「這屋子裏的暖氣是不發熱，你經了這次驚駭和酷冷，是很容易染肺炎的。華太太，你如果不聽我們的忠告，危險性是很大的。」

「我必得要兒子同我在一塊兒。」

出 德叔立時想出一妙計。「你二人都到我家去。今晚就去。」他低頭望她笑了一笑，
「你要知道我的話是必得要人聽從的。」

走 「嘿，那太麻煩你老人家了。」

「如果你有了什麼意外，那，就壞啦——你丟下賴德——成了無母的孤兒。」

「哎呀……」她閉着眼睛喊道，大概是傷處劇痛的原故。

德叔又彎下腰對她說：「你讓我們照料……」

『你想我應當……』

『當然。』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不一會工夫，他們已進了那兩部大汽車，一羣狗已抄小路來迎着他們。

二

華以禮醒來之後，似乎是夜中有了位點石成金的仙女來過了一般。

她躺的床似乎是皇后式的。燈光映照着她那瑪瑙色的床氈。臥室四周的柚木牆都雕刻着花紋；一座長穿衣鏡反映着她蒼白的面孔。

以禮從來不會在這樣的華麗的臥室睡過。她往日當女伶時，大旅舍的臥室是經驗慣的，可是遠不如丁宅的舒適；這種溫柔鄉給予她心靈上的安定。

她嘆了一口氣，護士便立刻走到她床旁。『你痛得厲害嗎？』

『不是。這真像天堂——尤其是與昨夜那地獄般的經驗比較……』

『你睡熟了一會，倒是好事。』

「現在什麼時候了？」

「差不多九點。但天色並不甚光亮；因為正下着雪。」她走到窗口，推開窗簾。

「看見吧？」

美

「賴德呢？」

「他和小丁先生去了好一會。他們帶了滑雪鞋和幾只小鈴坐馬車去的。我怕他們吵

娥

醒你。」

「我倒深願給鈴聲喊醒，」以禮望着窗外的雪花說，「傷處還會再像昨晚那麼痛

出

麼？」

「我們希望它不至於再來。醫生會給你止痛藥的。」

走

以禮望她笑了一笑，「我覺着餓。」

「好極啦！我就去預備你的早餐。」她到浴室裏拿了毛巾和熱水，回到床面前時，

以禮問她，「你知道我的毛巾在那裏麼？」

「知道。」

「我怕——我的東西很破舊。」

「一點也不。我已將你隨身需用東西檢來。但丁先生說用不着到你家去拿東西。他這裏什麼都有。」

以禮不再往下追問。那怕她萬分的希奇用具的華貴精緻，也不願稍露聲色，她的豐衣足食已使她心滿意足。

她向護士笑了一笑。「這倒像傢粧，」她說。

其實，她目前所用的物件確是傢粧的一部份，是柏年向海倫借來的！

三

當然，人人都聽到那個失火的消息。麗安第二天清早便到海灣村去談一談這事。

「父親，你知道這事底細嗎？」

「不比你所知道的多。」

「老包說失火的時候柏年在那裏，並且救了那婦人。他還將那婦人和兒子都接到她家去住。她是病在床上——不能起床——有兩位護士照顧她。我不知道那婦人是誰？」

泥刻思索了好一會。『浦家去年將屋子租給她的。我真不懂那種房子怎能過冬。除了一只壁爐外，什麼取暖的方法也沒有。』

『地方上似乎沒有一個人知道她。我不懂她爲什麼這樣躲着過活？』

『這樣躲着？』美娥也加入討論。麗安進來時她正在收拾房間。他頭髮上包紮着一塊淺藍色的手帕，使她的氣派比往日嚴肅。

美娥，她已搬到那裏好幾個月了，總不肯見一個人。』

『那有什麼要緊？』

出 『我看很要緊。她行動近乎詭譎。』

『怎麼？』

走 『柏年已接她住……』

『柏年是連一隻野貓也肯接到家裏去住的。』

『美娥，你應當懂我的意思。他在那深更半夜到蘇芬園去——』

美娥站起身，繼續抹灰。『麗安，我真不情願像你那種心懷意念。』

『我的心懷意念有什麼不對？』

『哼，那樣猜度柏年。』

『怎樣猜度？』

泥刻插嘴說：『你們二人不要像蜈蚣見了鷄。』

麗安說：『美娥以爲柏年愛她，他不能看一看別的女子呢。』

美娥突然笑起來。『好姊姊，』她說，『你吃了早飯嗎？』

『沒有。』

『你吃了早飯，就不會這樣愛尋是非了。壺裏還有熱咖啡。你隨我來，我倒一杯給你。』

她們二人一同進了餐室，麗安喝咖啡時，美娥便繼續發表一己的意見。『現在我們二人不在父母面前，我要說這句話，你明知道柏年不是那種人——』

『那種人？』

『有陰謀的人。麗安，這是你所知道的。其餘的話都是謠言……』

隨後，麗安若有所思的說：「我有時覺着似乎是要發狂了。」

美娥尖刻的說：「如果你有這種念頭，你會發狂的。你爲什麼不尋你喜歡的事做……」

「哼，因爲你自己登臺演戲……你要一切的人都有終身職業。」

「麗安，我深願見你做一個偉大的女子。而你如今竟與金亞文終日的形影不離。」

「那，我總得有一個人。」

「金亞文那裏配得你，你自己也知道這一點。」

「嘿，請你不要教訓……」

「我不是教訓你。」美娥一手搭在麗安肩頭上。「我是因爲愛惜你，不願意你——」

不快樂。」

「快樂！」麗安冷笑了一笑。「美娥，世界果有真快樂這東西嗎？」

美娥也懷疑起來。

末後麗安去了之後，美娥從窗口望着她那瘦長的後影，直等到雪片遮掩了她的眼

線。麗安撥動汽車引擎的聲音沖破了當時的寂靜——那聲音似乎鬼的聲音一般的驚人，

從那窗簾後面穿出來。

×

×

×

×

美娥餐室的幾扇窗正向着大路。從窗口射進來的陽光是暗淡灰白，但室內卻充滿喜氣，因泥刻已將傢具等加上了一道淡紫色的油漆，壁爐裏火光熊熊，室中的圓臺上放着一瓶新採的菊花。伏着身子立在花瓶旁的便是美娥。

柏年敲了敲窗門的玻璃，她轉身一看是柏年，便走到窗口，打開窗戶。

「美娥，我可以進來嗎？」

「當然。」

「我不敢冒昧。我們二人已正式彼此「道別」過了。」

「柏年，不要說獸話。」

他輕巧地朝窗口坐定。「我來請你陪我上街。」

「到華盛頓？」

「正是。」

「這種天氣上街去？」

「天氣和風雨與我們有什麼關係？難道爲一位太太的事就不能……？」

「一位太太？」

「一位太太——的內衣等……」

「柏年……」

「怎麼你沒聽到昨晚失火的事？」

「聽到啦。」

「你聽說就是那華太太如今在我們家裏嗎？」

「華太太？她姓華？」

「正是。她的傷勢非輕，看護說她需要一些內衣——因此，我想你肯陪我到華盛頓

……？」

「這種事我是不幹的——海倫離這兒祇有十分鐘的路，她那些衣箱裏的衣服，穿一萬年也穿不盡。我們去向她討幾件好了。你等一分鐘，我就來。」

她動手脫去頭上的手帕。

「不要動，這樣更使你好看些。」

「我這樣兒竟成了女僕，快不要胡鬧。」

「你這樣就像廟裏的女聖人。」

她一把將頭上手帕拉下。「我不是女聖人，」她說，非常憤怒，「不要稱我女聖人，柏年。」

那似乎，突然地，使她感覺被稱爲女聖人究竟不是滿意的事。她所要的是青春及愉快。她願有人陪伴着，與她一般的年少，一般地愛尋樂。隨後她同柏年進入那冰天凍地的早晨時，她深感痛快，眉飛色舞地望着他，搓雪球扔到他頭上，當他拿雪球擦她面孔，她一壁推，一壁喊——「柏年，不要……你把我臉上胭脂都擦掉了！」

「不要胡鬧，你臉上沒有胭脂……」

當他們二人進了汽車，他對她說華太太的事。其實，也沒有許多可說的。他們在戲院裏的巧遇，他與賴德——和他狗的那一段事。

「美娥，你大概是不相信，不過我也不怕唇焦舌爛地解釋給人聽。」

她笑了一笑。「而我便逢人爲你辯護。」

「向誰辯護？」

但她不講給他知道。

美

海倫和宓德林見到他二人喜得跳起來。「並非是我二人彼此住得乏味，」海倫解釋

娥

說，「不過像今天這樣冰天凍地的天氣能有你二人光臨——確是榮幸之至。」

「我們不能久留，」美娥對她說。

出

「那——你們總得——在這兒用便飯。我們今天特別燒了一碗牛肉——換換口

味。」

走

美娥看看柏年。「我們可以再回來，好吧？」

柏年說：「我素來知道海倫是位天使。」

海倫在她自己的家中很勾魂的動人。她離了那二位姊妹，自己便有了人格。她不再

是她們三人中之一。她是德林心坎中的賢妻！

因為經濟的關係，未曾購置過分富麗的家具，她利用樓角上堆積的舊家具，加了一道油漆。牆壁上掛了不少德林的肖像。

四

美娥翌日早晨初次見到了華以禮夫人。柏年曾再三的要她去。「我要你二人彼此認識。」

她一走進那病室，覺着不大自在。但當她一見到華夫人躺在枕上蒼白的面孔，不自在也就消滅於無形。「好太太，你不怕煩嗎？我是那美娥。」

「我知道，今年夏天我已不止一次的看過你所演的戲。」

「柏年已對我說過。」

「我一向羨慕你。從前我曾一度作過——女伶。我愛那時的一切……」她笑了一笑，隨即轉了話頭，但目前我倒像一位公主過着聖誕佳節——住在這華麗的屋子裏。」

美娥向護士給她的一張椅子裏坐着。「我常在這臥室裏留宿，每次都是由赴華城的宴會之後，尤其是冬夜，而我最愛這地毯上六足指的狗。」

「我倒不曾數過牠有幾隻腳指。」

「你總有一天會看得出的——」

美娥外表上雖隨便說笑，但她腦海中卻忙於思索。她注意華夫人，是多麼的嬌

美……

「你爲甚麼離開了戲臺呢？」美娥突然問道。

「我——嫁了——」

「噢——！」

出 華夫人笑了一笑。所以——你不要結婚，我親愛的姑娘，如果你要聞名天下。

「我怕我不會聞名天下。」

走 「不，你有那本領。但，總有一日會有一位男子使你覺着你是他的至寶——」

「我決不至於——作他的至寶……」

她們二人都大笑起來。

「丁先生說你日內便要到紐約去參加那新戲。」

『正是。爲飯碗問題。』

『真本領！』

『我不過是陪襯。我扮的是洗衣的女僕。那齣是新劇，服裝，話語，都是摩登化；但題材卻是古代的；那皇帝是位經濟博士，終日在錢孔中進出。那皇后是坐享他勞心而來的——坐在客廳裏望着其他的男子微笑，絲毫不以她丈夫爲意。女僕便走進走出，唱她呆癡的歌調。』

『你還說你演的一段的陪襯。但你很可以使那一段頗有精采，成爲重要的部分。』

『真的嗎？』

『真的。我希望我能去看你排演。』

『我演給你看——』而美娥在那病人和看護的羨慕之下，假裝取出一隻籃子，一根曬衣繩，一邊哼一邊唱的：『皇帝在他的倉庫裏——』以及其他的表演。

『嘿，』華夫人說，等她演完之後。『你做的真使人快慰。那就是當今看戲的人所最愛的——大笑——大笑。爲什麼要使觀衆悲哀？』

以後美娥到了德叔和柏年面前，說，「她真可愛……」

「我想你會喜歡她。」

「醫生說她怎樣？」

美 「她在這兒要住不少時候。她的情形不可抱樂觀。我問她要我通知家屬否，她說，

「不必。」她和她兒子還得回到那荒僻的地方去。」

娘 「她去年冬天就住在那裏。」

出 「正是。但那種地方，爲一個婦女獨自住着，未免太不適當——許多壞人常到那種地方。」

走 一陣喊聲吸引了他們走到窗口。柏年打開窗，祇見一個得意的男孩立在窗下；「看我和韓四作的雪人。」

那是日本雪人——背上背着一捆木柴，拿着一根手杖。「帽子是我作的，」那孩子對他們說，「韓四教我的。」

美娥覺得這孩子的確可愛，黑烏的頭髮，灼灼的目光。他有些地方看起來很熟識。

不過也並不是像他母親。他像一個甚麼熟人！……

自那天以後，她又見了華夫人二次。確是一個美婦人。她對於美娥的前程非常關心。美娥對她的建議也很注意。「孩子，總不要忽略機會，學你的技藝，把你整個的身心以熱情去表演。就是熱情加上聰明，纔能造成偉大的藝術家——你的年青，便是你佔便宜之點——但我也曾見過一位傅太太，五十歲時仍與二十歲人一般的高興——絕不放棄所好。」

一星期後，美娥到了紐約去。

華夫人對柏年說，「她叫我與她通信。」

「你福氣比我好，」他沮喪地對她說。

她向他笑了一笑，希奇他爲什麼說這種話。難道美娥是私自出走？如果是出走——他何不追蹤她？

當然這不是她的事。她翻過身來向窗外的天空望着——一棵樹枝上坐着一隻松鼠，尾巴繞着全身。——一切的一切是多麼寂靜——如天堂一般的安靜！當她那天初次見柏年時，那裏想到第三次的見面竟會到他的家中來住。

第十一章 美娥的感慨

美娥恨紐約。恨它的喧擾，恨它的擁擠。出色的嬌豔使她如負重擔。她的以往是消閑安逸的生活。耳中所聽見的是河水的潺潺，風聲的蕭蕭，雨聲的滴達，林中小鳥的清脆歌聲。

而如今是呆板，沉重，紛擾的雜聲。電梯！地道！人們尖銳的喊叫——好似比喉嚨，大張着嘴巴，好似古時的電影中人，說什麼卻聽不見；吊在皮條上，在車中撞來撞去；緊握住乏味的人生的雜沓。

此外，還有，工程的可愛！巴別塔！公共圖書館背後的奇塔——陽光穿過朵朵的烏雲的射照，猶如她祖父餐室宴客時電炬齊放時的光明。

巴比倫是倒塌了……倒塌……倒塌……那雄壯的城市……爲什麼那不祥的餘音在她腦海中繚繞？那整隊衣冠楚楚的人們爲什麼在大道上來往不止？造化主會有討厭他們的

一天，或為他們失望？她記起一個黑人在「青草地」劇中——一位困頓焦急的耶和華——對於祂的兒女的處置極感棘手。那麼，祂如今見到置祂的權威於不顧的下等社會的人們作何感想呢？對於上等社會的惡行又將何如？對於這兩等社會人的罪惡，冒犯，將怎樣處置？

而這社會複雜的思想呢？攝生——蕃茄汁，啤酒，和鬆脆的麵包——浴室的秤器——幾萬萬的愛英和麗安一流的人！一切不得意的人嘲弄得意者。一切得意的人都像潮湧般的向城市裏鑽——文人中的饒舌比村市的人更壞。劇界人中的饒舌破毀人的聲名。甚至最暢銷的書籍，亦不過是饒舌的閒談——尖筆在已死的人身上用工夫——華盛頓真該死——林肯該死——羅斯福該死——你聽見過關於威爾遜總統的那些故事麼？

唉，她現在正想起她的小鴨和波動的海水。她想她的老家，那寂靜的房間和她的貓。她想柏年和德叔和老馬，小馬。她想美姨，羅大，和席思，以及席思烹調的菜！她厭倦了類似法國的菜和類似意大利的菜，空氣污濁的茶館，自作聰明以飲酒揮霍為能事的人。

她想泥刻，她想媽。她想海倫和德林。她想那宅和麗安和愛英。她想柏年……！

換句話說，她想一切的熟人熟事。她想家的深刻，甚至使她對於四周的一切不發生絲毫好感，正真的事，她也認為邪逆。

美 但，她極機警地掩飾着自己的態度，她笑咪咪地到戲院裏，她回到競英轉讓給她的冷靜的公寓裏，發狂似地工作，以避免獨孤的感覺。她雇了一位女僕兼作陪伴。這是她父親逼她雇用的。如此家事是不用她親自操勞；但她對於研究藝術卻很下苦工，專心致志於前途的發展，企望未來的名聞天下可補償目前的埋頭苦幹。將整個的心懷意念放在除夕登臺與占年的到她這兒來。

出 美姨甚望聖誕節時家人的團聚，曾寫信緊追美娥回家。『你必得回來與我們團聚。』

走 但美娥辦不到。聖誕節時要演戲，並且還有夜戲。大概伶人是不必需要假期的！

『好姨，』她寫道，『我是作工的女子，而我聖誕節的一頓宴席，大概是一壁食一壁表演的。』

當然，情形並不如她所寫的那麼苦。因為各個人都送大量的食品給她，似乎是怕她

餓死，怕她在大城市中買不到相當的食物。美娥，仔細一看所得的禮物，決意非與別人分享是無法支配這大量的食品的。於是她邀請扮皇后的人與她同進食。「我家裏人送來的東西，足穀一支軍隊的食糧。」

那極度婷婷裊裊的皇后思索了一會。「我想冒一次險是無關緊要的。」

「你可以在其餘的三百六十四天裏規定飲食——席思的肉糕真是——十全十美的滋味。」

「嘿，姑娘——你怎麼一磅也不長……」

「哦，我總有一天會長胖。我會長得肥胖的，如彌陀佛一般。」

「快不要說那——那是青春的末路——長胖的話。」

那皇后極恨年老。她是位苗條嬌豔的美女，不過，她的嬌美是化了一番苦心而來的。她在戲臺上很能動人，這是院主雇用她惟一的原因。她，在每個人看起來，少許有些呆板，可是她自己卻不知道這弱點。她到如今還不會知道扮女僕的美娥已奪了向日觀衆對她的誇讚與拜服。

那頓飯是那老女僕白蘭侍候她們。餐檯的中央擺設着一隻插了白色蘭花的銀花瓶，白色的蠟燭，銀色的燭臺。

那皇后問道：「爲什麼這樣講究？」

「嘿，今天是聖誕。」

「爲什麼插蘭花呢？是那一個情人送你的啊？」

美娥笑了一笑。「是我的一位鄰人。」

窗口那裏放着一棵小樹，正對着街道。小樹上堆滿了箱匣。

那皇后非常好奇，「這都是聖誕禮物不成？」

「正是。」

走 「可以給我看一看嗎？」

「當然可以。」

一串珍珠是德叔送的，一本祈禱書是祖父寄來的。一張匯票是父親給的。媽送的是
一件細緻的襯衣。一瓶她最心愛的香水是麗安的贈品。頸鍊和耳環是愛英送的。海倫和

德林給她的是幾本小說。一部皮面裝釘的劇本是柏年特爲訂製的。美娥給她的是一件極精緻小巧玻璃的文鎮。

那皇后稱了稱那文鎮的分量。『這是誰送的？』

『住在華城的姨母。她最愛這類古玩。』

『那皇后不知所以的望着美娥，『古玩？』

美娥從容地告訴她，『對哪。美姨是古玩收藏家——她在這些古玩上化了幾萬塊錢。』

『難道你意思說這東西值錢？』

『她還有比這更值錢的。』

德叔的一串珍珠，對那皇后是有具體意義的。『是真的嗎？』

『是真的。德叔總是買真貨。』美娥將那串珍珠套上頸項。『這很配我的別針，我從來不戴別樣的珠寶。』

『你意思是說你還有別種的珠寶首飾嗎？』

『我祖母遺留給我的。她生前極是美麗。那些鑽石是上一代遺給她的。』

『那，你的容貌必是像她，』那皇后毫無虛偽的說。『我也許會妒嫉你的美。但我是不——……』

美

過了一會，她二人都到那戲院去。美娥穿上一身近代華貴人家女僕的服飾——銀灰的衣服，小白帽和一條雪一般白的圍裙。在花園中，她曬着小小的手帕。她一壁工作，

娥

一壁吟着歌調，脣間夾着一個曬衣夾；她有韻律的吟着：『皇帝在他的銀庫裏……點數他的銀錢……，皇后在客廳裏……吃喝享天年；女僕在花園裏……』她真可愛，真使人

出

心向神往。

而占年，坐在觀衆的最後一排，看見了她！

走

他早一星期就到了紐約。他要在他不知道的時候看她演戲。他穿了一身平常的服裝。他懷着滿腹的企望來到這裏，

但當美娥登臺時，她那天仙般的嬌豔幾乎嚇倒了他。那瑩白的肌膚，那演才的自
然，似乎她已不是美娥，似乎不覺着觀衆對她的注視。似乎那曬衣服的花園中沒有觀

衆，祇有枝頭的小鳥。

這樣不重要的角色！然而她扮得有聲有色，酷肖女僕！她捧着茶來伺候她的皇后和皇帝！暗示那皇帝金錢不是萬能……！不重要的角色！但她超乎其他演員之上。幕垂時，他聽劇場中的人們問：『她是誰啊？』

他願意告訴他們她是誰，他願意將一切關於她的事都說給他們聽。他願意把她的前途宣佈出來。他願登臺大喊：『她是那美娥，她是——我的。』

二

美娥不敢信那是他，當她下臺後，走到門口，見他等在那裏。但站在那裏的確是他，烏黑的頭髮，魁梧的身材，脫去了帽，路過的人都朝他看看。他自頭到足趾無一處是不漂亮！是她所羨慕的一切漂亮男子中最出色的一個！

他走上前一步：『美娥！』

『嘿，好人兒，好人兒——』

他二人並肩走着。她的手夾在他的臂彎中，他的手搭在她手上。『你什麼時候來

的？」

「三個鐘頭以前到場。我比你早一星期到這裏。美娥，我不能再等。」

「哦……」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乎是嘆息，「占年，我看見你來，真開心極了。」

他招呼了一部汽車，「我們到那裏去？」

「到我的住處，未免太遲。」

美娥
「隨便到那裏吃一頓晚飯吧？」

「好。」

出
他帶她到了旅館中最新的一家大旅舍。它裏面的一切設備裝璜，可與世界的七大奇蹟媲美。他二人沒有一個知道吃的是什麼滋味。「美娥，一切都成了實事，不是嗎？在戲院裏大家都要知道你是誰。而你真是——妙極——」

「占年，這話是真的嗎？」

「我的寶貝，是真的。」

他二人的餐桌位置在一隻角落裏，四周圍環繞着聖誕時的冬青樹。他將手伸到她的

面前。『能否讓我一吻你巧小的手指尖呢？』

她笑了一笑——『哦，在這裏不成。』

『到那裏成呢？』

『明天——在我家中——午餐的時候。』

『要等那麼長時間嗎？』

『那麼，移到早餐時吧。』

『今晚爲什麼不成？』

她搖了搖頭。『因爲我喜愛古色古香的物件，對於禮貌也有同樣的嗜好。我的女僕晚間十時下工，到早晨八時纔上工。如此從晚上十時到翌晨十時我門門的繩索是緊閉的——不早，不遲。』她眼簾閃了幾閃，但她句句話是至誠。『我不喜歡摩登式的社交，』她加上一句。

『那麼，你仍舊是沒有改變？』

『我爲什麼要改變？我希望終身作那宅的美娥，有位任會督的祖父，自小即受過十

條誠命的教導。」

「他們不稱你爲——鄉裏土老兒？」

她聳了聳肩頭。「也許。他們的態度與我毫不相關。我是很看重我自己的——自

美
重。」

他喜歡她那樣兒。天啦，近來有多少婦女對於尊嚴與自重是不知其爲何物的。她們
祇追逐男子，結果是上法庭以離婚爲結束！

他非常急切。「我可以在十點鐘來與你同進早餐嗎？」

出
飯的——因爲有一場戲。」

走
「難道你明天一天都忙嗎？」

「到四五點鐘就不忙了，不過那時我準會倦得要命。爲什麼晚餐不行？白蘭很會烹
調，我們可以提早一點——有你我一天兩次同桌進食，不是怪好的！」

他看到她說話的神色，他覺察她有了改變。她已不如往日的那麼孩子氣。她近乎成

人了。自從他見了她，幾個月來，他嘗調戲女子。他自以為這是他前途順利必經之途。他四周有的是外交官的妻女，一心尋求歡樂，在虛假的人們中，被認為浪漫的戀愛。這等行爲，在他看來是無損於他和美娥的情感的。他已給了她至聖至尊嚴，人所稱爲的『友誼』，而因爲她的天真和理想使她超過了其他的女子之上。但如今，見到了她的美，她的消魂，她的光彩，他對於別的女子的念頭已煙消雲散。惟有美娥是他必追逐的。惟有美娥。

她說，『我講的話你一個字也沒聽見。』

『你爲什麼說這話？』

『我從你眼中看出來的——它們朝我的後面看着。』

『它們是——看着將來。』

他的聲調急促——誠懇：『記着，你是我的了。』

『當然！』

『並不是當然！當我看見你在戲臺上——一切的人都鼓掌——我覺着這是我鼓勵你

的成功，但結果反而使我——失了你。」

「占年，但你不曾失了我。」

「爲什麼不會？」

「因爲——嘿，難道你不知道？」

他們四周都是人，但他們不看見別人。屋子裏是金光燦爛——遠遠的什麼地方傳來

美
娥
幽雅的音樂。

末後美娥立起身來。「我們該走了。」

出
「美娥，等一會。」

他從衣袋中摸出一只小匣遞給了她。「我將我的戒指改製的合你手指。美娥，我要

走
你戴它。它爲你的手指的確顯得笨重！但我有些——迷信。它一天在你手指上，我就覺

着——放心。當你一旦不戴它，我就可以知道——我失了你。」

她面色緋紅起來。她突然地將那匣子推到他面前，「拿去。我不要。」

「我的愛人……！」

「你爲什麼說那種話？似乎你以爲有一天——我會不再——關心……」

他直到和她坐在汽車裏：「我的愛人，請你原諒我。」

她臉轉向他。「我這樣作，不過是，」她聲音顫抖起來，「不過是——希望我們以互信——爲未來的立場……」

他將她的頭拉到他的肩頭上。她也沒有拒絕，他聽到她靜閑的吸氣。「美娥，你在哭。」

她沒有回答，她那樣倚在他肩頭上哭泣了好一會工夫。那麼小巧的她，在他懷抱中靜躺着。

三

清晨像是給了美娥一服鎮靜劑。「我又是古時的女子了，」她對占年說，當他拉她到懷中時，「白蘭的煎餅熱騰騰的等着我們哩。」

占年知道美娥這話是有意義的，他對於這一點是有着相當的機敏。他的戒指仍戴在她手指上，是她昨晚未進汽車前向他索取的。她並且會低聲說，「請原諒我。」

早餐很有味。她的信來的時候她給他念——『都可以看，』她說，可是有一封信她卻猶豫着。

其餘的信，多半是從『不知名的拜服者』寫給她的。此外，媽也寄了一封信。『你爸爸患了輕微的感冒，不過你不須着急。我本不想告訴你，但你爸怕你奇怪他怎的不寫信——』

『爸爸，』美娥解釋說，『是最忠實的通訊者。他在我眼中總不像是尊嚴的父親——他倒像一位很良善——的小弟弟——』

出 占年朝她笑了一笑。『難道你年紀就那麼老大？』

『我比爸爸泥刻老成得多。他老是那麼長不成人似的。』

走 那封她不願給占年看的信，是華夫人寄來的。她知道它裏面準是有許多消息，尤其是關於丁家的事。她念了幾行，便擡起頭來。『你會喜歡聽這段事，』她說。

『我親愛的：我掛念着不知你近况若何。你是不曾告訴我。我幻想那裏一切的生人異境勢必使你感到煩難。你生活的方式改變了。你日常安逸的日子已爲戲院的要求而犧

牲了。我曾有時覺着那一切似乎是一頭張牙舞爪的猛獸要吞食我，而我是自衛無力的。但不久我又喜歡了那種生活。它逐漸使我覺着好似濃味的酒的一般可愛。我一跨進了戲院的大門，就興奮起來。這種情緒當然是由於得意而來。開頭，我貪望觀衆的鼓掌。我要確知道他們對我的演才有明白的認識。隨後我知道了我自己的權威。我並不是一個偉大的伶人——我想我早就不該作此妄想。但我那時竭盡了我所能的發展我的才藝至於極點。我似乎永不覺着疲倦。我整天就是從早到晚的練習演藝，直到晚間脫去白晝的服裝——我所稱爲的是我自己——裝上別人的態度，情緒，和另一個婦女的表情！

『你如今也覺着那樣嗎？你以爲將你的一生消磨於這種生活上，是正常的事嗎？我不敢信凡是名女伶的必是不以其他的事爲懷。爲這原故，幾乎無一不是犧牲了自己的生活的。有的是不曾犧牲。安曼麗是與人戀愛而結了婚。她從此也就被人忘了。此外還有別的——但她們多半在聲名愈高的時候愈使一個女子將正常的生活拋開。

『我一直那樣直等到我嫁了——隨後就有了賴德——！我婚後與戀愛的生活中並不會尋到我以前所幻想的那麼如意。但我有了個兒子。爲這原故，我怕回到戲臺去。也就

是爲這原由，我不能遠走高飛。如果我到了那種環境，終日紙醉金迷地過活，我的賴德將怎樣——？

『我親愛的，我爲何寫這一套話？唯一的目標是警告你。你也許不會與我有同樣的遭遇，而你已選擇了你的前程。但不知怎的，小邢美娥，你在我看來，是一個女子而不是女伶。你能原諒我這直率嗎？你是屬乎這海邊的，四周環繞着風，日，星辰，而不宜於白晝困居於暗無天日的戲院，夜晚出沒於萬道電炬之下的。你該在這裏——和柏年以及——』

出 占年止住了她。

『爲什麼這人寫這種信給你？』他追問道，『她是誰？』

走 『是柏年的一位朋友。她會演過戲劇。』如果不是占年站起身來，將烏黑的頭髮掠了一把，美娥是會說出華夫人的姓名的。

『哼，你越少與這種人來往越好。你剛開始新生活——你和我的生活。別的人不能算數。一切得意的鐘將爲你的盛名而齊鳴，你那時準會感激我不讓你埋沒了你的才藝。』

「美娥，你終有一天會感謝我。你會感謝我。」

他這時候氣急，興奮地繼續說——「美娥，你我要共同前進。你想我肯捨棄你給柏年——那我是不會讓任何人娶你！」

她懂了他的心理。「我親愛的——我是你的，你知道我是你的。」

「永遠是我的吧，美娥？」

「占年，永遠是你的。」

因此，他們二人在熱情之下，竟將華夫人的信忘了，而占年始終不知道那寫信的人的姓名——那姓名會使他聽了面孔失色，會使他從美娥腦海中排除，使他如洋海浪濤一般的沖去。

四

當他們走到戲院，她引他進到後臺。見了那皇后，占年竟被她質問起來。「你認識她多久？」

「許久。」

『她從來沒提起你。』

『她不願提。』

『爲什麼呢？』

美 『她連自己的事也不多說，不是嗎？』

『不多說。』那皇后仍舊不滿意。但她保存其他的疑問，等着問美娥。『你在那裏遇到他？他好像富翁。』

『他並不是富翁。他是個外交官。剛從意大利回來。』

出 那皇后對於外交家是不能領悟，政治更非所長。但她能測量人地位的高低。『他不是傻漢便是巨猾，』她以後對那皇帝說，『你知道，他是那寡言笑一類的浪漫派。我看她正在狂熱地愛着他。』

『你爲什麼那樣想？』

『哼，你看她那眼睛，』飽歷世故的皇后說，『她在她面前時別的人她都看不見。』

占年坐在那裏，直等演習完畢之後，他拉着美娥乘汽車兜風去了。他們逛了好些地

方，回家時已是暮色重重，而美娥說，『真逛得有趣。』

那比有趣更深一層，據他看來，急忙趕回旅舍，修飾了，好進晚餐。他們的晚餐提前了，侍候的女僕便是白蘭。那頓飯風味極佳——泥刻寄來的一對鴨——一盆拌生菜與水菓——一盆酥軟香甜的點心。

『你這頓飯菜烹調的很可口，不是吧？』飯吃完之後，占年說。

『白蘭的功勞，不過我也喜歡——』

『家事嗎？』

『正是。』

『女子沒有不會作家事的。』

『不過不是一切的女子都能作舞臺明星——？』

美娥引他進入窗口向着城市的客廳。他們二人就坐於彈簧的沙發椅中，白蘭端來兩杯咖啡。『我們祇有喝這杯咖啡的工夫，』美娥說，『否則我得去了。你最好等在這裏養養神。你不見得再和我同到戲院去。』

「不論你到那裏——」這不是輕描淡寫地說出來的，不過她有意不理會。

「你看多了準會討厭。」

「你永不會使我討厭。」

當她去拿外衣時，他站在那裏向四週觀望。競英的住所的確奪目。多半是黑色與銀色，還有一只石榴紅的首飾匣。四周都是鮮花。

他帶來給她的紫羅蘭是放在檯子的中央。書櫥頂上是一瓶白色的蘭花。當美娥回來了，他說，「真富裕！」

出 她欲問無語地看了他一眼。

「蘭花誰送的？」

走 「哦，柏年送來的。」

「柏年——？我以為你早和他斷絕來往了。」

「我是……」

「但他仍舊送你——這些——」

她面色緋紅起來——「一個老朋友當然——聖誕節時——」

「不可以——」他說，「不可以。」他自己也覺着神色過於凶橫。

「但是，占年……！」

「哼，我們不必談論那事，」他聲色很嚴厲，「我怎能希望比得上他？」

「與他的什麼相比？」

「他的——錢……！」

「你這話多麼的胡塗。」

「你以為我這種恐懼是胡塗？」

「我看你簡直是杞人憂天。」她走近他，擡頭望着他，誠懇地說。「我已選擇了我的前程——而也就是你的前程。它不是柏年或其他什麼男子的前途。嘿，何必為疑慮而毀壞了一切。我們祇有一霎時的工夫——在一塊兒……！」

「我們不可毀壞目前的快樂，」他深悔地對她說，「美娥，你原諒我。」

五

第二星期的每一個鐘頭都不曾空閒。在美娥不演戲的日子，他們二人便去看日戲。到茶樓和舞廳。各處的飯店都是他們二人用餐的處所。他們乘汽車兜風。美娥每天都戴上占年的紫羅蘭。占年的玫瑰花是放在她的臥室裏。他儘量地化錢，化錢，化錢，不理會她的抗議。那一切都很奇妙。冰天凍地的夜晚的星光。美娥的寓所，他所送的香氣滿溢的花，唯一的光便是電燈光和爐中的火光。白蘭端進一托盤——

但雖是有這一切，卻沒有調情。那是美娥以友誼的態度爲盾牌。因她似乎覺察了他正是妒火中焚，如果一經發洩，是不可收拾的。他坐在她的足下念詩，有時握着她的手。那一切都純直，是別人準不能盡信的。但美娥卻堅持着要使他永以她爲女聖人而拜倒。

走 「是你將我安排到那樣高貴的位置，」她笑着說。

「我知道。不過聖人也是——近乎人情的。」

不錯，她雖是退避着，他卻覺着與她同在的樂趣，是極度的愉快。她正合他的心意——她那專誠待他的氣概，滿足了他自尊的習性。他稱她爲他的「小美女」。

「你引得我儘說我自己的事。」

「此外，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事可談？」

那星期的末了一天，美娥在魯伯梁家所遇見的那位戲劇著作家請他們二人晚餐。他

請美娥，而美娥會回答說：「我可否帶一個友人同來？否則，要等到下星期。」

他向她笑了一笑，「沒有人能叫我等。」

「爲什麼呢？但你能等嗎？」

「爲你的原故嗎？可以。不過我不肯讓任何年青的男子娶你。」

「這位友人不會娶我。」

「爲什麼呢？」

「我們二人都將整個的心身爲我的前程犧牲，」她昂起了頭，眼睛斜視着。

「你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很關心我的事業——鼓勵着我前進……」

「男子是不會關心女子的事業——他們所關心的是——女子本身。」

那天晚上他將這事會向占年談論。『她的前途很可觀，如果我們能使男子不娶她。』
『別的女子還不是嫁了。』

美 『不錯。不過她得有一位能映托她天才的男子將她藏起來，以神祕環繞她。不給人見她。不給人利用她。祇是一位那月蘭，一個名字，藏於戲臺後面的人物——但除這以外——甚麼都不要。……』

娥 『你意思是說她連在這裏都不應當嗎？』

『連在這裏都不妥當——釘她看的人太多了。』

出 人們的確是釘着美娥看，可是她似乎毫不覺察。其實她何曾不覺察——她知道自己服飾的樸素整潔，小巧合身，加上德叔的一串珍珠頸鍊是值得觀望的。不過她不敢說她喜歡人儘看着她——也許那會減低了她的身價！

她說，『不過我也不願意給人收藏起來。』

『我想你應當願意。可以使人說「她是不凡」——不至於將你認為是一般貪念名利一類的人。』

美娥和占年以後也談到這事。「占年，是你出的主意。一位廟裏的女聖人。」

「不錯。不過你還不是廟裏的女聖人。美娥，我已看出來了。」

「你看出什麼——？」

「你是一位可驚嘆的——女人。」

以後他們又曾遇到那著作家，一天早晨在他的家中。他正在為美娥寫劇本。「那天晚上我想到了，」他對她說，「你的幻像力非常高超。觀眾簡直不以為你是在演戲。我得常來看你扮演。我還要特為你寫幾篇劇本。給你作主角！」

那著作家很有點手腕。他口若懸河，而美娥奕奕有神地靜聽得津津有味，這當然使占年不怎樣高興。難道他們二人竟好到這種程度？她對聽別人說話竟與聽他說話同樣的發生興味？別的男子也在她足下拜服，別的男子也送她花，書，甜糖果，要她的照片，請她到各處游玩。她還笑嘻嘻地給他看她日記的一頁。

但他看不出有什麼可笑的。他越過越不安，越煩惱。美娥終於追問，「我怎麼得罪了你？」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哦，你的態度異樣，占年。」

「請你原諒。但三天以後，我就要到華盛頓——而你會終日和你那些——男朋友

美

……」

「噢，不過他們至少是會以禮待我——」

娥

那時已是進午茶的鐘點，他們二人正在她的寓所進茶。占年放下茶杯。「難道我們吵鬧嗎？」

出

「嘿，不是，不是。我想大概夫婦總會吵嘴呢，是不是啊？不論他們是怎樣的相愛。」

走

「就是因為相愛纔吵鬧。如果我有什麼異乎往日的舉動，那是因為我簡直——愛得你發狂……」

死一般的沉寂着！隨即，「嘿，占年，占年，我們決不可以。如果我要功成名就——你決不可以——向我示愛……」

六

隨後便是大除夕。演戲之後，他們二人便到美娥所挑選的禮拜堂去。那天晚上他們由戲院出來，雪片飛舞，北風怒號，他們的汽車好像蛇一般的在擁擠的街道上爬動着！

「美娥，不見得能趕到禮拜堂。你還是在家中作你的禱告吧。」

但她無論怎樣，也不更改原意。她要占年和她在大除夕夜同跪着祈求，與他從新年的開始即同在比要什麼更迫切。她覺着需要一種比她更有力的來解決她的問題。因為自從占年來了以後，在她歡樂中，覺着對於前途有些恐懼似的。她似乎又在暗淡的森林中徬徨，不見天日。她似乎又是迷失在疑慮中的小美娥。前程到底引她到那裏？她是否應當拒絕前進？友誼亦不再使他們二人滿足。但占年對於婚事卻一字不談。

他們從酷冷的氣候所進入的禮拜堂，是溫暖而滿有香氣的。那裏面多半是比美娥守舊的，不過她愛他們的樸誠。她跪在他們中間，當午夜鐘聲四起時，她低下頭將手伸到占年那裏。

當他們站起來的時候，她覺着一種特異的光明。她似乎得着了什麼，猶如陽光與酒般的溫暖。她緊貼着占年，而他也低頭望着她。他說：『女子中最嬌美的，』似乎不自覺的一壁說，一壁和她並肩走着。她昂着頭給燭光映照。

外面雪片堆聚得很厚——他們的汽車已埋沒了一半。占年扶她進了車，車也就緩緩地蠕動起來。美娥的手放在座位上。占年的手搭在它上面。『你是我的，這是你知道的。我要娶你。我要娶你——明天。』

這，那麼，便是那小禮拜堂所給予她的！她要成爲占年的妻。一種不可言喻的快慰包圍了她。她仆到他懷中，猶如鳥兒尋到了伴。她居然要與他結婚，還有什麼可慮的！隨即，他的一句話竟如青天霹靂地擊破了她的夢。『我們不給一個人知道。』

她擡起了頭。『不給人知道？』

『否則會破壞你的事業——和我的前程，美娥。』

她從他懷中退縮到她自己的角落裏。深夜的冷氣似乎襲擊着她的心坎。祕密的結婚？難道那是他的意思？她可以作他的妻，不過她得隱藏結婚嗎？

七

雪已下得很深，汽車停在門前時，占年不得不將美娥抱進燈光暗淡的走廊。午夜已過，電梯已停，而美娥是不願捺許多電鈴的。不過今晚除了覺着怕與占年有決裂之外是什麼也不怕的。

「你也上樓來吧？」她說。

她從來在夜闌人靜時未曾要他到她的寓所。他那隱沉的面孔表示了些微的光彩隨着她上樓。

「白蘭今晚住在我這裏，」美娥予以保障的神氣說，「我已安排了一次小宴會——」

「是我破壞了它吧？」

「你爲什麼那樣着想？」

「因爲你的語氣。你的態度……」

他們走到了她的一層樓，她搶前一步先跨進餐室，裏面爐中的火已燃着，他二人從窗口可以看到雪片的飛舞。

爐前放着一張小桌，白蘭端進一托盤食物。「小姐，現在可以進食了嗎？」

「可以。」美娥走出那房間，回來時外衣已脫除了。她仍舊是穿着淡綠色毛絨衣，頭下插着一朵占年所送她的茶花。

美 他們二人幾乎一句話也不說的吃着。美娥是出乎意外的覺着飢餓。白蘭是左一盆右一盆的熱餅端進來。進食之後，白蘭收拾廚房時一切的動作聲他們都聽得很清楚。

娥 就是那時美娥說，「占年，告訴我爲什麼你要祕密——結婚。」

「我已對你說過——爲你的事業——我的事業。美娥，理由是很充足的。」

出 「不錯。我的理智認爲那理由充足——可是我的心就不——」

他走到她面前，一手撫摸她的頭，將它向後推，「美娥，你看着我。你愛我嗎？」

走 「是。」

「那麼——爲什麼——？」

她仰着的面孔蒼白起來——「因爲那不是男子應當要求的。」

「胡說，」他說，聲氣鹵莽，「這是爲你和我的利益——」

「真的嗎？」

「你知道是真的——」他突然彎下腰狂吻她。「沒有人能使你像我使你快樂——」她站起身來，走到火爐的另一面。「我情願站在這裏談論這事，占年……」她呼吸急促，但她並非是主意未定。一種有把握的感覺充滿了她的胸襟，使她覺着有力。她知道當要什麼，必需要什麼。她的自重。祕密的結婚是不能給予她自重的。

她將這理由告訴了他——他昂着頭——她圓睜着眼，神氣非常誠懇。「有的女子肯。但在我結婚是一生中最大的事——否則不必結婚。我是很願意與你同住，分擔你的苦樂——那據我看是爲妻的本分——且是終身的本分。夫妻當有同樣的興趣——黃昏時在門口靜待你，早晨送你出大門。結婚是富有人生最奧妙神聖的意義，同時，也有友愛與福樂的。剛纔當你和我在那小禮拜堂時，我是極度的快樂。而隨即……」她聲音顫抖起來。

他自己的聲音很是凶狠。「我不信你是這樣——庸俗。」

他眼前的美娥是他前所未見的。她既是立在火光之下似乎是胸中也燃燒着一般。

「不，」她說，「我不是庸俗。我是要以誠對待自己。我一生中不要有不可告人的事，也不願秘密行動。我還不會告訴你，自從我知道你以後，這幾個月我好像在深林中徬徨，尋不清自己的出路，也沒有人能指引我出林的路。而如今我知道我必得自尋出路——」

美

「你意思——你要棄絕我嗎？」

娥

「不是。不過愛情不能——像這樣。我是不願意這種方式。占年，如果我是你的妻，我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她那面孔上似乎富有光彩，更加增了她的嫵媚。占年上前一步，停住了，因為她已由爐旁退到窗口，背向着幽暗的夜景站着，好像一隻小鳥在暴風雨下棲息在枝頭一般。

走

他以後永忘不了她那時的情景。她那淡綠的毛絨衣，潔白的茶花，光彩的面孔。以後他常回憶到她站在那裏，等他說想說的話，但他始終不會說出口。

他面向着她。「也許終有一日我會使你明白我的用意，」他對她說，神氣稍許發狂似的，「但如今不能。你已選擇了——請你永遠記着是你自己選的，美娥……」

他跑到窗口樓起她來狂吻了一陣，緊緊地抱了她一會，便轉身去了……！

第十一章 白衣武士

一

美 他那一區的人都談論丁柏年入議院的事。他的爲人悅服是無可疑的，他那高尚誠樸也是無可疑的。他背後有着聲勢赫赫的政治家爲他的陣線。他能支配大眾的幻象，並保存那幻象。他極端的表同情於民主共和派，因此，很博得保守派的協助，他長於運用手腕支配着青年歸服他的麾下。他的年齡當然是於他有利，正是爲領袖的期間——是以德化人、以誠感人的領袖，不是實施強霸和獨裁。一個新時代的青年是要求理想的人物爲領袖。牽強附會和瑣細爲性的人是古物陳列所的人物。柏年是據有這種新的精神，因此，當地人要求他爲議員的人數也一天天的加增。

雖是這樣，也有一般老派政治家是盡其所能的反對柏年。這些人是多年來管理提名候選的人，先選他們，隨後就利用他們作爲利己的工具。也就是這些人假公濟私的以滿私囊。他們是不以己黨的榮譽爲懷。他們所要的一位入議院的代表必須是具有他們同樣

的心腸的人，服服貼貼地聽他們的指揮。他們深恨着柏年。當然，聽到人說柏年是如何的高尚，他們不免互相問道，「我們尋一件甚麼事來誹謗他？」

這些人中的一位便是金亞文。

「當然他是會當選的——他有的是錢，」他對麗安說。

「柏年如果當選，決不是因為他的錢。」

「他的錢——還有那些女人。」

麗安追問道，「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哼，他祇要把眼睛眨一眨，她們就都迷住了。你知道的。你自己也是那樣。」

她狠狠地望了他一眼。他們是在一所俱樂部裏，剛騎了馬回來。「亞文，不要這樣

一肚子的仇恨。」

他將騎馬衣在靴子上撲了一撲。「如果我和他一樣有錢，你決不會對我這樣。」

「對你怎樣？」

「拿我當你腳下的塵土。」他臉色紅漲起來。「其實，他們說那老頭兒的投機事業

現在虧蝕得厲害。」

「德叔嗎？」

「正是。而你的柏年的錢與他叔父的成敗是有莫大關係的。」

美
「他不是——我的柏年……」她站起身來。「我討厭了給人——侮辱，亞文。我們到海倫家去吧。」

娥
「我不是侮辱你。我也不高興去玩紙牌。」

「但海倫早就請我們今天吃午飯，現在已經不早……」

出
「那麼，讓她等吧……我要和你把這事說明白……」

她向椅子裏一坐，「好，你既是非說不可……」

走
「我要知道你對我到底怎樣？」

她打了呵欠，「也許——終有一天嫁給你——」

「你想我就長此以往的懸掛着……」

「爲什麼不可以呢？」

「我不甘心——」

「那麼，你不必懸掛好啦……」

「真的嗎？」

「真的。」

他轉身便走，突然又回頭……如果我現在走了——」他說，神氣很粗魯。

「你不會走……」

「你怎麼知道我不會走？」

她向他伸着手，笑咪咪地，「愛我嗎？」

「你知道我愛你——」他緊捏着她的手。

「那麼，我們就不必再談費話。我肚子餓了。我不會吃早飯……」她先走到拴馬的地方，不一會兒，亞文也和她並肩走着，雖不大高興，卻不會違拗。

麗安恨自己給予他一線希望。她恨自己不曾作一個偉大高尚的女子膽敢對他說，

「我愛柏年而不愛我。但我不願嫁不如他的人。」

但她知道她會嫁亞文，除非誰行了神蹟使柏年願娶她。她不願像愛英那樣讓青春無謂的虛度。亞文騎術很有成績，樣兒也像一位紳士，他和她可以住在那宅。愛英是要到意大利。愛英常說等麗安出了嫁，她就到弗羅稜薩城去度餘生。

美 不錯，嫁亞文比不嫁到底好些！

二

婿 在海倫家，他們談起華夫人的事。『她還在丁家住，海倫。亞文和我今早騎馬時看見了她。』

出 『看起來，似乎她要永住在那裏了，』亞文說，『也許老德返老還童來尋浪漫——也許是柏年。』

走 德林稍許惱怒的說：『亞文，不要胡說。』

他們吃了飯後都上了牌桌。麗安拾起她的一疊牌，看了一眼，『已經兩個月了，自從失火之後，是吧？』

『是。麗安，管它作什麼？』

「哦，我不過覺着她自己不認爲恩惠受得太多。」

「她是害病，沒有辦法。她明天就要搬回去。」

「海倫，誰告訴你的？」

「柏年。」

麗安，一壁精巧地玩着紙牌，一壁回憶到初次見到華夫人的情景。她是應柏年的邀請到丁家赴茶會，曾見華夫人坐在一張高背的椅子上，足下躺着老馬。她穿的是一身紅絲絨的外衣是柏年從衣箱中尋出來爲遮掩她那紮着綳帶的雙臂，她那神氣似乎是中古時代的美人。

麗安會說個不休。「華夫人兩手不能動作，」柏年卻解釋了說，「不過她已慢慢有了起色……」

柏年和華夫人似乎很相投。而她那孩子永是跟着柏年。麗安不得不說他是個討喜的孩子。「他一點都不像你，」她會對華夫人說。

「他像他父親家的人——他們都是那種黑皮色。」

「姓華的嗎？」

華夫人猶豫了一會，回答說，「他們也許有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血種……不過賴德的皮色確像他們。」

美 麗安直等老德叔進去時她纔退出，並曾注意到那二位男子對華夫人是如何的關切。她退出來時曾覺着華夫人的確是一位不可忽視的女子。麗安不知她那種樣兒是做作的，還是平生就是如此。自從那下午之後，麗安又見過她好幾次，仍舊沒有把握。

俄 她如今說，「海倫，你看她怎樣？」

出 海倫的思想已不知去向的問道，「看誰怎樣？」

走 華夫人……我們見過她，可是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的事，祇知道她是從加利福利亞城來的，曾當過女伶……」

「她與美娥比起來是佔第二名的，」亞文補上一句。

他們都向他瞪着眼。「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麗安追問道。

「她不是第二名嗎？麗安，你以為怎樣？」

『我看你真胡說——』她雖是那樣說，心中卻不自在。還是德林終止了他們的閒話。『嘿，我們玩牌吧，』他說，『不必張家長李家短的亂說。』

亞文冷笑着：『德林要成熟心的教徒了。』

德林笑了一笑。『這名詞倒很好，可惜有時我們用錯了。』擡起頭來，他見妻子向他望着。

『你爲什麼那樣望着我？』其餘的二人走了之後他問海倫說。

『因爲有時我高興你是——我的丈夫。』

『祇是有時嗎？』他將她拉到身旁坐下，面朝着火爐。

『最親愛的，不是有時，是常常，』她頭靠在他肩膀上，他摟着她。

『可憐的麗安，』歇了好一會寂靜，她說。

『愛人，快樂嗎……？』

『頂快樂。』

三

那天晚上，飯後，柏年和華夫人坐在金魚池旁的大廳裏。德叔應友人之約，出外晚餐去了，他二人靜等着他。

華以禮說，『這竟是末一次的夜晚——我們坐在一塊兒。』

『對啦。我希望你往下住在這裏。家中有個婦女，空氣好得多。』

『柏年，你應當結婚。』

『你對美娥去說……！』

出 她向他笑了一笑，『我知道。但她既不肯，別的女子多着哩。』

『我不要。』

走 她一時間沒作回答。她向池塘觀望——平滑的銀色水面上鑽出韓四所種的水花。華

夫人因久病初愈，帶着弱不禁風的嬌態是更加增她的嫵媚，柏年看了自是愉快。

她終於說道：『我不知道怎樣感謝你。』

『爲什麼感謝我？』

「你一切的恩惠。」

「那要謝德叔。」

「我已謝了他。不過並不爲我自己我要謝你，是爲賴德。」

「我從中也得許多樂趣。我是沒有功勞可誇的。」

「你和你叔父都有使我感激萬分的——就是你們不追問——」

他轉身望着她。「我們何必問長道短？」

「因爲我來的時候你們不知道我的事。如今你們仍舊是不知道。你們連我丈夫的生死存亡也不知道。」

「賴德說他乘船到日落的地方去了。」

「當然，你明白那是什麼意思？」

「遺棄嗎？」

「正是。那時賴德甚年幼，不記得他是什麼樣兒。好在我自己有儲蓄。因此，我們到這城裏來——這是我母親的家鄉。我是取她的姓名——爲登臺的用場——我不願用我

丈夫的姓名。你二人這樣的不加追問而優待我，使我五體投地的拜服。」

柏年止住了她。「不要提我們對你的恩。屋子反正空在這裏，傭人也閒着沒事。德叔和我也覺得寂寞無聊。如果不是你遭遇這事，也許這位看護是失業羣中的一位。」

美 他哈哈大笑起來，她也隨着一笑。「你後來會來看我嗎？」她說，「到蘇芬園來？你

和德叔都來？來和我們吃午飯？我是自己燒飯，菜味很不錯……」

娥 「你的兩隻手能運用了嗎？」

她伸了伸手指。「還好……不過有些疤痕。當我一想到如果那時你不在那裏，那就

出 要不堪設想……」

「如果我不在那裏，你大概會跳進河中，再到家中去烘乾，患了肺炎，唯一的看護

走 祇是賴德——而德叔和我也就不會有這福份——」

「你也許不以這爲一回事，」她對他說，「不過我是照樣的……」

「不論怎樣，你快別這樣無謂的感謝，否則我要叫狗向你——」

「這些可愛的狗是不會向我怎樣。」

老馬跑到她的足下安逸的躺着，鼻頭放在她的足上。

『你看，』她說，『牠們已認我爲這家的人。』

『我們都覺着這樣——對不對，德叔？』因這時房門開處，德叔已站在門口。

『甚麼事對不對？』

『我們以禮爲自己一家的人？』

『當然。』丁老先生向韓四拉的一張椅子上坐下。『我希望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留住她。』

華安息微微地笑了一笑。『如果我再不去，我要被驕養壞了……』

德叔疲倦的眼安定的望着她。『我有一個方法留你在這裏。我去請泥刻摹畫你的像。坐在池旁的像。那麼，你必得每天到這裏來坐着給他畫。打電話給泥刻，看他怎麼說。』

『不要，不要，』以禮抗議說，『萬不可以。……』

『你隨他怎麼辦吧，』柏年勸她說，『你就是不肯，他也是要實行的。』

泥刻在電話中，回答說，「我感冒初愈。」

「那不久就會復原的。什麼時候起始呢？」

「一二星期之後。」

美
「好，」柏年便這樣回報給德叔。

「你就穿這件衣服，」丁老先生對安息說——手中拿着金色的錢袋——在紫藤花下

媵
——畫上你的金紅色的頭髮和金紅色的金魚——」

以禮走到他身旁，一手搭在他肩膀上。「你真是慈愛。」

出
「我喜歡你說這句話。」

她走了之後，他對柏年說，「孩子，她真是逗人憐愛的女子。如果我是年青二十歲

走
的人——」

「或者如果我不曾遇見那小女子名叫——美娥——」

「對啦。那麼，這丁公館裏也就有了主婦。」

「不過她仍舊是有夫之婦。德叔，她今晚對我說的。」

「那，離婚還不是極容易……」

「爲遺棄的原故嗎？對啦。不過我想她並不考慮要以離婚爲出路。」

德叔燃着了煙斗，說：「柏年，生意不大好。我剛和勞靈談過。我二人得緊縮些日子。」

「錢是最不顧慮的事。」

「那是因爲你從未嘗過缺乏它的苦。等你手頭拮据起來，你就知道了。」

柏年笑了一笑。「也許我應當嘗點苦味……纔能鼓勵我有所行動……」

「你如果是有意爲入議院競選，那就非錢不可……」

「如果我去競選，我絕不賄買投票的人。」

「孩子，惟有錢纔能使你當選。」

「我不相信。如果我有投票人所要求的資格，是不必化錢的。在我看，這時間似乎是大集團的十字軍一般。旗幟和十字架——那類的事。吸引人們的心目。德叔，我是由衷之言。青年們厭倦了唯物主義。他們要將注意力轉集於形而上的事上！」

『作夢，孩子，你在作夢……』

『好，讓我作夢吧，』柏年說，頑固地，『我得先試一試。』

德叔摸了小馬的長頭。『從前我也一度以為可以改良世界——但我未能辦到。我愛的那婦人嫁了別人，因此我就——喪志……』

美

『我不為任何婦女，』柏年說，神氣很凶猛，『來破毀我的終身志氣。連美娥也不成。』

娥

『但從前是美娥的祖母破壞了我的一生。她嫁了那會督。』

出

柏年出神的望着他，『美娥的祖母——？』

『正是。也許我失了她還是幸福。他們都這麼對我說。會督娶了她也不快樂——不過我有時想，如果她嫁了我，也許情形就兩樣。她不是過嚴肅生活的女子。我和她是會過安逸的生活——共同樂舞。』

走

柏年這時望着火。他不願與美娥祇是以舞樂度此餘生。他要將一己的幻夢對她說，也要聽她的幻夢。再將他二人的幻夢傳給兒女們……

這時，德叔說：『你接到她的信嗎？』

『一個字也沒有。她寫信給她的爹媽，此外，沒有人接到她的信。我怕她近況不如意，不過她不願給外人知道。她說非常的想念家，並且說她要奮鬥到底。』

『她總有一天會醒悟的，』德叔預言道。

『怎麼醒悟？』

『會尋求實際生活。』

四

如果有人問美娥，美娥準是會說占年離開她的那天夜晚，她就回到了實際的人生。那以後有了兩個月他也不曾寫封信給她。她也不會寫信給他。有時她覺着再也受不了這種沉寂。

所幸她有工作使她不至於絕對的孤獨和淒涼。她整天的忙碌。她一星期中六次夜晚登臺演麵包與蜜，此外還有兩場日戲，凡遇空閒時間便與那著作家在一塊兒。那著作家特爲美娥所編的一齣戲行將完畢，非常適合她。

那著作家祇問過占年一次。『那位少年人呢？』他曾問她說。

美娥會回答說：『他干涉了我的事業。』而那便是結束。

但那著作家看出美娥與前異樣，連聲音也不同了，神采當然也有了更改，他暗自

美 說：『她打發他走了，不過她心中很是難受，這難受是有利於她的。』

當地各大報的評論欄的記者沒有不注目於這位麵包與蜜的主角小美娥的，尤其是知道著名的作家特為她寫作了一齣劇本。既已調整了他們那萎縮的理想，將以先對於她

出 證明了幻象到底是比事實雅致、深刻。一種活潑的生氣隨着美娥而登臺，因此，當她扮演着女僕在花園中時，觀衆是被迷得忘形的大笑起來。

走 雖是這樣，後臺的情形卻不甚美滿。那皇后覺着她的寶座發生了動搖。『如今是演女僕的給觀衆鼓掌喝采，而她長得又比我美，』那皇后對那皇帝怨恨地說。

那皇帝竭力的勸慰她，不過他知道了，由於多年登臺的經驗，告訴他美是與幻象的火熱并行的，而美娥是具有那不可多見的動人處，使得觀衆被她迷住、被她吸引了，肯

爲她開了成功的大道。

雖是這樣，在成功時期未到之先，麗安寄來一封信：『泥刻在爲華夫人畫像，德叔給他很高的工價，雖是外面的謠言說德叔與柏年因投機事虧蝕甚巨。人人都談到柏年和以禮。街頭巷尾。你知道那種話。柏年每天同她一塊兒走回家，因爲她到丁家去畫像。她那像是坐在大廳前的池塘旁。泥刻對那油畫是高興萬分，說是他會因此發財哩。』

『自從聖誕節後，柏年到過紐約兩次，我敢信他看了麵包與蜜。不過他不肯說——也不提起你，祇說你當女伶的確是糊塗。他說你不是爲出名而生，乃是爲快樂而生。』

『不過看起來以禮似乎能安慰他。我們沒有人常看見她，因爲她總不願多與外人來往。在我看，她很喜歡作一位玄妙的女郎……』

信中還有不少別的話，不過美娥念完之後腦海裏祇深印着兩句話……『柏年到過紐約兩次』和『以禮似乎能安慰他』。

『哼，柏年怎的不會打電話來？難道他和她連友誼也沒有？難道他已忘了麼？』她手中拿着那信，坐在窗口向外望。那裏有一輪明月。當美娥看的時候，見到一隻

小鳥飛過。突然的她回想到那四月的一天夜晚，她和柏年逃跑的事！

「看，柏年，看……」

「我知道，可愛的……」

美 時針已指在三點她纔站起身走到寫字檯旁。

「以禮，你能原諒我許久不曾回覆你的信嗎？我不請你原諒，不過今晚我深願同你一談——告訴你，你是怎樣的智慧，以及我最近的感覺。沒有別人是我可以暢談的，因為別人不能了解。一切的事都是突如其來的臨到使我防範不及。也許，就如你所說的我都一一吞下，不專指誇贊和榮譽，乃是指我自己內裏的新感覺——感覺我有動人的能力，能使人的哭笑悉聽我的支配。這據我看來實是奇事，我這，小邢美娥，能成這些事……我倒像另是一個人，而舊日的小美娥竟在旁邊觀望……」

「也就是那舊日的美娥今晚喜歡與登臺的美娥道別，回到邢公館，忘了這一段奇特不可盡信的生活；嘿，如果我明天能躺在沙灘上，蓋着我的皮雨衣，爐中生着火，自己用樹枝烤麵包，在鍋裏煎火腿，有柏年的狗嗅火腿的香味，有柏年拾松果加在爐中……」

「今晚演戲之後，我和幾個人到了一家酒館進食，他們雖都是優秀份子，但不知怎的——不同。我不願說他們怎樣不同，祇說他們敬我酒，以爲我是天仙般的痛快，其實，我是什麼也不會沾唇。也許他們中間沒有一位以我用樹枝叉着麵包烤烘爲樂。但他們也不會見過日落西山時的海景，海岸旁松林的雅致，柏年的狗搖頭擺尾的有趣，以及柏年和我追在狗後面的暢快，更不知道冷天的冷，以及我們血是怎樣的沸騰。再過一天，也許我會覺着異樣，喜歡看一看報紙上評論記者說了我什麼。不過那不是真的邢美娥。真的美娥今晚已回到海灣那裏，在松林中徬徨，望着野鶴由月亮裏掠過……」

五

三天以後，安息將美娥的信給柏年看。她畫了像之後，他和她一同走回家。柏年和她已成了知友，這是自從安息離開了丁宅後的兩個月中。泥刻拖延畫像的時日，感冒使他心神不安，而麗安和愛英再三的要他和曼麗回到邢宅去住。經濟的不景氣影響了曼麗的幾個女兒的進款，因此，她深願有人分擔負擔。

泥刻終於按步就班的工作起來，把他油畫的木架安置在池塘邊大廳的一旁，因此，

以禮每天午後都到丁宅去，在那兒用午茶，照例回家時總是黃昏期間柏年伴着她。

「進來，」她今天對他說，當他二人走到門口，「我要你念一封信。」

於是，在以禮的客室的壁爐旁柏年看了美娥的那封信，他看一遍又一遍。他的臉毫無表情，以禮簡直不知那草率的幾頁字是怎樣的搖動了他的心。

當他遞還她那信時，他說：「你怎樣答覆呢？」

美娥 「我想我不應當寫回信。」

「爲什麼？」

出 「你應當回——嘿，柏年，難道你看不出？她要你！」

他臉色緋紅起來。「你爲什麼那樣說？」

走 「因爲我是看到它絃外之音——」

「我是不願聽絃外之音。我爲什麼呢？她已愛上了別的男子。」

「美娥嗎？我不相信。」

「信不信由你。她親口對我說的。」

「你知道是誰？」

「不知道。除了他的姓名——鮑占年之外，什麼也不知道。」

以禮跪在爐旁，一隻隻的松果將它放入火中。不過她這時停住了那疤痕的手——

「鮑占年！她在那裏遇到他的？」

「許久以前——在坎德克城。」

「她對你說的嗎？」

「不是。不過她——中意他。不是他的姓名。美姨告訴我的。」

她面孔轉向別處，惟恐他看到她的神色：「柏年——千萬不要讓他娶美娥。」

「我有什麼方法？」

那疤痕的手又拾起一隻松果向爐中一擲。「如果我是一個男子，我準為我所愛的女子奮鬥，用盡我整副的心力。」

「我不要她，如果她不甘願嫁給我。」

以禮說，「男人們真笨——！」

「這話怎講？」

「竟說女子甘願不甘願。似乎是女子的天性就是追逐男子的！哼，當然如今確是有
一般婦女到處尋找男子。那種人丈夫是尋得到，不過爲時必是很短。男子生性就恨這類
的情形。」

美

「真的嗎？曾有一個女子要我與她結婚，而我還五體投地的拜服她的勇氣。」

娥

她望着他的神氣是非常驚訝。「那麼，美娥便不是唯一——」

「就是——美娥。」柏年不知不覺的竟脫口說出這句。「你看她並非是愛上了我。」

出

她那時要利用我帶她逃跑——」

他站起身來拾起他的帽子——「我不應當將這事對你說，」他說道，「不過你能原
諒我吧？」

走

以禮立在門口，看他走了出去。太陽已落到西山，整個的世界似乎在淡綠的海水中
游泳着。柏年，面向那海，終於被它吞食，但以禮卻仍舊立在那裏凝視着。她多年來所
恐懼的事竟握住了她。過了這麼多年竟出現了——占年！

六

柏年穿出了樹林，上了大路，便遇到坐在綠色汽車裏的一對青年。汽車是麗安的，隨着她便是金亞文。

麗安停了車。『我們帶你回去，好吧？你可以坐在亞文的大腿上。』

『那不成，』亞文抗議說，『我坐在他腿上，你要把我擠成醬嗎？』

『不要慌，』柏年對他說，『我喜歡走一走。』

麗安抗議說，『嘿，來吧，帶你到我們家裏去喝一杯茶。』

『安息和我們用過了午茶，我剛送她回來。』

他是無意說的，而麗安稍停了一會，說：『她仍舊每天坐着給人畫像嗎？』

『是的。德叔是高興極了。』

『大概是對她高興吧？』亞文問道。

柏年看了他一眼，『亞文，不要這樣笨。』

『哼，他年紀也並不太大啊，不是嗎？』亞文的嘻笑博得麗安狠狠的一眼。『你既

不肯和我們同去，就算了吧，」她輕描淡寫地對柏年說，「我是口渴得要命。」她揮了一揮手，便開了車去了。她車行的速度竟是一小時行五十哩。隨即，突然地她緩慢下來，「亞文，你知道我爲什麼狠狠地望着你止住了你的口嗎？」

美 「不知道。」

「因爲柏年自己看上了那寡婦，並非是德叔。」

娥 「你怎的知道她是寡婦。據說她的丈夫還不會死哩。」

「哼，不論怎樣，柏年每天午後是送她回家，並常留她在丁公館進夜飯。」

出 亞文一手搭在椅背上，倚在她臂膀上，「這段情史，如果給他的政敵知道了，是多麼的美妙啊。柏年——那十字軍，柏年那紳士竟與有夫之婦廝混……」

走 「亞文，你的心思意念怎的這樣卑鄙——！」

「這也許會使他失敗——」

「嘿，快不要這樣，」麗安已轉向那宅，「不要這樣無中生有的胡說。」但以後他二人坐在爐旁與泥刻、曼麗進午茶時，麗安一心在回想亞文的那壞念頭。這種壞事是

多麼的容易散佈。而拍年的面子準是會大受影響。使他的面子受點折磨豈不應該嗎？她將怎樣行纔好？

第十三章 池旁畫像

一

美 美姨和鮑占年常談到美娥。他對美姨說，美娥是已向名聞天下的途上進行。他已看過她登臺，因此，他深有把握她是會成功的。

娥 美姨是不甚願意家中有當女伶的人。『她要嫁了丁柏年，比當女伶要強得多。』

『她最好是誰也不嫁。』

出 美姨惡狠的向他看了一眼，『我看你大概愛上了她。』

『也許。不過我兩袖清風，那裏能談婚事？』

走

『不過你不比美娥更窮。我去了之後，她就有財產了。我將一切都遺留給她，連北京哈叭狗和波斯貓也將屬於她。』美姨笑了一笑，用扇子拍了一拍他的臂膀。『你們如果不喜歡這座屋子，儘可不住在這裏。維金尼亞城我另有一座住宅。』

『你在引誘我嗎？』

「你還要人引誘不成？有你作姪婿，倒也很好。」

「我沒有你所想的那麼好。我能整天的哭喪着臉。而目前我是極度的沉悶。我被派到暹羅去同那些東方人共起居，與其他外交家的妻子調情。」

「爲什麼不對你自己的妻子示愛？」

占年笑了一笑；而美姨那裏知道她的一句話是怎樣的觸動了他的心思？他絲毫不願笑。自從那晚在紐約離開美娥，幾星期來他想念她的心比什麼更深切。但他不曾寫信。他要有丈夫氣，他以爲他的緘默會使她向他屈服的。但這理想始終不會實現。

他希奇她有這樣的果斷。他每天總以爲必是會收到她的信。但一封信也不會來。而目前——各報紙上都看到關於她的事。論到她登臺的技藝的成功，她的嫵媚多姿，她的逗人愛憐，但他這爲她打開享盛名之門的人竟在被摒棄之列。

他這時又轉向美姨，因她問道：「你明天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重要的事……」

「那麼，你同我到邢家去，好嗎？我要看曼麗，問她爲什麼我們沒得美娥的信。」

占年答應了，他脈搏跳得厲害，回家寄了一封信給美娥。信中是說他請求她嫁他。那是一封不可言狀的信。他也知道那一層。能寫那種信的男子的確不可多見。如今他既是應允了美娥的要求，他對於結果是有了把握。他已覺着對她的回信很可抱樂觀。

第二天早晨，他和美娥乘着汽車向大路上飛馳着，欣賞春日的景色。一處處都呈現翠綠，迎春柳的枝幹上都點了銀色的花苞，遠山上籠罩着紫色的薄幕……最後便是海灣的海闊天空。

曼麗和泥刻都在家笑容可掬的歡迎他們，隨後麗安和愛英也來了。占年很注意麗安的丰采，愛英出衆，曼麗的嬌娜，泥刻的天真可愛，但他雖坐在他們中間，他似乎有一種無形的眼光——看見了一位美娥。

走 他們談到她，美娥說：「占年也是一個愛上了她的人。」

而占年說：「全紐約的人都瘋狂地愛她，」似乎與他沒什麼關係的神氣。

但實際上他知道不是與他沒有關係，當麗安引他到花園時，他又覺着那裏有美娥。當他們走到那小山上，就是美娥向柏年求婚的地方，他們看見野鴨飛舞着。「牠們是從

南方來的，」麗安說，「是春日來到的第一個記號。」

他們回到屋子裏時，泥刻正和美姨談論他替丁先生所畫的油畫。「我想，那是我成功的一張畫。我希望你有空到丁家去看一看。」

美姨立時說，「我空閒的工夫多得很，我也喜歡去拜訪丁老先生。泥刻，我帶你坐汽車和鮑先生一同去，再帶你回來。」

於是占年進了那大廳，看到柏年欲給美姨的大廈——名貴的油畫，價值連城的刺繡，佈置的富麗堂皇！此外，他也看見那池旁的美女畫！

那油畫的確極其美麗——金紅色，紫色，銀白色——但其中最美的還是那女人的面孔！

他一看便知道她是誰！唉，往日他曾常看到她這副神氣——穩重，柔和，神祕。她是劇壇上的貴婦，與家常婦女是不同的。

他最後見她的一次，她那光彩已消失了。她身段也肥胖些，穿了一身棧色的衣服，戴了一頂小巧的棧色帽，站在碼頭上送他到日本去作外交官，她會向他揮手道別，而賴

德那時還不過剛會走，可是也會向他道別。

五年前……而如今她又回到這大廳。他奇怪她怎的會回到這裏，以及這裏的人是否知道她的往事。

美 哼，命運真會玩弄他。也許他還有好運道。他掉轉身，祇見一個男子立在門口。那

男子便是丁柏年！他吻了吻美姨，介紹了給占年，和占年握了手。隨即他談到那張油畫，『泥刻這張畫的確是成功的作品，不是嗎？而她也確是美女。我剛送她回家去。』

他二人並肩站在那裏，同是美娥的情人，對着那池旁的美女觀望。占年終於說，
出 『她不也是當過女伶的嗎？我敢信我見過她的……』

『對啦。華以禮。她的家離我們這裏不遠——就在蘇芬園，和她兒子二人。』

走 當占年同美姨回家時，柏年的一句話有韻律的在他耳中——她的家離我們不遠……

就在蘇芬園……和她兒子……；第二天很巧的他在俱樂部接到一張紙條。

那紙條是以禮寫的：『我不知你能否來看我。我有幾件事必得同你談論。你先用電話中通知我，好嗎？』她註明她的電話號碼，占年立時到電話機旁。

「以禮嗎？我是占年……」

「正是。」

「親愛的你在那裏躲了這些日子——你爲什麼不給我我知道？」

「因爲我要——隱居。」

他沒有再追問原因，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又由到那家那條路，轉了一個灣，便是荒僻的海邊，兩岸矗立着許多小木屋。

他一路心中暗想，不知以禮是否有那油畫中的美麗。他記起他和哥哥伯年初次見到她的光景。她是在舞臺上。她扮演一齣喜劇的主角，技藝和姿態的動人使他兄弟二人都愛上了她。但她終於嫁了伯年——因伯年曾說：「占年，我沒有她，我就活不成。你讓她給我吧。」

於是，經過這放棄愛人的痛苦之後，占年以「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的哲學自慰。他看不到婚後前途有什麼快樂。他兄弟二人都不相信結婚。他們很不幸的生長在一個戀愛轉爲歇斯底尼亞的家庭，父母都以情感用事，不善於適應環境。每逢家庭中有吵鬧，他

兄弟二人總相依着。他們看到母親摟着他們痛哭，便以好言安慰。父親在大吵鬧之後向他們申訴，他們總表以同情。但，他們的環境是戀愛的慘變。慘變的癥結，當然是雙方的愛情經不起日常生活的測驗。他們家境貧寒，缺乏創作力使平凡的事變為動人的。他們要優美，可是不知從何入手。那位母親是沒有治家常識，那父親是最厭倦每日機械式的生活。父母二人都不明瞭怎樣使生活中有愛情之火以及勇氣的光彩。因此，這兄弟二人從小就對於婚姻起了不良印象。「我們永不結婚，」他二人彼此說，對於戀愛一事永是不關痛癢，拒絕與任何女子有密切的過往，直等伯年娶了以禮，情形纔起了轉變。

出 他們結婚之後，占年和他們同住。那是伯年和以禮堅決要求的，生了賴德就取了他叔父的名字。爲照顧嬰兒起見，以禮就放棄舞臺生活，一心一意的建設一個完美的家庭爲一切的人享受。

走 隨後發生了慘劇。占年和伯年不是享受快樂家庭生活的人。同時，他二人的進款皆不足以填滿他們的嗜好。以禮的私蓄當然是不無小補。她的私蓄用盡之後，那整個的小家庭竟爲貧困籠罩着。以禮當然是可以回到舞臺，不過她不情願。她覺着賴德需要母親

的照顧，她丈夫是應當以現有的爲滿意。但伯年並不滿意。以禮的簡樸服飾遠不如舞臺上的奪目。她對於烹飪很有研究，性情也很樂觀。但伯年所要的不止是長於烹調，能幹，樂觀的妻子。他要她往日的光彩，青春的活潑，並不要她穿上圍裙在廚房裏炸肉給他吃。

因此，慘史重演了一遍，以禮終於給了他自由。『這爲我二人都有益，』她會對占年說。『他所要的迷人的氣氛是我這種家務所不能給予他的。他要躲避現實，因此他要離開我。我不責難他。我知道你二人童年生活時所嘗受的痛苦，常見你們的父母有各自西東的景象。但在這一點，我就不像你們的母親……我絕不願有深怨和互相控訴。我不願賴德看到你們童年時所經歷的生活景象。我不讓他對於愛情有你與伯年的那種印象。』

占年不會挽留她。他知道她的話是至理。他對她雖已不若當日的狂熱，但對她的見地高明，神色端莊，果斷力強，是極度拜服。他也欽佩她意志的堅決，不但將伯年從生活中摒棄，連與占年也斷絕了往來。她的進款很是微薄，僅足維持她和賴德的生活費。

『占年，抱歉得很。我必得這樣一刀兩段的——分開。不過隨便和你二人中的一位同

住，勢必使我的創痛永無痊愈的希望，『她那時情不自禁的流下淚來。

『你仍舊愛他……』占年曾說，『但是你竟讓他去？』

『我願永記着我們當初戀愛時的情景。那種情景因他對別的女子發生關係已消失了……』

美

最後分別的一天到了，伯年和占年謀得了到遠東作領事的職位。他們不曾正式離婚。以禮和伯年都不願有那種經驗。於是，賴德三歲時，伯年和占年在一天夕陽西下時乘船遠去，以禮和賴德站在碼頭上與他們道別。

娥

出

二

以禮是改變了。這是占年一走近她便注意的。她站在窗口向路上觀望，到石階去迎接他。她伸着手：『占年，真快樂又能看見你。』

走

『真的嗎？以禮？』

真的，她改變了。她消瘦了，皮色的稍帶褐色，給予她青春的柔美。她穿着一身淺藍色衣服，和海邊天空的顏色一般。一頂淺藍色的帽子歪戴在頭上。『我想，』她說，

「你喜歡在外面坐。我們不妨到那柏樹下的長凳上去。」

那長凳已腐朽，卻面對着一望無邊的海水。松柏樹的針落在他們足下，陽光的熏蒸使得一陣陣松樹的香氣撲進他們的鼻管中。

他們談了一會春日早晨的美景，落雨的可能，因地平線處起了一道烏雲。談到以禮對該地的愛慕。「我母親是生長在這裏的，」她對他說，「爲那原故我回到這裏來，也因爲這裏生活程度低。這房子簡直是不要租金，我和賴德自己在院中種菜。」

「你快樂嗎？」

「我想我很快樂。我整天忙得很。我親手料理一切的家務外，還教賴德讀書。他今天到丁家去了。他每禮拜六總到那裏學騎馬。丁家的人待他真好。」

「我看見了你的像。那真巧得很，第二天就收到你的信。」

「不巧，」她說，「不算希奇。柏年告訴了我你在那裏。」她先望着海灣，但目前她面向着他。「占年，」她說，「我要和你談那美娥的事。」

「這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她愛上了你。」

「她對你說的嗎？」

「不——我看出來的——碰巧。而我不要她終身不快樂。」

「你爲什麼想我會使她的快樂發生問題？」

「因爲——嘿，我已見你作過幾千樁使人不樂的事。先與人發生戀愛——隨後遺

棄。」

「我永不會遺棄美娥……我已試過了。但我總回到她那裏。而她也愛我。不過你如果將你所知道的事都告訴她，她立時會……」

「占年，你知道我不是那種人。不過你應當丟開她……難道你不知道你永不能娶她走嗎？」

「爲什麼不能？」他這時站起身來，站在她面前，兩手插在衣袋裏。「你又來使我懼怕嗎？怕我自己用情不專？」

他來回的走着，海風吹着他的頭髮，使他現出蠻橫的神氣，幾乎如同發狂一般，以

禮看了懷疑他性格有不同凡人的地方。

「哼，」他蠻橫的說，「我已竭力躲避和忘卻這回事。但我始終不能。我先求她爲友，但友誼不能使我滿足。末了我請求她祕密的結婚，可是她不應允。我以爲祕密的婚姻可以使我二人都不至於有像你和伯年，我父親和母親那破壞的單調的婚後生活的可能。連那，我都有些恐懼。我惟恐有束縛。我不敢設想美娥的老年。不敢設想她的青春變爲衰老。我覺着她會像普通的婦女要我以現狀爲滿足——而如果我不能滿足，她會像你看待伯年一般的看待我——惱恨我。」

「不，」以禮說，「我從來不曾恨過伯年。但我恨你二人所相信的一切。你們總是談論美。你們當我的面加以藝術的批評，你們輕易的忿怒，你們的狹窄——你們看不見勇敢忍耐的美，性情柔和的美，彼此諒解的美，以及人生中有價值，高尚的事的美點。婦女愛了你們，因你們有那玄妙的手腕迷住了它使你們成爲理想中的情人，而我們女子都是仙女和女聖人，等到和你們同過實際的生活，這一切就都冰消瓦解。那時我們就成爲你們的眼中釘——這就是你要美娥的原由……」

她，這時也站起身來，她面向着他，身軀倚着風力。在那種奇異的光線之下，他二人都有非常的態度。占年的面孔是陰沉沉的，仍就大聲說：『你爲什麼這樣關心美娥？』

『因爲柏年愛她。』

美
『而你——愛——柏年。』

她的聲音非常鎮定，『我的命是他救的……』她伸出一雙有疤痕的手。『我在一間失火的屋子裏，他救了我……』

他追問說，『你愛他？』

出
『我愛他又怎樣？他愛美娥。而我是有夫之婦……』

『你的婚姻已是——破裂了的。』

走
她搖了搖頭。『不。我要到別處去——』

『到那裏？』

『我還沒有定規。也許，再回到西部。我有賴德——他必得作——我終身的樂趣

……』

樹枝隨着風勢彎到他們的頭上。他們看到對岸已落着暴雨。「我們得快走，」以禮說，不到一分鐘已進了屋子，從客堂的窗口可見到外面的傾盆大雨。

「就在那屋子裏，」占年說，「以禮，星期三我已寫了一封信給她，請求她嫁給我。如果她應允，那麼我祇好試一試——」

她知道他那話是真的。「哦，」她說，「那很可惜。」隨即他注意她那失望的神氣，她一手搭在他肩頭。「有時，」她對他說，聲氣很溫和，「我眼中的你比實際的你高尙得多。也許，如果美娥愛你——你二人的同在會使你智慧一點……」

「你意思說如果她嫁給我嗎？」

「我意思說——如果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他說，「你仍舊信祂？」

「是。」此外她什麼也不會說。但他深深的覺着在那寂靜的屋子裏，她的力量是由信仰而來。

占年走到半路上，纔記起她沒有問到伯年的事。仔細一想，他覺着她未曾問到伯年

是最好的一件事。因伯年那時正在意大利終日的尋花問柳，已戀上一位黑眸子、暴躁性格的年輕公主。

第十四章 麵包與蜜

美娥收到占年的信的那天正是她久而不愈的感冒變為急性感冒的時候，醫生囑咐了她不可起牀。因此她不會回那信。直等許久——她的世界已整個的變化了以後。

她會過分的忙碌。那名作家已寫成了一齣劇本，而美娥一有閒暇便和他練習她扮演的一段。她的閒時並不多，因為除了夜戲外還有日戲。那作家派她擔任的角色非常神妙，她每逢背誦時，似乎是真變為那劇中人——醜惡的女孩，她的醜惡是屬乎心靈上的，而肉體的美卻終於在不自覺的一刹那間表現出來。

「妙就妙在這一點，」那名作家告訴她，「有了你這種的嬌美而偏要使觀衆相信你醜惡，那醜惡必須是聲音的粗暴，動作的滯笨，目光的歪斜，身軀的僵僵。你皮膚仍舊讓它照常乳白，頭髮照常光潔柔滑，穿上一身極奪目的衣服，但你得使觀衆恨你。」

「你想我有那本領？」

「我知道你有。我早已對你說過，你是有天賦之才的女藝人。」

美娥嘆了一口氣，似乎覺着天才的女藝人是重負一般，隨即，她拋開自己的個性與人格，立時裝上那作家派她扮演的醜惡的孩子，果然非常神妙的達到了作家的企望。

也許他使她過分的辛苦。也許她自己過分的奮力，不過不論怎樣，到了那天晚上，他特爲她設備的宴會，她竟疲倦到不願移動。

「我不要去，」她對他說，「我聽你說過，你不願意我與許多人相見。」

「這一次——是不同平凡的。儘是一團藝術評論家。我要他們在你未登臺以前認識你。僅有這一次的個人的接見記者，此後他們是不得見到你。所以，我親愛的孩子，你得極靈敏，穿上一件能映托你的青春和可愛的衣服；以後到舞臺上他們看見你扮演得那麼醜惡，準是會驚奇。你的前途的成敗，大部份以他們的評論爲依歸。我這話絕不是過甚其辭。」

因此，她穿了一件瘦長的玫瑰色繡着綠色小鳥的絲絨衣。一條綠色絲絨的披肩配合那小鳥的顏色，當她褪去肩頭的披肩時，露出了臂膀和胸頭，以及珍珠的手鐲和項鍊。

在那作家的客廳中，她和那六位藝術記者同坐着。除她以外，那裏沒有別的女子，因此，更增加了她的光彩。她一邊坐三位記者，那著作家坐在她的對面，長桌上排列着一行水晶的花瓶，瓶中滿插着鮮紅的花，所有的蠟燭也都燃點起來。

情景不能比那更完美，那是作家知道的。美娥在男子中很有把握，並非如近代一般女子的摹仿式的應酬，她是另具特色，舉止非常自然，談吐也極大方。

美娥覺着那六位記者都各有所長。他們雖是外表上帶着客套的面具，可是都有幾分孩子的天真。他們取笑那作者。

「連一位陪伴都不請？難道你想獨占不成？」

「美娥不需要陪伴——她的年齡便是她的護身符。」

他們六位都知道這話是至誠。美娥有一種如春日的氣氛——清新，恬靜——以及沉思的神貌——她在他們當中猶如一個孩子。

他們都看過麵包與蜜的一齣戲。也看過了花園中的女僕。他們中間有幾位曾加以讚揚，有的曾吹毛求疵。但目前所見的不是女伶，乃是這女子。她不誇張自己。當他們請

求她，她說，『你們都比我有趣。』

當他們都圍着爐火時，那名作家機靈地引她述說關於她的事。她告訴他們海灣的風景，柏年的狗，以及她自己的貓。他們環繞着她坐在那裏似乎年輕了許多，也回味着松林的芬芳，海邊天空的晴朗，貓狗的有趣。連他們中間最老的一位，自小生長在城市裏的，腦海中也浮現着海邊的沙灘與來往船隻上的白帆——

她說，『那麼，怎麼會這樣的呢？』

她向他笑了一笑，『怎樣？』

『你怎樣由那種可愛的環境中來到這裏。你是月裏的嫦娥——』

其餘的人都大笑起來，不過他們明瞭他們的意思，因此，都伸長了頭頸靜聽。

『你接受忠告嗎？』那年老的記者問道。

『接受。』

『回到——月宮去。』

她搖了搖頭，『我是塵世中人。』

「爲什麼呢？」

「貪名。」

「我不相信。像你這樣的女子——不是名利中人，你是愛情場中的。」他望了一望其餘的幾位記者，「我敢信這幾位也與我表同意。」

那名作家插入一句，「你在向她示愛嗎？」

那老記者點了點頭，「以團體而論，我是向她示愛。以個人而論，就沒有這種作用。我們中間沒有一人的年齡是配與她談愛情的。她需要的是童男，因她僅是個童女。」

當他們分手時都圍着她，那名作家站在背後望着她，暗自說道：「我知道她會使他們中意，他們準是要看她扮演我特爲她寫的那齣戲。」

但他們永不會看到那齣戲。因爲那天晚上，美娥回到家中，她覺着臥室裏非常熱鬧。她打開了窗，向外觀望。月亮已升到天空——回到月宮，是那老記者的話——！她轉臉向着月亮。它的光彩直射上她的面孔。

她立在窗口好一會工夫，冷風直撲向她赤着的肩頭，但她並未覺得冷。她身體裏似乎有火在燃燒着。白蘭第二天早晨一進門，大驚小怪地說：『好小姐，你準是發熱。你覺得嗎？』

美 美娥點了點頭。她覺着頭重。她很微幸那天沒有日戲。她可以在牀上休息一天，到夜晚再登臺。

娥 白蘭遞給她一扎信，其中有一封是占年寫的。美娥墊高了枕頭半睡半坐的念着。信中說他要娶她。信是寫得極其動人。他說她是他的月裏嫦娥！他的廟裏的女聖人！

出 不知怎的，那麼甜言蜜語不能動她的心於分毫。她的頭感覺異樣的熱，老記者也會說：『你應當回到月宮……』

走 美娥絲毫也不想跑進月宮——她要回到那公館裏她的大牀上，有媽坐在她牀旁照顧她的喉痛，有席思給她預備熱水袋。她要家中的一切——她要長輩的愛護——不是占年給的那種愛——要作童年時所得的愛護……

她撲在枕頭上，眼淚直淌到她手中拿着占年的那封信上。突然地她將那信挨到唇

邊。『占年，』她低聲說，『占年，』似乎是喊他。但他不會像往日那樣來到她面前——她的手垂下，恍惚地入了睡鄉。

二

白蘭下午叫醒了她，『好小姐，你不能出去。你再要受涼，就會送命——』
『白蘭，我必得出去。』

於是，當啓幕時，那女僕又在花園裏，照舊愉快，兩頰比平日紅暈，眼睛是火灼一般的發亮。『皇帝在他的倉庫裏數他的銀錢……皇后在客廳裏吃着麵包與蜜……』

第一幕完畢之後，那皇后到美娥面前，祇見她面呈死灰色躺在椅子上。『孩子，』那皇后說，『你怎麼啦？』

美娥勉強的笑了一笑，『稍許受了涼，大概是輕傷風，不甚麼要緊——』

那皇后焦急地又把她看了一眼，『覺着頭暈嗎？』

『不。你不要着急——』

但那皇后到底叫女僕送來一瓶頭暈的藥水。

「我覺着好些，」美娥對她說。不一會兒，她又登臺作女僕，端了一盤茶點，嘴裏唱着「女僕在花園裏……」，她聲音顫抖起來——「曬她的衣裳……！」突然的，她看到觀衆都失色的望着她。嘿，她絕不能中止！她必得支持着！她再彎腰拾起一件衣服時，她聽到衣夾落地聲——她頓時覺着眼前昏黑……似乎海水的澎湃在她耳鼓中衝擊着——隨即似乎一陣猛浪將她沖沉，她沉到無底的深淵中。

娥

三

她的病勢很沉重的過了好幾個星期。麗安搬到這裏來照護她。曼麗因泥刻患感冒，不克分身，愛英不得不照料家務。麗安立時在美娥寓所的旁近租了幾間屋子，同着白蘭，兩位看護，好幾位醫士，竭盡所能的救美娥的性命。

走

醫士不敢說有什麼把握。「肺炎。她過分辛苦了，因此沒有抵抗力。像她這樣的女子不應當登臺。她必是一心一意的整天練習，身心必有不支的一日。」

麗安對那名作家說，「醫生要她放棄舞臺生活。」

「她絕不會肯。」

「你怎麼知道？」

「這孩子有天才——全世界的人將要聽到她……」

隨後的幾天，麗安纔覺悟一般觀劇的人對美娥是怎樣的拜服。新聞紙每天發出特刊，電話鈴不停的響，電影公司毫無人心的追問美娥何日能與他們簽訂合同。

美娥的寓所堆滿了鮮花。有的是從柏年，德叔，海倫，和德林，韓安意，以及其他家鄉的親友們送來的。新近認識，欽佩她的人也送了花來！另有一束花，附着一張卡片，僅寫着：「給美娥，」卻未曾註明是誰送的。

華以禮所送的花——盛在一隻意大利式的紫羅蘭花瓶裏，外面紮上淺藍色的緞結。很有鑑美力，麗安暗自誇贊。這位神祕的太太無疑地是很有藝術的。

睡在牀上，美娥似乎是回到了童年時代。麗安伏在她牀旁，會問她：「愛我嗎，美娥？」而她僅作無氣力地向她一笑，「愛你……」因此，她二人的情感又如幼年一般的親暱。美娥自小即羨慕這位長姊，愛她聲音宏亮，加以那時麗安未曾對美娥有任何妒意。

但美娥並不常認識麗安，或者看護與醫士，因為正當他們伺候她的時候，她會突然

覺着窗戶逐漸消失，四周都是大樹——遮蓋了天日。她就在樹林裏穿進穿出——穿進穿出——神志不安地，發狂地在幽暗中尋出路……就是在這種時候，護士會趕快打電話請醫士，會竭所能的使美娥的熱度減低。

美 一天，她又覺着在林中徬徨時，睜眼一看，便見她祖父坐在牀邊。

「公公——？」

娥 「我是公公，好寶貝……」

「我要回家——到海灣那裏……」

出 那會督知道那永生的河水，衝擊着光彩的兩岸。但他沒有說到那，因為他很聰明，

走 他明白美娥那像水晶般的心是無需以年齡的立場來引導她，因此他祇說：「蔚藍的海灣在等着你，我的寶貝，等你回到那裏，清晨的星會唱歌給你聽，」而她笑了一笑說，

「我小的時候，你常講那類事給我聽，」隨即將手伸到他的掌握中，一時之間她覺着滿意了。

不一會兒，又到了生死關頭。

『用氧氣。』

『醫生，有希望嗎？』

『我們總竭力……』

十一點鐘——柏年來了。『麗安，看上帝的面，讓我進去看她一看。』

從美娥患病，柏年就到了這城裏來。他常去探問病狀，但從來不曾進過病室。他常給他們使喚。他的汽車專供麗安的使用……但他一次也不曾見美娥。他遵守醫生的吩咐不許人看美娥。

但如今，他請求見她一面。因為他與麗安以及醫士看護等同樣的知道也許此後不得再見活的美娥。

他們終於應允了他的請求。

她靠在枕上的臉，蒼白得如白色的花朵一般。她光澤的頭髮向後掠着，給予她一種仙女病痛的姿態。她的眼眶深陷，四周呈現着青黑色，而眼睛卻是緊閉着。

室中沒有絲毫動靜，站在窗口的醫士，倚在門檻上的看護，坐着的麗安，站在病榻

旁的柏年……

突然地，美娥睜開了眼睛望了望俯視着她的那面孔。那面孔似乎是由樹叢中伸出來……隨即，他們屏聲息氣的聽她清晰地說：

美 「柏年，柏年，帶我從這林中出去！把我帶出去，柏年……！」

他跪到病榻旁，「你有我在這裏是平安的——可愛的……！」

娥 這以後，她入了睡鄉，有他緊握着她的小手。

躲在角落裏的麗安，恨不能也有柏年在她斷氣時握着她的手。

出

四

但美娥不會斷氣。她也不知道柏年曾在她牀邊。她以為那是一場夢——甜蜜的夢。她覺得從此以後不再會在林中徬徨而不知出路。

柏年回家以前，醫生未曾應允他見美娥。「絲毫的興奮她都擔不起，」而柏年心房勃勃地跳着說，「我能等。」他的忍耐是無盡期的。在她生死關頭時，他曾喊他，而他也答應了她。他不明瞭她是在怎樣的幽暗中徬徨，他祇知道她求救於他。

美娥稍有了起色，他們就帶她回到家中。那時已是四月天氣，沿路的山茱萸全成了白色。一切的水草也伸出了水面——天空如海水般的蔚藍，朵朵的白雲猶如帆船的掠過——海水好似一層銀色的單被。

席思和愛麗思到大門口迎接她。「嘿，好小姐，」席思哭着說，「我再也想不到你弄得這樣。」

愛麗思卻說，「我的小白羔羊，」雙手把她抱起來，因美娥從出世便是在她懷中長大的。

而那貓在室內來往的跳個不休。

一羣小野鴨飛過院中的草地……

而美娥終於——到了家！

第十五章 那裏沒有黑暗

—

美 柏年深入了政治的旋渦。但他的當選是無疑的。沒有人看出困難的癥結到底是在那裏，但困難卻很明顯是存在的，它是一種陰險的影響，很難除去；這反動勢力很有團結，是他的友人們頗感棘手的。

出 密德林一天早晨和他散步時警告他。『柏年，我尋出了這一切的來原。他們要以你常到蘇芬園的事引起投票人的反感。』

『以禮嗎？』

走 『正是。』

『我們不過是好友——沒有更進一步的情誼。』

『當然。不過你不能使你的政敵相信你的話，這也許會使你的競選失敗。薛耀思今晚聚會時準是會以這爲題材，使一般聽衆歸服他。但你是施洗的約翰在曠野喊叫。爲此

他們恨你。我不是聖賢，柏年，不過當你站起來告訴我們說我們比自己所想的更完善時，我也要同其餘的人一樣大叫起來……」

「而不僅是我一個人如此，」德林繼續說，「覺着你給予了我們這代人一個新的希望。爲此，他們如果能尋到一件破壞你的名譽的事，他們絕不肯放鬆的。」

柏年大笑起來：「如果你以爲這種事能使我失敗，你就不認識我。不過，我真糊塗，使以禮受連累。」

「最好是目前停止到蘇芬園去。」

「她並未誤解我。她知道我愛美娥。」

「當然。不過其餘的人卻不知道，而他們的視線卻在你身上。」

「那麼，大概是我不能當與她妥協？」

「也許是的。但你的政敵拿這當作很有效力的反宣傳。以禮是獨自住在這裏——非常神祕——而況她是有夫之婦——」

「她有什麼神祕可指摘。我已告訴過你。她之所以留在蘇芬園是因房租幾乎等於

零，賴德可以終日在院子裏玩。」

「但她多半的時候是陪伴着丁公館裏兩位有錢、有地位的男子。難道那還不足以給人誹謗？何況薛耀思和其餘的人正在尋是生非。」

美 他們已走到丁家的大門，門外已有德林的汽車伺候着。他跨了進去。「抱歉得很，

老丁，說了許多不中聽的話給你聽——」

縊 柏年站在那兒手搭在門上。「我感激你告訴了這一番話……這事真有趣，我準要獲

勝……」

出 「他那副神氣，」以後德林對海倫說，「就像戲臺上演戲一般。如今像他這樣年輕而德高的人的確不可多見。寶貝，可惜你沒看見他立在大門口時的情形，似乎是什麼惡勢力也不能加害於他。老實說我很爲他害怕。」

「我不怕，」他的妻子說，「我是什麼也不怕……」

德林托着她的下頰。「好勇敢的一隻——小老鼠？」

「給你笑吧——」隨即，突然地，她縮到他臂膀中。

他緊緊地摟着她，「我的愛人……」

她笑了一笑。「我不要緊。不過——你很愛我嗎？」

「對你的愛是沒有言語可以形容的——」

「永是這樣嗎？」

「直愛到我死——以後，愛人。」

隨後當他坐在對面時，她在他的眼中似乎更加上了一種端莊嚴肅的動人處。那似乎使她對於作主婦的位置有了鞏固。她常是忙碌的料理家事與田園，每逢指點女僕時總表示着得意的神色。不錯，婚姻鞏固了他們二人的連繫。誰能料到像他那樣浮滑的少年，能於娶妻之後，竟能安分守己起來？她暗自想到。

飯後他二人下到養雞場去看山雞。海倫對於餵養家禽感覺無限的意味——牛，馬，羊，雞，鴨齊全，如今又買了幾隻山雞，用養普通雞的方法來試養。

「一隻都不會喪失過，」她對他說，望着那羣老雞躲在角落裏，而小雞和小山雞皆亂無禁忌的四處找尋食物，不怕有獵人的槍彈。

「我不知牠們是否想念以前的自由生活，」海倫說，神色稍帶疑慮。

「牠們不比其餘的野獸的自由小——也不比人的自由小。你想想，孩子們關在學校裏，成人們在辦公室裏，但他們也曾一度嘗過自由的生活……」

一隻黃貓在他們的足下擦來去擦，尾巴如扇的鴿子來回的在圓的屋頂上飛——三條紅櫻色的獵犬在不住的嗅着。那正如一幅天然的風景畫。

美
「這世界真可愛，」海倫非常高興地說。

「雖是有政黨的糾紛嗎？」

出
「雖是有其他一切的短處。」

走
上。
他二人走上一座小山，在那兒可看到他們所有的產業，他們倚着一棵樹幹坐在草地上。

「我們是這一切的皇帝，」德林說，「我們的地界從這山腳起直到那海灣。看起來很可觀的產業。但其實沒有多少錢。」

「誰要錢？」

「有些婦女愛錢……」

「有些婦女……」哼了一口。「我愛田地，」她繼續說，「這裏的每一寸土地我都愛，我要住在這裏的地上——永遠……」

「真的嗎？我最親愛的。」

「真的。」

他摟着她，而她也順勢倒入他懷中，靜躺着，恍惚的看着日漸西沉。

「你還記得，」過了這一會工夫，她問道，「我曾對你說我很幸運有你這樣的丈夫嗎？」

「記得。」

「我如今有了高興的事。」

「什麼？」

「我的孩子將有你這樣的父親——豈不更高興？」

她的聲氣逐漸低微。德林轉身向她看。「真的嗎，愛人？」

也出外去了。窗戶是大開着，院中花的芬芳一陣陣的吹來。以禮極其鎮靜地坐着，其實她的內心正在千頭萬緒。柏年的幾句話挑動了她的思潮。他爲什麼向她求婚？爲什麼？

『也許於我二人都有益，』她終於說，『如果我二人互相戀愛……』

而柏年說，『那麼……？』

她竭力佯作輕描淡寫地說，『柏年——一個男子不應當這樣示愛於——你絕不會這副神氣如果我是——美娥！』

寂靜了一刻工夫。柏年隨即說：『美娥與這事不相干。現在是向你求……』

但他爲什麼求她，以禮暗自問道，這時韓四已送上茶來。而他既開口，她有什麼不能應允。如果她嫁了他，她可終身的如此安逸——隨心所欲的奢侈，有柏年作她前途的火炬！

因爲目前有他，屋子裏已覺着光明——活潑的青年——躁急。『我要護衛你，』他這樣說。『我不放心你獨自住在那窮鄉僻壤的地方給四鄰拿你作茶餘酒後的談話資

料！」

原來如此！「柏年，有人在說我的壞話嗎？」她問道。

「正是，」他說，「不過我本來不願給你知道。」

他站起身接過她手中的茶杯，放在桌子上，一口也不會嘗。「以禮，我希望你知道，」他誠懇地說，「我以你爲世界女子中最奇妙的。你會使我快樂。」

她經不起這引誘！柏年作賴德的父親。賴德會日漸向名利的梯上升。她自己，是這大廈的主婦。她自己，是這年青活潑柏年的妻。

她覺悟到他的手握着她，「以禮，」他說，「應允嫁我，就這麼困難嗎？」

她看着他，「親愛的孩子，我得對得起你——對得起我自己。這當然——是再美滿也沒有的事。不過我不敢嘗試。」

「爲什麼不敢？」

她嘴唇顫抖起來，「你不愛我。」不過她不會說出這四個字。「柏年，」她僅說，

「給我時間想一想。」

『多少時候？』

『讓我想透徹。你知道有你在面前是很容易受迷的嗎？』

當他向她笑了一笑時，她知道如果向他懷中倒下，那什麼事就解決了。

她站起身來氣喘喘地說是必得回去。

『我送你去。』

『不成。如果有人議論，柏年……！』

當她穿過樹林時——快樂似乎與她並行着。賴德在門口迎着她，說：『你的嘴巴很

紅——像搽了胭脂。』

『賴德，這當然不是胭脂。』

『這倒使你又好看又年輕些。』

賴德入睡後，以禮走到海邊站在那裏看海浪。多麼的遼闊……多麼的遼闊……人生

就像它們——向遠處的地平線前進。如果她和柏年結婚，地平綫將是多麼遠，前途多麼的不可摸索？

月光照耀着她。她仍舊穿着一件薄紗的白衣，因此，在深夜中也很明白可見。兩個人躲在林中的隱處，看見了她。他們本來希望柏年同她在一起。但他並不在那裏，他們覺着這番辛苦變成了無謂的犧牲。

三

美娥是不會聽到那閒談的。她一心養病。什麼人都看過了，甚至美娥的獅子狗和柏年的老馬也用兩前爪站在牀邊上看她。

柏年，每天必來，神情總是愉快，所談的話都是幼年時的回憶，絲毫不關緊要。

最近的三天她還不會見過他。她奇怪他爲什麼不來，不過她也不感覺不安。他準會再來，而她是不再逃跑了。這是她的居所，她要久住下去——永遠住下去。

走
麗安，一天五月的清晨和她談論說：『你不想念那嗎？』

『舞臺嗎？永不，永不……』

『但，美娥，你在舞臺上的確奇妙……』

『真的嗎？』

「你知道是真的……」

美娥大笑起來，背靠着枕頭坐着。嘿，睡在這張牀上很適意，不必望念演戲，不必在汽車裏在人叢中擠軋，沒有人鼓掌的吵嚷；接着又是鑽進汽車，窗口所見的祇是屋頂煙囪——還有孤獨！如今的下午是多麼的安閒，黃昏是多麼的寧靜，深夜是多麼的富有詩意，還有這柔輦舒適的牀等着我——一條粉紅的牀氈，有席思整理，有小貓睡在牀腳下。

麗安仔細地望着美娥，深感到她已改變了。她有一種說不出的什麼——眼中發光，笑聲如音樂……！她那光澤的髮髮一部份已為藍色的緞帶遮掩；肩頭上披了一件粉紅的短褂。真是，美娥確有天使的美，似乎這次的重病給予了她似仙女的美。

「你不回到舞臺，要作什麼別的事呢？」

「麗安，我為什麼要作事？」

「當然，你會出嫁的。」

「我不嫁。我永遠和席思，小貓，阿麗思住在這裏。等我老了，小貓的玄孫會躺在

我的牀腳下，阿麗思的孫女會給我燒飯菜，席思的孫女會服侍我。」

麗安大笑起來，「說的很好聽，不過你不會那樣作。還有，美娥——那鮑占年是誰？」

美 「哦，」美娥沒精打采地說，「問他作什麼，麗安？」

「他每天發狂似地常打電話來。」

娥 「他果然這樣，」美娥說，不過我還沒有精力去應付那類的事。「她舉起那瘦弱

的手，伸開指頭，仔細的看着。「你記得——許多日子以前，」她說，「我告訴你的

出 ——？」

「那麼，就是他叫你美兒的人？美娥，你會嫁他嗎？」

走 「我是什麼人也不嫁。」美娥突然感到自己與占年的這一段事的確很滑稽。她不會

回他的信，拒絕他來探訪。但她卻覺着這其中準是有原由。

她有意地繼續說，「我和他的情誼止於爲友的地步——也許日後會有人爲這種友誼而作詩稱揚，或者在我們的墓碑上題辭歌頌。」

麗安站起身來走到牀邊，難道你就這樣拋開柏年——爲這——」
死一般的沉寂，隨即：「我拋開他。」

於是麗安告訴她病中的那一段事。「我從來沒見過那麼甜蜜的景象，」她講完了那一段事之後，她說，「我幾乎笑瞎了眼。」

美娥一句話也不會說，麗安又繼續着：「他說，「有我在這裏，你是平安的，可愛的」你便嘆了一口氣，安寧地入了睡鄉——」

「麗安——我真那樣——？」

「是真的。嘿，美娥，你不知道愛情是什麼。你從來不會知道！」

她真不知道嗎？以後回想起來，美娥不知麗安的那評語是否正確。她曾赤誠地愛過占年嗎？她目前仍愛他嗎？

她仍舊戴着他的戒指。她仍舊覺着與占年的情誼未斷。但她對於他那些求婚的信一封也不會答覆。不錯，她寫過幾封三言兩語的信，以「最親愛的占年」爲起始，以「你的美娥」結尾，答覆他要求探訪的信。但她不會應允他來探病……

四

還是美姨於不知不覺間解決了占年和美娥的一段情誼。一天下午，她帶着羅大，獅子狗乘着汽車來了。

美 羅大站在美娥的牀旁，『我們很罣念你，小姐。』

『真的嗎，羅大？』

娥 『真的，小姐。我可以說美小姐從來沒有這樣心神不安的罣念過什麼人。你是她最疼愛的人，小姐，這是很容易看出來的，盼望你早點好起來到我們那邊去住。』說了之後，羅大便帶着獅子狗到陽臺上等着美小姐。

出 美姨坐在美娥牀旁，談了許多事，終於談到占年。『美娥，他不斷地到我家來探聽你的近況。我覺着你太對他不起。』

『他告訴你的嗎？』

『不是。不過他說你不肯見他。』

『我還未復原……』

美姨機警的把她打量了一下，「你到底是爲什麼拒絕他？」

「我不要嫁他——」

「爲什麼不要？——」

「我怕——」

「怕什麼呢？如果你是怕婚後的經濟困難，那我可以擔保。我早已對占年說過了這事……」

寂靜了一會。隨即，「你對他說過了嗎？什麼時候說的？」

「在你患病之前。我要他的心神安寧，他怪可憐的。美娥，我在維金尼亞還有一所住宅。那也是屬於你的。我已對占年說過我的一切財產日後都是你的。」

「但是，美娥……」

「寶貝，你不用說一句話。你知道我對於麗安，愛英，以及海倫是怎樣。她們都是好姑娘，不過我討厭她們的父親……你這些年來似乎拾用她們所不要的衣食。我早就應當照顧你，給你津貼，不過我總不曾辦到。但如今——如果你要嫁占年，我替你買妝

蠢，等你從暹羅回來時，什麼都爲你預備妥當——』美姨越說越有味，美娥靠在枕上似乎靜聽着。

但她何曾聽到美姨的後一段話。她腦海裏翻騰着的念頭是：占年之所以求婚，是爲了知道她是美姨的財產承繼人。原來不是由於愛情的求婚，不是需要她爲伴侶的求婚，是爲了此後可以安逸度日——用美姨的錢。

這一切當然是非常實惠——不過絲毫沒有戀愛的意味。自從認識占年以來，這些年內，她不是以占年爲熱切戀愛的對象嗎？

而如今浪漫的戀愛已破碎無遺！

她認定了方針的說，『好美姨——我不嫁他。終有一天我會將其中的一切都對你說。不過目前——我說不出……太使我傷心……』

美姨的高興神色消失了一半。『那不要緊。不過那不是你的錯，美娥。不過你不要幹我所幹過的事，讓愛情冷淡下去——結果所有的祇是一條北京獅子狗，一隻波斯貓。』美姨和羅大去了之後，美娥除下占年的戒指丟進牀旁的一隻匣子裏。這舉動是象徵

她的自由。占年的魔力已不存在，他不能再使她入其網中。既恢復了自由，美娥深自覺悟她已將久已佔據她整個心神的占年抹殺了。她所深信的占年已不再存在。她也停止作壇上的女聖，暗中的白光——她僅是小邢美娥爲已死的事痛哭。

第二天她寫了一信給他：「占年，這是辦不到的。日後總有一天你會看出我這舉動的正常。我的病給了我前途一新的眼光，而在將來我是不能有所企望的事物……我已將往日的生活撇開——你和舞臺，以及欲享盛名的邢美娥。我以爲，到底我是一個喜愛家庭生活的人。我不能形容我這次回到家鄉是怎樣的暢快，尤其是知道我不需再回到舞臺給觀衆注視是多麼的得意。當然，舞臺的生活也給了我不少快慰。不過，占年，那不是真的我，這是由衷之言。」

「因此，你去奔你的前程。我們的友誼確是很少見的可愛，不過其中沒有持久性。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必得共同分擔困難，憂傷，使得愛情完美。你不曾願意共分苦樂，也許是我未曾願意。我們的那種戀愛是沒有鞏固的根基，因此如今破碎無遺……」

這信是不容易寫的，就是寫了這信之後，她請了那會督來。

他來了，坐在她病榻旁。美娥很愛看着他。他長得很魁偉。他是舊派的一位學者。

「公公，」她說，「你是否頂聰明？」

奕奕有神的眼睛眨了一眨，「你試一試我看。」

美娥於是說：「你告訴我，我這一生該作什麼？」

那會督當然是見識廣大的人，對於人生亦有相當的認識，因為不知有過多少男女會得過他的指導和安慰，使得一般求教於他的人都驚訝他信仰和品格的堅定。

但他不會給他們知道這種堅定由悲慘中而來，也不會給他們知道，他的心靈中會如火焚一般的幾乎結果了他的性命，而就是那種如火的經驗使他了解他人的苦衷和試探，並給他們引導。

走

「你意思說——」他說，「怎樣應付愛情？」

「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人生和愛，在女子看來是不分的……」

於是她將占年的事告訴他，並說明怎樣與占年決裂。她也將在幽暗林中的事也說了

一番。『公公，我在裏面迷了路——似乎是永遠不能出來……』

會督握着她的手，說：『我知道。我也一度有過那經驗。』

她沒有追問，因為人人盡知那會督的婚姻是怎樣悲慘的一回事。他曾孩子氣的，狂熱的愛上了一位傾國傾城的美女。至於她爲什麼嫁給他，連他也莫名其妙，除非是爲了他求婚的得法，以及他那種瘋狂似的熱愛吸引了她。他二人絲毫沒有相同的地方。她笑她丈夫的抱負，拒絕分擔他生活中的責任。她以他的聲望爲得意，以他在靈性上的發展爲可誇。『泥刻，你是心靈的牧人，』她會對他說，『我祇是看羊的小二拿着一根杖。不管別的，我愛你這個人，你也得愛我這個人，不以別的事爲意，你工作時隨我去游玩。這是唯一的方法。』

果然那似乎是唯一的方法。泥刻出世後，那會督希望前途有較好的一日，但那孩子卻酷肖他的母親。他們母子二人終日的在一塊兒游嬉，直等看羊的小二死了爲止，隨後泥刻娶了一個女子和他自己一樣的不知人生爲何物。那會督很愛曼麗，不過他不能原諒她丟下她的三個女兒，自己卻高高興興地去作第二次蜜月旅行。同時，他這素來自食其

力的人非常不滿意他的兒子仰賴前妻女兒們的維持生活。因此，泥刻尋到了位置之後，沒有人再比那會督更快慰。

如今那會督所有的慈愛都集於這孫女身上：『我也一度迷失了路，』他重說一句，『過了許多日子，我纔知道上帝的天國是在我們心中——而在天國裏是沒有黑暗……』

美娥停了好一會，纔說：『好公公，好公公……』

他二人靜靜地直談到他走。而美娥夜晚非常沉思的觀望着星宿出沒於天空，月亮升到中央，就是看着月亮和星的期間，美娥將孩子一類的事永遠拋去了。

第十六章 蘇芬園的寔婦

以後柏年常來看美娥。那是美娥生活中最快樂的，能有柏年出入於她的家中——是回家來舒適事中的一件——粉紅的單被，小貓，野鴨，以及海灣的蔚藍天空。

因此，一天下午她高興的歡迎他，她是躺在客廳的長椅上。家中其他的人都各赴約會去了，她正感到萬分的無聊。

「席思照顧我，」她對他說，「我的確應該起來走動走動。但我喜歡安逸。」

「你氣色很好。」

「這是麗安珊瑚珠的映托，」她告訴他，「柏年，真奇怪，我從前曾討厭穿戴麗安的衣服，但現在我反而喜歡。」

已往的柏年會對她說，「我愛你……」可是這目前的柏年卻不然，他祇說，「美娥，你真是個安逸的孩子，我是終日與一般無產階級親暱。」

她向他笑了一笑。『柏年，如果你當選了，我就去聽你宣誓就職的演說……』

『願天使你早日恢復健康……！我是沒有口才。不過我有赤誠的心。』

『你當然會演說。你也準是會獲勝的。誰都佩服你。』

美 他大笑起來，『好孩子，如果你聽見他們……所抨擊我的話……。許多人不論什麼

話都肯相信。你知道薛耀思是最腐化的候選員。他什麼卑鄙事都幹得出。他最善於無中生有的與風作浪，不過這次我怕他不見得獲勝。』

他仰臥在椅背上，閉着眼。他面色困頓，額上還有幾行前所未見的皺紋。美娥不忍

出 見他這樣辛苦——有時她很體恤他，她恨不能安慰他，與他表同情，分擔他的辛苦，作他事業成功的因素之一——

走 『柏年，你日後必有作總統的一日。』

他打開眼朝她笑了一笑。『好美娥……你在癡人說夢吧？』

『你一定可以……』

『有這麼多人想破壞我，那裏還有什麼希望……』

她氣急地說，「你可以趕快去自謀——」

他沉思着說，「我也許會那樣……」

她身軀向前斜着，雙手搭在膝蓋上。「柏年，你真是個好候選員——」

「我不成。他們早已將我聲名破壞無遺，你還不知道哩。總統位置如今也像癡子笨伯一般的世代承襲下去。一個人爲人的善惡是在所不計的。村夫樵子的閒談成爲了世人的歡樂——「聲名」二字已不存在。看起來似乎連神也沒有了……！」

他的聲氣嚴厲。美娥忖量了他一會，覺悟目前的柏年已非昔比。他的孩子氣已如同她的孩子氣自從脫離了占年之後一般的消失了。

「不過，我們的偉人還有這一點可以自慰，」他繼續說，「民衆，多半是，拜服他們的。但要得民衆的贊助，必得先將民衆說服。你看墨索里尼和羅斯福不都是占了口才的便宜嗎？人最容易爲言語所誘……」

美娥，灰白的臉上起了薄薄的緋紅，「讓他也聽一聽你的演說……」

「寶貝，我正在這樣作……」

「我知道。柏年——古時婦女不也會將自己的一隻衣袖用針別在武士的冑甲上以祝順利？」

「不錯。你記得你會撕下一隻綠色洋紗的袖子給我……？你跑回去時祇有一隻衣袖。」

美

「那些日子真快樂……柏年。」

娥

「快樂……」

停了一會，「你要我的衣袖放在你的盾牌上嗎？」

出

他大笑起來，似乎拿不定主意，「給一個比我好的男子吧……」

走

「這袖子很好看哩，」她說，舉起一隻手膀，自己望着它。「比上次洋紗的好得多。」

「好得多……」柏年又笑了一笑，順便站起身來。「不過那次的綠色洋紗袖已很給了我們的樂趣。」

他走了之後，她纔透徹地覺悟他是有意拒絕了她的好意。她兩頰紅暈起來，她還以

爲他的愛情很專一。祇在幾天前，麗安曾告訴她——是他將她從死神手裏拖回來的。既是他救了她，難道她據理說來豈不是屬乎他的嗎？

她覺着極度疲倦，心中非常難受。席思進來看她時，說：『小心肝，你要什麼嗎？』

『席思，我磕睡得要命。我想睡一覺。我需要你時，我就捺電鈴。』

她躺的那張長椅位在陽臺之上的窗口旁。席思將窗簾遮好，拉了一張絨毯，替她蓋在身上。隨後席思退出屋外，除了樹葉的蕭蕭聲外，一切多寂靜着。陶醉在這種安寧的氣氛中美娥入了睡鄉。

她給陽臺上的一陣人聲吵醒。麗安帶了韓安意、金亞文和另外一個男子來了。『我們就在這裏玩吧，』麗安正說，『席思會將桌子搬出來的。』

席思一跨進屋子美娥便吩咐她安靜——『我不要見一個人，』她低聲說。席思點了點頭便退出去了，拿了一張小桌子，紙牌和記成績的小冊子，不到一會工夫四位打牌人的聲音充滿了陽臺。

突然間安意問道：『麗安，家中有一位衆所拜倒的人是什麼滋味？』

「美娥，嘿，她倒並不高傲。她仍舊是往日的小美娥。」

「她對於回到舞臺說什麼嗎？」

「回到舞臺嗎？她簡直連想也不想。她說目前的一切使她比什麼快樂，不願有更

美
動。」

亞文說：「她很有成功的才幹。也許日後她會再回到舞臺上去的。」

「那醫生，」麗安告訴他說，「怕舞臺生活為她的身體太辛苦。」

安意的聲音：「哼，那，她還不是嫁給柏年，就完了事。」

出
金亞文的聲音：「安意，她要嫁柏年恐怕不容易吧。」

安意的聲音：「為什麼？」

走
「她有了對手。那蘇芬園的寡婦。」

「華以禮嗎？」

「正是。」

「不過他們說她丈夫不會死啊。」

「哼，你沒聽見他們要離婚了嗎？」

安意的聲音：「哼，但總得……」

又是亞文的聲音：「信不信由你——不過他二人的事誰都知道……」

隨後他們說了一些別的事。但美娥已聽殼了。所以事情原來如此。難怪柏年不願意要她的衣袖……！

而她還再三的要給他……！她雙手遮起臉來。她先還以為很有把握……可是早幾星期前，麗安也會在信中告訴過她這事……而也是麗安於早幾天前告訴她說，柏年在她的病榻旁——「你有我在這裏沒有危險，可愛的……」

嘿，女子不論和什麼男子來往都不妥當。但她怎能怪他們，不是怪她自己沒主意嗎？她會請柏年一同逃走！她曾在月光下讓他摟抱！她會任意的使喚他，以為自己愛占年，其實她並非真愛占年！

她拾起身上的絨毯，輕巧地上了樓。她鑽進被窩裏，麗安上樓時祇見她面色蒼白的躺着。「美娥，安意要看你。」

「我不願見一個人。」

「但——安意呢？她會不高興的。」

「好，請她上來吧。」

美 安意，站在牀旁，說，「姑娘，你如果再長美，我們得將你關鎖起來。否則沒有男子要看我們這些人了。」

「哼，男子……！」美娥說。

安意坐下。「討厭男子了嗎？」

美娥點了點頭。

出 走 「你那幾個月中給他們追逐的當然討厭了。你並沒改變，不過你的結構中準是有到處佔首位的原素。」

美娥大笑起來。「不是，」她說，「我沒有什麼超人處。不過我很以有過那種經驗為樂。那好像是一粒寶石藏在匣子裏。你雖是不穿戴它，但你知道它在這裏。」

隨後，安意素來是愛說什麼便說什麼，愛幹什麼便幹什麼的，說：「美娥，你倒有

「腦經，雖是我先不相信。你長得過分的美，使人不信你有常人的腦經。」

美娥坐起來，雙手抱着膝蓋。「安意，腦經使女子有福嗎？」

「除非是不給人知道，」安意終於說，「不過有腦經使自己滿意些。」

美娥以後常獨自想到安意。安意從來沒嫁過，麗安也不會嫁過，愛英也不會出嫁。

她不知她們作何感想，不知她們是否快樂。

但快樂不是一切。那會督也會說過這話。而會督是有見識的人。人生在等着她。沒有占年，沒有柏年，她將怎樣過呢？

她牀旁的小桌上放着一本小書，那是會督留在那裏的，她伸手拿過來看：「凡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必要得生命的光……」

生命的光……！她喜歡那一句，她躺着思索它的意義，儘思索着地入了睡鄉。

二

海倫常坐在美娥牀旁。近來她總是縫衣服，都是極小的衣服。她神色也非常愉快。

「德林實在可愛，」她告訴美娥。

美娥思索着。什麼點金術竟將平凡的德林一變而為海倫所誇贊的丈夫？難道婚姻能因二人不變的友誼與愛情有這種成功嗎？壯胖的海倫不再是三閨女之一，她是一個單獨的人物，是她家中的皇后。她腦海中蘊藏着千萬的事——家務，田園的事，預備早、中、晚餐，照理鷄、野鷄、鴨、小豬，羊、牛、以及擠牛奶作奶油。『這一切都非常有味，美娥。』

美娥想起了安意，麗安與愛英——打牌和舞宴在社會中出沒於一般年長的婦女間，多麼無聊！可是她們譏笑海倫的為家務所纏。『她們以為我非常庸俗，』海倫說，『但，美娥，我覺着照德林與我的意思處理一切是極其痛快的事。』

此外，還有作小衣服。美娥替她加上一道花邊。『我有些喜歡老古派，』海倫說，『我最愛嬰兒的衣服上有花邊，加上一些白玫瑰的香粉，全身都是粉紅色，連睡籃都是粉紅的。』

『我也喜歡，』美娥說。

海倫望着她。『我想你會喜歡。但當我想到人人都拜倒在你足下……！』

『我不要人人都在我足下。』

海倫繼續縫衣。末後她說，『美娥，你爲什麼不嫁柏年？』

『好姊姊……等他求我。』

『不信他到如今不會向你求婚！人人都知道他是怎樣的愛你。』

『他真的愛我嗎？』

『真的。』

美娥躺下向窗外觀看。『那麼——以禮呢？』

海倫狠狠地看了她一眼。『以禮？』

『正是……麗安會說……』她聲音中斷了。

『這其中不過是閒話，』海倫承認說，『德林說，如果這種閒話不止，勢必會使柏年失敗。薛耀思竭力利用它……』她停止了，隨後抽了一口氣，『如果柏年娶了你，這種閒話也就不止而自止了……』

『好姊姊……如果他要以禮……』

「但是他不要……那不過是一種友誼。爲了這友誼沒什麼利害，柏年和以禮纔不會覺察它的危機。」

「爲什麼沒有人告訴他二人？」

「德林已對他們說過。」

「對柏年說嗎？」

「正是。而金亞文在俱樂部裏也說了一些話。當然，他是酒後的醉話，不過那更使

柏年的情形棘手。德林說，從前曾有一度這種事是以手槍解決的——但柏年僅說，「你

酒醒之後，如果你是聰明人，你會向我道歉。」隨後便走了。那也許會使以禮愈與柏年

親近。如果那樣，柏年就完了……」

「你意思說政治上的完了嗎？」

「正是。那當然是證實了人所談論的那閒話。」

「我，……」美娥縫了兩針，又說，「我不知亞文會不會去道歉？」

「德林想他不會。同時德林怕這一切將於本月十五號，柏年在丁宅所設備的宴會時

爆裂——因為那是很好的機會，薛濯思是要拚命幹的。德林勸柏年將這宴會取消，但他不肯……他怕人說他沒膽量沒志氣……」

美娥繼續縫花邊，她再開口已轉了題材。海倫以後報告德林時說，「我看不出她的心意。不過我敢信他很關心柏年的事。」

「我希望以禮到外埠去。離開這裏越遠越好。」

「德林，那也太使她為難。」

「不錯，她為人倒很好。不過這使柏年成為衆矢之的了。這事的本身是很純正，但在政界中一個人在政敵的眼中是沒有純正的。」德林嘆了一口氣，站起身來。「愛人，我得去了。我很不願把你一人丟在這裏。」

「德林，你從來不丟下我。我永遠有你——在我的心中。」

「好寶貝，」他將她的手舉到他的臉上，「寶貝的——小母親……」

他吻她的時候她的嘴唇顫抖起來。

柏年這時正在追求以禮，「你還等什麼？」

「等暗號。我敢信，有一件事會給我暗號爲答覆。我簡直不敢說，「可以，」那雖是很容易解決……」

美 「那麼，爲什麼不應允我呢？」

她低頭望着魚在池中游泳。飯後，他二人都在丁公館裏。賴德和德叔在花園中間談。「有一件事使我猶豫不決，柏年。也許我有點迷信。不過我覺着我應當等。」

出 她沒有說明她已寫了信給柏年。不論她嫁不嫁柏年，她要脫離束縛。她在信中已對她丈夫說她希望他以博得自由爲樂，他可從此任所欲爲的去與任何女子戀愛。

走 但既或柏年與她離婚，想到嫁給柏年她覺着前途也沒有什麼保障。她反而計劃未來的獨自生活，不期然而然地沒有想到他。

那天她與柏年在池旁午飯後便與賴德躺在沙灘上。海灣的水和牛奶一樣的溫暖，他母子二人比賽了游泳的本領。這時二人都感覺疲倦，身體的疲乏倒使以禮不安的心神得以寧靜。

這時，她說：「賴德，你喜不喜歡在日落西山時乘船到遠方去？」

「像父親一樣？」

「對啦。」

「我們坐船去看他嗎？」

「他已去的太遠了……」

「那麼，我們還是住在這裏……」

太陽，漸沉入光彩奪目的海水裏，似乎是遠遠的一座圓頂的教堂一般。

「寶貝，你記得金城門嗎？」

「媽，我那時太小。」

「你還記得海獅嗎？」

「不記得。」

「到世界的那一邊是再奇妙也沒有的……」

「真的嗎？」

「真的。」以禮將披風拉緊。「好兒子，你喜不喜歡同我出門去冒險？」

賴德說，「怎麼冒險——？」

「我們買一部小汽車，綠色車身篷布的車頂，到山路時，將篷放下，可以看出景

美……我們就儘向前進……有時也停車住在隨便什麼農人家裏吃一頓早飯，晚飯我們自己

燒，一邊可以看月亮上升以及我們燒飯的柴煙直升到天空中。我們還要走過許多河上的

橋——先是頗陀馬克河，後來到薩斯刻罕那河，再以後就到俄亥俄和蜜西西比……後來

就到沙漠，也許那時我們停在一家牧場上，那些放牛的孩子會給你騎他們的馬，你幫助

出他們招集牛，那以後……一天一天的過去，我們又到另一個海洋，尋一所屋子……」以

禮的聲音終於停止。「我們可以尋一所屋子……」

走

「媽，以後怎麼呢？」

「以後我們就快樂的永遠住下去。」

賴德不以那為滿意。「我情願住在這裏和德叔，柏年在一起……」

以禮大笑起來，將那意念也打消了。「好兒子，我們就在這裏吃晚飯吧。你去找樹

枝生火，我去拿火腿與麵包。」

向屋子裏跑的時候，她看到郵差在郵箱旁。她跨過了馬路便看見有封信是她的。那信是古年來的，她拆信時，心房幾乎跳到口中。

「親愛的以禮：諒你甚願知道美娥已拒絕了我。換句話，她不要我，我是咎由自取。凡遇機會不知利用的人，是該受懲罰的。我拖延的時日過久，因此傷了她的心——於是這事的結果是如此。我如今擬到暹羅，去與外交家的夫人們廝混，也許看中暹羅本地的婦女，而此後我的生活是暗淡而無光的了……！」

「如果我見到伯年，我必告訴他你是怎樣的可愛，他怎樣的拋棄了福分。也許，應當可憐他，不必責難他——你如果深思起來，我兄弟二人是這種愁人——不知道怎樣應用我們的快樂，但心坎中卻悲慘的渴望愛情與快樂。」

「親愛的，我親愛的，回到舞臺去。隔這多年以後的重操舊業，當然不甚容易，不過你前途的勝利是有把握的——願你的勇氣得榮耀。你與美娥是不同的。能摧殘她的，會鼓勵你前進。你暫時可送賴德入學。日後我回家鄉時我要高呼華以禮萬歲——流芳百

世……你問美娥這句話對她有何意義。

「在此我向你道別，祝你幸福無量，便中來數字予我。但請勿告我柏年已娶了美娥……」

美
 賴德進屋子時，祇見媽在切麵包抹奶油。她仍舊穿着海邊的藍色浴衣，浴帽卻脫除了，頭髮也蓬鬆着。

娥
 「媽，你就攔了不少時候，」賴德在門口說，「我已將樹枝生着了火。」

出
 「我馬上就來。」以禮將抹好奶油的麵包包在白檯布裏，從冰箱中取出火腿。「好兒子，你拿牛奶和橘糖醬。」

走
 海邊的火在黃昏之下似乎是一隻紅眼睛。賴德和他媽烤了火腿放在麵包的夾層中吃着，談到各式各樣的事，但以禮不會談到占年的信。

兩個男子躲在林中看見那紅眼睛的火。「那是他兒子，」其中的一個人說，「丁柏年不在那裏……祇有她兒子。」

另一個男子抓了他一下。「你看，他來了——丁柏年……」

柏年正搖搖擺擺地走着，後面跟着老馬。他是穿過空地來的，不會經過樹林，因此，很遠的地方就看得見他。

「如果那狗嗅到我們這裏，」一個男子低聲說，「我們就打死牠。」

他們看到老馬已伸頭亂嗅，隨即直奔向林中來。那兩個男子飛也似的朝大路上停着的一部汽車裏鑽進，這時柏年已吹笛將牠喚回。

「是薛耀思的兩個走狗，」柏年走到以禮面前時說。

賴德追問道，「什麼是走狗，柏年？」

「聽人使喚的人——」

賴德這纔不着急。「哦，如果他們是人……」他拾起餘剩的晚餐餞老馬，隨後帶着牠到水邊去了。

這時，以禮說：「那兩個人是窺探我嗎？」

「我怕他們是窺探你。」

「難道情形就壞到這種地步？」

柏年憤恨的說，「的確很壞，我得想個方法，我不要你受驚駭。」

「我——柏年，我們到屋子裏去。我要和你談一談。」

她喊了一聲賴德，便引着他們走。「應當睡了，」她對賴德說，一邊走進客室，

「柏年叔不會怪你的。」

她回到客室時，她穿了一身極薄而潔白的衣服，非常適合她的體態。她的頭髮，經

海風的吹拂，燈光的映照，猶如火燄一般的發光。

「柏年，」她說，「我已有了暗號。」

出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她打開一本書，抽出占年的信。「你念吧。」

走 他念完之後，他很沉着地說，「爲什麼說這是記號？」

「美娥不嫁他。她如今是祇要你求婚。」

「我永遠不求她。你不看見他信上的話？他原來很可以得她。她如今的所以與他絕裂，是因爲他傷了她的心……他並沒說她不愛他……祇說他傷了她的心……」

「她從來沒真愛過他，柏年。」

「你怎樣知道……？」

「因為我——嫁了他的哥哥……」

屋子裏死一般的寂靜。「他的哥哥？」

「對啦。我從來沒對你說過我的往事——我如今要告訴你。」

述說那些年中的困苦以及她婚姻的失敗，確不是一件容易事……「有許多地方是我的錯誤。我們二人沒有相投的事，我早就應當覺察那一點，應當回到舞臺。那也就是他要我作的事，而同時我仍舊可以作賴德的良母，雖不能作柏年的賢妻。但——結果絕裂終於不可避免，我既年長色衰，柏年便另尋所歡。因此，我一知道他所要求於我的，不是愛情，乃是色慾，我一切的希望都消失了。愛情除了一時情慾衝動之外，也應當是成爲家常便飯一般。根據這一點，所以我說美娥從來不會愛占年。她愛他的求愛手腕，但結果看出了他是神出鬼沒的無常心的人。就如同我看出柏年的這習性一般。這種男子是不能保守婦女……」

她說完了這段事，時候已經很晚。

「我親愛約，」柏年說，「這些話都不能改變我——」

「你意思說，仍舊要娶我？」

「對啦。」

美

她站起身來，面對着他，手搭在他肩頭上。「柏年，我要知道這其中的事實——爲

娥

你的原故。」

「好，我答應。」

出

「那麼，你是否愛我——如同你愛美娥一樣？」

屋子裏非常沉寂。隨後柏年不大有把握地說，「你不應當——問這話。」

走

「我知道……不過我不得不問。你已給了我回答。這不要緊，你的確很——正直

……：」她從他身旁走開。「我很快活，因爲你不曾欺哄我……：嫁給一個不是全心愛

你的男子，是很可怕的事。也許我這一生嘗受不到我所要的爱情。也許這會使我再回到

舞臺。」

「你回去嗎？」

「你看占年不是說嗎？他的話也許有理，誰能料到？」

她真是一個可愛的婦人，柏年暗自想道，當他看她那一身素潔的白衣和微紅如火燄的頭髮。她的意念與外表一般的可愛，態度也可愛，而她也愛他。這是表現在她的語氣中，在她手搭在他肩頭的一觸中，她看他的神氣中——但她有這力量拒絕他。

而她的考慮也確有見地。她心的深處知道，知道她永遠不能使柏年忘懷在月光之下美娥倒在他懷中的景象……

雖是這樣他仍舊請求她。『我實在不忍看你就這樣過活下去。』

『我是不怕。』

『爲什麼不暫時到我們家裏來住些時？』

『那更要引起無限的閒話。』

『不過你獨自住在這裏不大平安。德林今天還提起了這事。他要接你到他家去住。』

『他們真慈善……不過我住在這裏快樂些……』

他握着她的雙手，「那我們不必說『再會』，不是嗎？你既不能以戀愛的立場給我快樂，你得在友誼上不使我失望。沒有你的友誼，我覺着非常虛空。」

「真的嗎？」

「真的。」

「那麼，我們就成爲朋友——永遠——」她勉爲其難的笑了一笑。

「以禮……！」

「柏年，去吧，我沒有什麼……」

他打開大門，祇見外面一片皎潔的月光。一切的一切都寂靜無聲，柏年覺着非常沉悶。「喂，」他說，「我將老馬留給你。誰知道那些走狗也許還在這四周呢？」

她抗議這建議，但他不理會。老馬，豎起耳朵接受主人的命令，嘆了一口怨氣，便躺在爐旁的地毯上。「如果有牠在這屋子裏就沒有人能加害於你，」柏年說，「你可以隨時通知韓四。他是睡在電話機旁的。」

他走出了大門，聽見她加了鎖，不過他心中仍舊覺着惶恐。

他路過那空地，順着籬旁的小道前行。那兩旁是叢樹，鳥窠，籬圍是有欄杆的。柏年最喜歡叢樹作成欄杆式的籬圍。那裏有一陣陣玫瑰的清香——松柏的芬芳——皎潔的月，香氣——美娥——有不可避免的聯繫……！於是，以禮已從他腦中推出——當他回憶他和美娥在月光下的散步！

兩個躲在暗中的的人看見他摘了一朵玫瑰，其中的一個人說，『他將狗留下了……』隨後他們跟着他，倉皇的穿過矮樹中，躲在籬圍——玫瑰，松柏——後面。當他們穿過時，窠中的小鳥啣了一二聲……

他們知道所要作的事——那兩個躲着的人——不必放槍，怕人聽見槍聲！祇要用槍柄朝他頭上一敲，那麼英勇的柏年也就從此不能作薛耀思前途的障礙……！

第十七章 出林之路

—

美 以禮，以後想起來，不知怎的她走到窗口去看柏年。她已鎖了門，熄了燈，站在黑暗中望着他一步步的穿過空地。

娥 他沒有戴帽，晚服的黑色似乎更加長了他的身軀。的確，他似乎在月光下異常的高大——他的長影斜在白草地上。

出 當他走到空地，他取道於籬旁的小徑，隨即輕巧迅速地前行，舒展起肩頭，兩手插在衣袋裏。

走 她的心神追隨着他。『柏年，』她低聲說，『柏年……！』

『柏年』二字剛脫口，她驚駭得倒抽了一口氣，因為在柏年的影兒後面突然地出現了兩個人影，順着柏年的影子斜行着，他們三人都黑得可怕。

兩個人……！就是那守候在林中的兩個人！

她尖聲大叫起來，立時她的背後有了動靜；老馬已在爐旁的石磚上擦腳爪。

她對着牠，顫抖的，『老馬，』她急促地說，『老馬……』

牠兩眼灼灼有光。以禮穿過那房間，立刻打開門，『快跑，老馬，快跑，』她吩咐說，『去捉那些人——捉他們。』

那雄大的獵狗不等她說完，已飛也似的跳出陽臺。以禮看牠一縱一縱的跑，由小路抄過去，一會兒已到了籬圍；牠一邊跑，一邊狂吠，似乎鐘聲一般的衝破了深夜的寂靜。

柏年聽到牠的聲音，便轉過身來，那兩人立刻對他當頭一棒！

以禮一時不知所措，停了一會，她纔拾起長裙，拚命的跑，可是高跟鞋阻礙了她：

『女人真笨，』她自言自語的說，『穿這種鞋。』

她跌了好幾次，又起來向前跑。她身後便是賴德獨自睡在那屋子裏。她想，也許叫醒他妥當些——在她未跑之前，可以去求人援救——不過那時她腦海中祇有一個念頭——

快到柏年面前——緊緊的抱着他——使他不至於死——救他……！

過了一會，她纔知道那兩個凶犯不會爲老馬逮捕；因爲他們那破汽車的引擎已在開

動，老馬跟在後面亂叫，突然的一聲槍響，慘痛的叫聲，隨後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以禮覺着不能忍受這一切——老馬被殺，柏年給人謀害了。難道天力不能止住這類的事，不能滅除嫉恨和仇視、凶暴和殘殺嗎？

美

但老馬並沒被害。槍彈僅掠過牠的臀部，並沒有受傷。當以禮如月光下的白蛾跑近時，老馬悲慘的叫了兩聲。牠已躺在主人的身旁，舐他蒼白的手和臉。

娥

柏年的頭上有着深長的創痕，血潺潺的流着。他已失卻知覺，但當以禮撫摸他時，他動了一動，呻吟着。「親愛的孩子，親愛的孩子，」她說，聲音斷斷續續，但他沒有反應。她四處張望尋找援助，但所見的祇是深夜的空虛。她手中的手帕已染滿柏年的血——她姓名都繡在上面。她將手帕拴在老馬的頸項圈上。「回家去，老馬，」她說，幾乎失聲的痛哭起來，「回家，老馬。」

走

牠如同梭一般的去了。以禮將裏衣裙撕下，包紮柏年的創口，又將他的頭安放在她的膝蓋上。她不敢離開他到屋子裏去。也許會再有什麼事發生。她不能讓他獨自躺在那裏——遭遇其他的危險。

就是那以後的幾分鐘，金亞文由大路經過時，因為她白色的衣服是很奪目的，他停了車，跳下來。「天啦，」他說，一邊走近她，「怎麼啊？」

「兩個人敲了他的頭……」

「你在這裏嗎？」

「不，我從窗口看見的。」

「如果你看見那二人，你認識嗎？」

「不。」

亞文的呼吸似乎鬆弛下來。他跪下察看柏年。「我想是腦部受了震盪。」他伸直了腰。「頂好不要挪動他。我去請醫生。」

他開動汽車之後又猶豫的回頭看了一眼。「給人看見你和他在這裏，總不大好。」

「爲什麼不好？」

「人要議論……你知道那……」他停了一會，「真的你不認識那兩個人嗎？」

「不。他們離我太遠。」

當金亞文去了，以禮望着他。柏年的仇敵，又要將所見的去宣傳了！嘿，她以前是多麼的盲目——她本意要成就柏年——看不出他們友誼的傾向——不知道世人的批評。

柏年的嘴唇動了一動——她將耳貼着他去聽：「美娥……」

美

二

德叔在亞文未尋到醫生以前便來了，祇見柏年仍舊失了知覺，而以禮面無血色的托着他。「我的寶貝，我的寶貝，」他說。

她擡頭望着他。「這都是我的錯，我——早就應當走……」

出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她對他說了。

走

「老馬的狂吠……引起了我們——」

德叔接過韓四手中的水盆和毛巾，將柏年的面孔抹了一下。「我們祇好等醫生來。

老金這時也應當回來了……」

「德叔，醫生來時我不願在這裏……」

「爲什麼不願意？」

「嘿，金亞文——說……」

「你讓他說好了——你切不可憂慮——」

「我怎能不——」

柏年睜開眼時，那兒有三個男子在他身旁。「我以爲，」他昏昏沉沉地說，「我聽到了以禮……」

他隨即又入了睡鄉。

等二天早晨他追問德叔。

他聽了之後，便說：「當然那兩個人是薛耀思的人。」

「對啦，而最壞的是我們不能追究這事。」

「爲什麼呢？」

「因爲這事發生時，他們看見以禮在你身旁——那他們準會廣播出去的。」

「誰去廣播？」

「金亞文。他在我們以前到出事的地方，他還肯守秘密不成。在如今的情形之下，最好暫且擱置追究……」

「以禮呢？」

美 「在德林和海倫家中住。我堅持着要她到他們家去。蘇芬園不是安全的居所，她又
不肯到我們家來住……」

娥 「我要看她。」

「孩子，今天不成，明天再看吧。」

出 於是，第二天以禮來了。她站在牀旁，說：「我對不起你。」

「過幾天我就會復原。」

走 「我不是說那個。我對不起你，是因為我不應當讓你到蘇芬園來，柏年。但我作夢
也不——」

「嘿，你何必這樣多心？」

「要不是爲我的原故你很可以緝凶究辦。」

「我不願連累你……」

「他們會以為你是膽怯。」

「讓他們以為吧……」他笑了一笑，改換了話頭。「你和海倫德林住的快樂嗎？」

「很快樂，賴德也喜歡。」

其實，賴德非但喜歡那裏，並且捨不得離開——那些豬、小貓、野雞、小羊、鴨和狗——那裏的甜牛奶和稻草堆。「你在這裏住了多少時候？」他問德林，一天早晨他二人散步時。

「總是住在這裏的。」

「一輩子嗎？」

「對啦。我父親也住過這裏，我的祖父、曾祖父、以及他父親都曾住在這裏……」

「那麼，你從來沒住過別的地方？」

「沒有。」

「哼。」賴德雙手插在衣袋裏。「我已住過十座屋子，有的簡直不成屋子，祇是公

寓和寄宿舍。我們以前就沒有住過像蘇芬園這樣的屋子。要想起你祖父祖母都住過這屋子，走過這草地是多麼有味。」

「不錯，」德林說，「等我的孩子們長大，知道他們的父親愛過這地方的每一寸土地，也更有味。」

「我父親，」賴德說，「就不以為這樣。他獨自坐船走了，丟下媽照顧我……」

「恐怕他會回來的。」

「不會，」賴德說，「他不會。媽和我都不要他來。我們已談過這事，媽說他現在在那裏很快樂，他既然很快樂，我們不應當叫他回來。我倒頂難過，因為我喜歡有一個父親。但媽說沒有樣樣事都稱心的人，應當知足。」

「她將他訓練得很好，」以後德林告訴海倫，「他說喜歡有一個父親時，也沒有流眼淚，並且也不恨他父親。這倒也很難得。」

「以禮正在進行離婚手續。德林，不知她是否希望嫁柏年？」

「她也許。」

海倫嘆了一口氣，那天晚上也很可以嘆氣，雨點滴滴的打在屋瓦上，鬼號一般的風穿過整個的屋子。「我要柏年娶美娥，」她說，「唯有他能使她快樂。」

「不要過慮。命運會安排她的前途，愛人。」

「你真相信命運的註定嗎，德林？」

「我知道它……」

她心神安定下來。歸根結蒂，命運確有註定——它會安排過住過這屋中的世世代代的人。它已替她和德林安排了。她永遠也忘不了如今二人的共同生活是多麼的有意味。她會爲以禮焦急，爲美娥難過，爲一切不能稱心如意的婦女憂傷。

三

那雨夜引了海倫的沉思，卻使美娥煩悶不堪。柏年的遇害常在她腦海中。她常探聽他的近況，所聽到的都是使她不能抱樂觀。「醫生說他必得躺在牀上。而柏年最恨躺着不動，」麗安告訴她。

「麗安，你看見他的嗎？」

「對啦。」

「他什麼樣兒啊？」

「好極了。他們讓他坐起一刻工夫，給他穿上了一件綠色繡花的長衣。我叫他到他演講的那天晚上也穿它。」

美

「麗安……！」

娥

「好妹妹，那會使赴會的女子個個都要愛上他。」

「但，麗安——他怎能去參加政事演講會。」

出

「他說他要去！那是他的宴會，除非他斷了氣纔能阻止他不去。」

走

美娥覺着很愁悶。她站起身來在室中不安的走來走去。外面風聲猶如呻吟。「多麼沉悶的一個晚上……」

「我還要出去哩。」

美娥看了一看鐘。「這麼遲還出去？」

「俱樂部裏今晚有跳舞——要到午夜他們纔開始哩。安意來接我——還有兩個男

子。」

「兩個新朋友？」

「其中一個——是英國人——胡連林。我希望他有意義。我討厭了那般平庸的男子。」

「意思是說——亞文？」

「我已將我看不起他的地方對他說了。他簡直不成——說了柏年和以禮許多醜話。我也許是難尋一位如意的郎君，不過我是不嫁一個卑下的人……」

「麗安……！」

「他的確很卑鄙，不是嗎？」

「不錯——不過他不是會氣死？」

「他氣得如同獅子一般的怒號着。他說我對不起他，還有其他的事。也許我是對他不
不起，但我以先不知道他——卑鄙。我如今既知道了，我當然離開他……」

「麗安——你真妙。」

「好妹妹，我沒有什麼妙點。我也是肉做的人。但我也我的難言之隱……」
 隨後，她二人都沒說什麼，雨直打上玻璃，雷閃不停的響着——「麗安，人生有時也不大如意，不是嗎？」

美 「當然是啦。嘿，尤其像這種夜晚——一切都是幽暗，寒冷，無聊……！」麗安轉
 向窗口，不自然地笑了一笑。「好妹妹，不要愁悶，不會永遠這樣的。」

娥 「祇希望……吧！我希望你今晚不出去。」

「寶貝，我不得不去。他們等一刻就要來了。」

出 「你裝飾好了，給我看一看。」

她姊姊回來時，美娥已上了牀。麗安開了電燈。「歡喜我這樣嗎？」她問道。
 她穿的是一身古銅色和黑色的服裝。

「麗安，過分的嬌裝了，近乎俗氣。」

「我這個人本來是俗氣，因此，我就這樣打扮。」

「你並不俗氣。你不要自以為俗氣……」

「真的不嗎？」

「不。我這次的病中很看出你——天真來。」

「真的嗎？」麗安站在牀旁向她看着。

「對啦。你曉得我歡喜你穿什麼嗎——？那件白色薄紗藍腰帶的一件……」

「妹妹，我沒有藍腰帶的衣服。」

「我有——再拿一條藍緞結紮住頭髮——戴上一朵粉紅的玫瑰花……」

「要命……！」

「麗安，你聽我的建議，保你像仙女一般的美。的確，你很像那。」

「像什麼？」

「像是滿腹中都是白色和藍色以及粉紅色的玫瑰花……」

「瞎說……」

她二人大笑起來，終於麗安聽了美娥的話。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要改變麗安的主意。不過對她也並非徒勞而無功——她長

細的身材，穿着蟬翼般的白紗長衣，淺藍色的腰帶，粉紅色的玫瑰配合她緋紅的兩頰，淡藍色的緞結紮在金黃色的柔細如絲的頭髮上，麗安的確如畫中的美人，而同着韓安意來。那位英國人望着她下樓梯時幾乎失了自主力。

美 「你是屬乎，」他以後對她說，「我們英國人所安放婦女的位置——以花園為背景的——我們就表演你在我花園中散過步，我曾摘那玫瑰花為你插戴。」

娥 麗安覺着那遊戲非常有味，她倒是至誠的演着，「我並沒有你所想的那麼有審美的觀念。」

出 「你以為你沒有。女人總是有點會自棄。但我已將你安放在我的花園裏，不讓你走出去……」他鞠了一鞠躬，「小姐，你肯和我同行同居嗎……？」

走 那一切都有意味。他送她回家時，他問道，「我們再玩好嗎？」她說，「好，」便跑到樓上，兩頰緋紅。

她看美娥正躺在牀上看書。

「孩子，你怎的還不睡？」

「以禮來看我的。」

「以禮——？」

「正是。德林用汽車送她來的。他們都爲柏年的事不安。他們覺着柏年不應當在競選聚餐時演說。但他卻不肯聽勸。以禮想我能勸阻他。」

「以爲聽你的話嗎？」

「對啦。」

麗安非常懷疑。「我不敢保。要改變柏年的主意是比登天還難。不過如果別人勸他，倒不如你去妥當些……」

「我已應許她我試試看……」美娥突然釘着她姊姊看，神氣很興奮，「麗安，你真美。」

「美嗎？那新朋友很喜歡我……」

「果然的嗎？是否因那服裝？」

「因那衣服，那玫瑰花以及我頭上的緞帶。他假裝他曾從花園裏摘的那玫瑰花……」

……！他還要來。」

四

以禮坐在美娥牀旁時，神色似乎很淒慘。她穿的是一件黑色的宴會服裝，而她那手臂與頸項在室中的燈影之下，似乎是幽靈一般。

美 娥 她將整個的事實都向美娥說明。社會人士的批評。金亞文散佈的流言。德林和德叔的覺着如果柏年參加競選聚餐的演說勢必失敗。「他的精力不足以應付那時的局勢——但他無論怎樣，不肯聽信勸告。」

出 走 「有一大半是怪我，」她補充說，「但後悔已來不及。我祇要你明瞭柏年和我二人之間什麼關係也沒有。他對我說過……」

美娥一聲不響的躺着。「他對你說……？」

「是。他對我說，他心坎中除了你，就沒有別人。爲此，我到你這裏來。我請你勸他不要去演說。」

「但我怎麼能呢？」

「你可以對他說，你深愛他，如果他去演說，你會急死……」以禮的聲音很尖銳而富有情感。

「但——一個女子怎能說那種話？」

「我可以——如果他愛……」

她二人都不說話時，聽到外面的雨聲滴滴。隨後美娥說，「以禮，你真有能耐。」

「不，我不過想補償我連累他的地方。」

「他自己也有錯。」

「不。我比他年長，見識多，我所經歷的世故比他廣大……」

「連薛耀思和金亞文一類的世故嗎？」

「那能摧殘你的柏年的世故。」

五

美娥第二天早晨走進柏年的臥室時，帶了一束由自家花園中採的花紮成的花球。她遞給他，因此，挪開了會面時僵硬的情緒。「好嗎，愛人……？」

他朝她笑了一笑。『誰讓你出來的？我以為你還在養病期中。』

『我不得不來看你。麗安說你穿了綠繡花衣漂亮得很。』

『真的嗎？』

『真的。因此，我摘了粉紅玫瑰花來，加添你的漂亮，並且要配我……』

他很感激的望了她一望。那天很和暖，她穿的粉紅長衫，短袖口，綴着精細的花邊，腰帶也是小玫瑰式的花邊，闊而薄的帽正配合她粉紅的長衣。『你無論配合什麼都

相稱，』他說，『真令人消魂。』

她微微地向他一鞠躬，說話時也非常謹慎。『你敢叫看護到別處去一會兒嗎？』

他朝室中的對面穿着白葛布的看護小姐望着。『安小姐，』他說，你可以叫韓四領
走
你到圖書館去替我拿幾本書來……那小姐可以陪伴我一會。』

那看護，很識時務，一句話不說的退了出去。她甚至走過美娥時微微的笑了一笑。

『怎麼啦？』柏年說，看護走了之後。

『在這裏真好，』美娥說。

她取下帽，向他牀旁的椅中安放著。「這裏是——」她說，神氣似乎很隨便，「我應當久住的地方……」

柏年釘着她看，「久住……？」

她早就預備這樣隨便的引起正題，但他那驚訝的神色使她高興起來。

末後她竭力勉為其難的說：「嘿，柏年，我已往真——糊塗。」

他見她顫動起來。他將花球擱置一旁，手搭在她肩頭上，「你爲什麼來？」他語氣稍許嚴厲。

「來——要你收回我，柏年。」

「我從來沒將你丟棄過。美娥，是你自己遺棄了我。」

「我知道。我聽到你遇害的消息，幾乎把我急死。」

他將她拉到懷中——「原來祇是因爲我遇害嗎？」

「祇因爲——你是你，柏年……！」

他看了一眼她那緋紅的臉，隨即緊緊的摟着她，使得她貼在他的懷中。這時不用說

什麼話，不過他覺着她那柔嫩的小手害羞的撫摸着他的臉。

那看護回來時，美娥已挪到旁邊的小矮椅上。她帽子已戴好。她已照過鏡子，整理了紊亂的鬚髮。『柏年，你看，都是你弄的。』

美 　『你來，我再弄一回。』

不過，她保守遠離着他。安小姐拿了一隻花瓶進來，說道：『我想丁先生應當休息一會……』

美娥站起身來。『當然，』她說，『我還要再來——明天。』

出 　『明天，』柏年說，『早點來。』

她來的時候，他在花園裏，韓四在侍候他。『我今天給安小姐假日。她上街去了。』

走

美娥是穿着一身淺藍色衣服，手中拿了一枝白玫瑰給柏年。她遞花給柏年時，韓四在旁邊，因此，柏年把它拿在手中。隨即他差韓四去倒橘子汁時，趁便親親熱熱的給美娥一吻。『這僅是一時的調虎離山之計——等他回來，我向他點點頭，打發他走。』

『他比那看護好調動些，』美娥說。

『容易得多……』

韓四送了橘子汁之後，便退了出去，他二人終於得了寧靜。『這地位穀……』柏年說，『兩個人坐。』

那是一張長背的籐睡椅。美娥便貼近柏年的手臂下坐定，嘆了一口痛快的氣。『愛人，這真像天堂。』

『真的，』他說……隨後他加上一句，『我們錯過了多少時光……』

『一年……』

『猶如一千年……』

過了好一會，他二人纔回到實際生活，那時柏年便提起以禮的事。『你已聽見了外邊的流言了吧？』

『聽見了。』

『你要知道那都不是事實。』

『我知道。』

「日後我要將這事的原原本本細說給你聽。」

「何必提那些事？」

他堅決的神氣：「他們以為那就可以使我不能參加競選。但他們阻不住……」

美 她稍稍從他懷中挪動了一下，向他看着，「柏年，不要參加。」

「寶貝，我不得不……」

娥 「爲什麼必得去？如果你遇到了什麼事，我會急死的。」

「不會遇到什麼事……」

出 「但人人都說那很危險——大衆也許都攻擊你……」

「讓他們攻擊。我能忍受……」他停住了，她擡頭看他神色很嚴重，「美娥，這也

走 許會使我失敗，也許使我身敗名裂。不過我不是第一個人爲主義而受痛苦。我必得要打

過這一關……」

她淌了幾滴眼淚在他的肩頭，但不能感動他。「寶貝，我真不忍使你難受。但這事

非常重要——如果我中止前進——我會終身悔恨無及。」

末後，她走出他家時，她覺着沒有完成原有的使命。她祇好去回報德林與海倫。

明天早晨，她可看見他們一切的人。德林要來接她去吃午飯。以禮也在那裏。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報告以禮的——她要嫁柏年。

那念頭給予她的快樂是任何事物不能剝奪的。柏年和她曾談了許多別的事之後，纔談到那可惡的流言。「等這一切都過去了，」柏年說，「我二人就乘坐德叔的帆汽船到外埠去……」

那，在美娥看起來，是很知足的——將來與柏年的共同生活。她對前途不願設想有什麼恐懼——一切的事都會順利的。必得是順利的。她已往真糊塗，因信別人的話而恐懼。

晚飯時，泥刻看晚報，突然不耐煩的叫起來，「這一頁都是登載柏年和以禮的事。他們已尋出她已往舞臺的史事。並且還造作許多事，雖是未明說什麼不名譽的事，卻都是絃外有音的登載。」

泥刻看完之後，美娥仔細地把那段事念了一遍。不錯，沒有舉出事實作證明，不過

多少總影響柏年的名譽。謊話，謊話，一篇謊話，但措辭的方法使它似乎是事實。

她上牀很早，席思送信條進來時，她正在看報。「這是韓四送來的，好小姐，不要回信。」

美 「多謝你，席思。」美娥拆開了信封。拆信的紙刀是許久以前柏年送給她的，她也曾按照老習慣付了他一分錢。

娥 席思下樓去了，美娥在看她的信。信是不長，不過意義很長。它說柏年在未使身名清白之前，沒有娶任何女子的權利。至於娶美娥，那更是沒有權利。她年齡太輕，不能了解嫁給一個爲衆人所誹謗的男子是如何的難堪。

走 「但我仍舊愛你，如果我獲勝——我要來娶你。我不能以紙筆形容你昨日是何其可愛，以及前一天。你整個的人是青春的光彩，秉性天真，爲此，我不要玷污了你，我自身已在污世之中……」

看完了，美娥將信放下，她渾身寒慄似乎一陣陰風吹在她身上。她熄了燈，暗自躡着。她恨不能痛哭一場，以洩胸中的沉悶，但痛哭也無濟於事。她可以寫信給柏年，打

電話給他，去看他。但她知道不能改變他的主意於分毫。

她怪自己是咎由自取。她會作過什麼事使他以為她是矢志不移的女子？昨天她還戴着粉紅帽，穿了粉紅衣，和他演了一齣戲。她還給了他一球玫瑰花，向他鞠了一鞠躬，似乎是一位女僕在花園中。但她不會給他看到那真的美娥。那能爲他奮鬥，爲他嘗困苦——爲他嘗受一切的美娥。「噫，」她暗自說，很是富有情感的，「我應當到他面前——去跪求……」

她又在深林中徬徨了。不過這次不是尋求占年。也不是尋求柏年。乃是那小姑娘曾迷失了——那不知怎的走入了歧途，爲黑暗所吞食的真美娥。祇要那小姑娘能尋到出路——走上記里數的石樁……！
什麼記里數的石樁呢……？

六

當她第二天同德林在汽車中時，他立刻問道：「柏年的運道怎樣？」
「他不聽我的勸告。」

她也對海倫和以禮說了。『他主意已定，什麼也不能感動他。』

德林提到報上的那一段記載。『那真是腐化人的行爲。主使人是金亞文。他恨柏年。』

美 『他恨我們一切的人，』美娥說道，『麗安臭罵了他一頓。』

以禮那頓飯很少發言。不過以後她將美娥拉到一旁。『我可以冒昧的問你一句話

嗎？』

『可以。』

出 『到底怎樣了？』

美娥告訴了她。『本來樣樣事都很好，看了那段報紙以後就異樣了。』

走 『你與他結婚就可以挽救這種惡局勢。本地的人都認識你，都喜歡你。如果他娶了你，這種謠言也就消滅於無形了。』

她二人談了好一會，可是想不出方法。末後以禮帶着賴德回到蘇芬園。她說她回去理衣箱。蘇芬園已是不可久住的居所。

「你到那裏去呢？」美娥問她說。

「我還不能確定。」

海倫以後加入了她二人的談話，插嘴說，「如果她願意——她可以永遠住在這裏……」

沒有第三者時美娥和海倫都縫衣服。她們隨便說笑着，但沒提到柏年。海倫直覺這不是談柏年的時候。一次，她看到她小妹妹蒼白的面孔時，曾說，「不要太辛苦，好妹妹。」

「我不疲倦。作小衣服非常有趣。」美娥從她椅旁的籃中拿出一件件的小衣服。「恐怕穀了吧。」她等了一會——「你從來不會——怕嗎，海倫？」

「有時想起來也恐懼。但我每逢害怕時，我就想到德林是怎麼的愛我，我二人彼此情感是怎樣的重要。美娥，這似乎是舊派的老話。不過愛能驅除恐慌……」

美娥又縫起衣服來。海倫，不時的看她一看，祇見陽光照在她低下的頭上，乳白的手指如飛一般的縫紉着。

那就是海倫所見的美娥——安靜的縫衣服。其實真美娥已不在那兒。她在深林中，是個迷失在林中的小姑娘。但那小姑娘的迷失爲時不久。她已尋到記里數的石樁——它指引了她出林的蹊徑。

美
她突然站起身來。「一天的工作已設了，好姊姊。」她彎下腰吻着海倫。「你是美麗而聰明的人，德林真有福分。」

娥
她跑下樓出了大門。「德林，」她說，當他汽車轉灣時，「請你送我到公公那裏。」她神色非常自得。德林說，「你倒像得了百萬塊錢的神氣。」

出
她大笑起來。「我已尋到比金錢更好的東西，是海倫給予我的。」
那句话的確玄妙！但她不肯說明。

走
德林回到他妻子面前。「你給了美娥什麼？」
「沒有給她什麼。」

他將美娥的那句話告訴她。

海倫也莫名其妙。「我們並沒談到什麼事，」她說，「我不懂她這話的意思。」

第十八章 黑暗中歌唱

在那競選聚餐的夜晚，丁公館竟成了古時英國式的紳士別墅一般。晚餐是在夕陽西下時於大樹之下擺列着。白衣的僕役如穿梭般的忙碌，各自端着食盤，安排在長桌上的是大量的鷄魚鴨肉以及各種野味，咖啡茶，檸檬水，蛋糕，冰結凝，無一不是充其量的安排放着。

「先餓飽了他們，」德林建議說，「美食最能使人軟化。」

柏年在人叢中走來走去，瘦長而蒼白，頭髮剪短，額角上仍貼着紗布。他樸素的白色絨布衣引得大家都追隨着他，贊成他的態度。他有一種純潔天真的孩子氣，毫不自以為得意或矯作，但他那氣概卻使他在那些男子中如鶴立鷄羣。

但——這些事是那羣人正在談論的——雖是吃喝着柏年所設備的食物——丁柏年並不像他外表那麼可佩服。薛耀思和金亞文唆使着他們誹謗。例如，可以宣傳那蘇芬園的

女子的事——而最能使人注意的是——不僅是女子乃是一位有夫之婦！

薛耀思沒來參加晚餐。「我是不願和他共食桌，」他曾自誇說，「但我要登臺告訴他我的意見。他既給我這機會，我總得利用。」

薛耀思雖竭力的誇大，但他自知在體格上他絕不能與柏年相比擬。他體重的過量就是穿上頂昂貴整潔的服裝，也於美觀上無絲毫裨益。換句話，他缺乏那博得大眾好感的資格，所有的祇是莽橫的氣力，粗俗的口才。

「如果漂亮的外表能動人，」許多婦女們說，「柏年是會戰勝薛耀思的。」當然，外表不應當是競選當注意的一點。薛耀思在上次聚會中已申明了。「你們這些婦女不論何時都愛漂亮的臉蛋，不過一個面孔醜陋的男子比品德醜陋的男子要妥當得多。」

走
黃昏時候，樹枝上懸掛的燈籠大放光明，猶如幾百個月亮一般。講臺已安置了，後面是貴客的座位。大眾看到臺後列席的有市長，一二位參議員，國會議員，德叔。泥刻和曼麗，海倫和德林，愛英和韓安意都已來了。麗安遲了多時纔到。她和胡連靈，在花園中不忍分手。近來他二人常在花園中——不忍分手。

講臺前排着一行一行的矮椅，不一會兒都坐滿了。那些得不着座位的都站在座位的後面——最後一排便是大樹和幽暗。

那講臺因燈光的映照似乎是一件白而方的亮光。那些婦女都尋找臺後面熟識的人時，有人說，「那就是那美娥。」有些以前未曾見過她的人失望的神氣說，「這麼容顏黯淡的小姑娘，並沒有什麼好看，不是嗎？」

美娥立時有了爲她辯護的人。「那是因爲她穿的那件披風與她不合式。」

那件披風是黑色的，樣式太舊又太端莊。氣候雖是和暖，它卻將美娥從頭至腳盡遮蓋了。「她剛纔害了重病，」一位婦女說，「所以這樣保重。」

但那不是原因。這是那會督知道的！

因會督正坐在美娥身旁。極奇異地坐在那裏！他素來難得參加這種集合。但這次他覺着據理看來是不能不參加的，何況加上了美娥的催促。

那天德林用汽車送她到會督家時，她已與他談過。

「那就那樣了結吧，」她演習了要說的話之後曾說道，「不過那不是結束。」

「結束是什麼呢？」

她也對他說了。

「那很要點膽量和勇氣，」他曾對她說。

美 「不錯，不過愛情如果是有價值的，能奮鬥到底——纔是光榮的事。」

那會督不會享有過愛情的光榮。但他卻有信心向前行，終於他那牧羊的小二回到了他的懷中。「公公，你真是我最親愛的——最寶貝的——」

這就是他的酬報。

出 「愛情，」他如今對美娥說，「不是瘋狂或不講理的事。它並不祇是狂熱的浪漫。

它是尋求高尚的穩固不改的生活。它是近乎人情而又神聖不可侵犯的。但它如果沒有神聖的成分，寶貝，那結果是不堪設想的。」

「我知道。」她想起了占年——多麼興奮狂熱——但沒有要求，沒有應諾——空

話，空話，空話……！

廟中的女聖——臺上的女神——哼，她不要這名稱。她所要的是作一個和愛的女子

——在患難中爲她的情人努力。

她會將這意思對公公說過，「公公，你也去參加，好不好？」那時會督就應允了。

於是柏年說歡迎辭時他也坐在那裏。演辭短而警惕。長演說還未到時候。「我們如今要見個水落石出，」柏年對大眾說。「這就如同古時的羅馬的競爭場——對失敗者不留餘地。挑選的責任在你們身上，我們必得各自申述自己的立場。」

他說完之後，大眾鼓掌歡呼。隨後德林介紹市長，市長演說後便是議員——不過他們都是說應時的話。大眾所等待的是柏年和薛耀思的競選演說。他二人早已有了準備。那的確是正式的戰爭。柏年站起身時，大眾都誠懇的望着他。

二

柏年選定作第一個演說員，薛耀思可辯駁，以後便是總結耀思的議論。「我能使他們了解我的立場，」柏年會說，「我知道我能——我對他們的鑑別力很有信心。」

「你和你的信心，」德林會埋怨的神氣說。

於是光着頭，瘦長的柏年站在大眾面前了。那時，也許有許多腦經簡單的人看到他

不自已的會以爲異。但，當他一開口，他們那種態度也消失了，因爲他說的話是他們能明瞭了的——講了一二段故事，輕描淡寫的評議薛耀思幾句，纔講到正題。

如今時勢，他提醒他們，非常困難。黑暗統治着，恐慌瀰漫着。曾有過許多補救的建議。智者已勞心瘁力急謀解決的方法。曾組織了好幾個委員會，有社會人士的後援，

政府和聯邦的扶助。不錯，這些都是良好的救濟方法，不過還有比它們更美善的。沒有比個人的責任心更能拯人類由污泥中出來。認清這一切是你，是我個人的責任，不是政

府和聯邦的職務，不是銀行家富豪的責任纔是挽救的根本辦法。非得各個人覺悟他所投的票的重要纔能有前進發展的希望。一座城，一個國家——他再三的對他們說——的誠實與否是以投票人爲定。那是不可推翻的事實。評議總統，議員，立法人員都是入時的論調，不過這些人員無非是投票人們的代表。要求他們的高尙必得出自高尙的投票人。

『你們坐在我眼前的諸位都有要求那最高尙的權利。因此，我請你們給我機會述說，對我的意見加以考慮，因爲我一心祇求有益於人。不是因我已往有掌政的經驗要你們選舉我，乃是因我情願肝腦塗地的挽救局勢，使大家有較好的生活。』

那會督，聽着，深信柏年的誠懇的確很打動人心。他所認定的事便是林肯和羅斯福所推行的。他雖出身於貴族家門，卻與整個的人類成爲一片。這些是大衆所知道的。

大衆逐漸爲他胸襟中的熱誠所動。他們的歡呼和鼓掌聲打破了沉寂。以禮站在後面的黑暗中，抽了一口氣，「他握住了他們。」

她會說不來參加聚會，而別人也贊成她不來。「在那一大羣人中是料不到要發生什麼事的，」德林曾對她說，「尤其是他們造了許多謠言說你——！」

但，當到了晚上，她不能不來參加。她覺着，如果她站在頂後面的黑暗中沒有人會知道她。她也覺着必得要看柏年。必得知道他的運道。必得使她心靈的眼睛看他那青春的形象——好永遠記着他。

臺上的貴客聽柏年演說時，暗自忖量不知薛耀思還有什麼話能比得上柏年這種磊落大方，深刻動人的言辭——青春之火——最高的理想。他的確搖動了大衆，那是無疑的——當他下臺時，會場中掌聲如雷。他們不停的鼓掌，直到薛耀思登了臺，連那時還有人高聲慶賀柏年。

薛耀思舉起雙手，「如果你們肯聽——也許我還有些話可說是我的對方遺忘了的——」他討好，假獻殷勤的神氣。當他開始演說，甚至那些貴客也覺着他有些勉強。他手舞足蹈申述他的立場。他還引用了一兩個笑話，「我不是影戲中的英雄。但我也不是假仁假義的人。」

美 很明顯的當他繼續說時常注重用「假仁假義」。他對大眾說他們知道他，知道他是怎樣的人——意志堅決，「埋頭苦幹」。「我是準備要搜括一切爲你們有益的事物。我說「搜括」因爲我的確是這意思。凡是你們需要的，我要搜來給你們。我不讓人剝奪你們的權利。別人已搜括飽了。如果他們都括光了，還有什麼餘剩給你們？這是我們不得不應付的事實。你們會爲甜言愚弄了。爲什麼將實事交託在作夢者的手中？」

走 他所說的話都很圓滑週到。他不誹謗柏年，但話中隱着的反對他。大眾，聽了柏年演說之後，暗自問道也許薛耀思的話很有道理。他們又聽見「假仁假義」。「你們儘可反對我，我不是戴假面具的人。當今最感棘手的事，莫如應付一個言行不相符的人……我公正的站在我自己的立場上，我要求你們同我在一條陣線上……」

他在鼓掌聲中就了坐，隨即柏年站起身來，輕巧的走到臺前。

但，當他還未曾開口黑暗中來了一陣有音律的小歌曲，越唱聲音越大。

「蘇芬園，

在夜間……

在夜間……

蘇芬園……」

祇有這幾句——六個字不停地唱，但影響猶如玩把戲的敲鑼鼓一般——聲音很具有威脅力，燃起大眾的幻象，立時使大眾回想到所有的閒話，對於柏年當然是取摒棄的態度！

他站在那裏低着頭向他們笑，臉色雖蒼白，神色卻不畏懼，兩眼奕奕有神。他等大眾安靜下來，但始終不會安靜。那幾個字越來越響，幾乎如山洪之暴發。末後會眾中坐着的人中有的大唱起來——！

德林哼了一聲，「他完結了，如果他不能停止這——」隨即倒抽了一口氣。

因美娥拉下披風，從那會督身旁站起身來，走到柏年前面，面向着會衆。

她伸着手，『請諸位聽，』她說道，『停止唱那胡說的小調。』

全場的人都抽了一口氣，立即安靜了。

他們都認識美娥。她從小即出入於他們中間。他們曾見她穿過洋紗的短衣褲——游

泳衣和騎馬服裝，打網球的短衣褲，以及以後穿長衣和宴會服。

但他們不曾見她這種樣式！

她特爲穿了這一身衣服——銀白色且有光彩——她露着頭頂和手臂，她那光澤的柔

出 髮蓬鬆着；她站在他們面前，猶如剛從天下凡的光彩的仙女！

『請聽，』她又說，她那聲音又是如女僕在花園中的聲音一般清脆而動聽。『請

走 聽……！這聚會有許多，但沒有一個人請我們發表意見。這倒像婦女無參政權的時

代。但如今我們有了選舉權，而我們要知道怎樣利用這權利。我們要先知道這些人中誰

是最好的，以後我們纔能投票。被提名的當然是當選。那是不會錯誤的。我如今要對大

衆說的是——我們目前的問題是關係我們的家庭的。也是關係我們的子孫——以及子孫

的子孫。這是關於誠實高尚的問題，這是提名人人格和才能的問題，我們要選的人應當是能作出我們引爲榮幸的事的人……

「我提名的人，」她神氣十足的說，「我提名的人是丁柏年先生。我舉他因爲他不是爲個人的利益而競選，他爲人端莊慎重。他不是爲利，他不需要推薦，他什麼也不需要，祇要你們的忠誠，你們的信任，你們的合作。」

「而他並不是假仁假義——」她聲音的怒憤直動了大衆的心靈，「他不是假仁假義的人。他那純正坦白的友誼爲人誹謗爲可恥的謊言，而那些造謠的人也自知是謊言……」她擡起頭來，兩眼發光。「這是你們知道，也是我知道的。我們各有更美好的事要幹，比聽這——村姑閒談重要。」

她停住了，爲的要加深她所要得的影響，她覺着大衆神氣非常緊張。他們大家擡着頭，似乎是得了新的見解——一種微笑似乎也贊成她所說的英雄。

那美娥……！她當然會幹這一套。她豈不是從嬰兒時期就敬愛柏年了嗎？

她身軀向前斜倚着，作出動人的姿勢似乎支配着大衆都信任她。「如果柏年知道我

會作這一套演說他決不肯准許我。他簡直不知道我也要演說。但，我既站在這裏，我想柏年必會怪我對你們說……你們都是老朋友，老鄰舍，我們就要結婚，柏年和我……我們希望你們對我們的前程都有好感。」

美 她還說了一些話，不過沒有人聽，因大眾這時都狂呼起來。歡聲越叫越高，她站在那裏面色也緋紅着。柏年走到她身旁，同時，有許多人喊「丁柏年，丁柏年」，隨即等他說話時，會場纔沉寂。

出 他說，「你們都知道美娥——」隨即停住了，站在那裏望着大眾嘻笑。大家都歡呼……！當然，他們都認識她，那可愛的孩子穿着白衣……

走 她常作這類的事。衝到男孩隊中去救一條不幸的狗，不顧不公正雇主的反對她去救濟罷工的工人們，援助被壓迫的人，爲公正奮鬥，絲毫不引爲可誇。

歡呼的大眾擁上講臺。德林從人叢中擠到美娥面前，摟着她，幾乎將她高舉起來，「你真有本領。你已替他獲勝……！」第二是會督到她面前，聲音顫抖着：「寶貝，這是你最榮幸的一天，」隨後，韓安意，「美娥，你太玄妙……！」

美娥祇有一秒鐘的工夫低聲說，「柏年，你恨我作這事嗎？」

「恨你！美娥，誰使你作的？」

「哦——那小東西名叫——愛！」

三

站在後面黑暗中的以禮看到這事的完結。她這時轉身跑到她汽車那裏，飛也似的開動汽車回到蘇芬園，賴德已在那裏等着她。他已等得不耐煩，很着急。「媽，我以為你永不回來了。」

「寶貝，我到底來了……」

「一定是很奇妙嗎，是吧？」

「奇妙……」

他快樂得笑起來。以禮一時覺着非常傷痛。她也許應許得太過分——牧童，草原，山丘，以及各處游歷吧？嘿，她得使向賴德所應許的話都成事實。在他們的游程中，賴德就會忘了——德叔，狗——柏年……

但她永遠不能遺忘。她的餘生中要常浮現着她末次所見他的影像。她不會說，『再會。』但她如今卻寫了一封信。

『我望念你和美娥。你不用因我的這樣走開而憂慮，這樣使我容易——爲我們大家容易。日後我們見面時再談吧，如今不必。美娥確是很有本領，你替我對她說，少有婦女能有這才幹。她給予了大衆光明……』

他們的行李衣箱都整理妥當，屋子也上了鎖。他們上路時，月亮已向上升。

賴德回頭望着。『媽，那屋子很冷靜哩。』

出 但以禮不願看！

『我們先過那一條河？』

走 『頗陀馬克河。』

『後來呢——？』

『薩斯刻罕那——』

『以後——？』

她儘說給他聽，直等看不見了那屋子。但海灣卻仍在目前，直等到了一條路口，汽車轉了灣，那海灣也就永遠與他們別離了……！

四

柏年到那公館院中的小丘上的亭中時，月兒已升到天空。會衆散了之後，柏年曾對美娥說，「我在這裏說不出……美娥。」

「我知道。」

「我在什麼地方約會你？」

「在我家裏。那小亭子裏。」

「二十分鐘後，可以嗎？」

「可以。」

他竭力不過二十分鐘。他從人前穿過一邊招呼着，一邊直向外奔跑。

「美娥呢？」

「德林送她回去了……」

「她多麼能幹——柏年，不是嗎？」

「能幹！那字眼對嗎？難道沒有比那二字更能形容的嗎？」

美娥叫他等了一會。他不知應不應當筆直到她面前去。屋子裏都燃着燈。也許她太興奮。那麼嬌柔的小姑娘，應付那一羣會衆……

小山腳下的林中，一隻鴿子哭喪的聲氣叫了一聲……一點有生氣的聲音也沒有，祇有屋子裏射出來的光亮。柏年坐在小桌子旁的凳上靜等着。

以後，突然地，他看見了美娥。她是從小桌的那一面悄悄地走來，如同鬼魂般的輕出巧。

他立時站起身走到她面前，雙手抱着她。他看到她正在流淚。

走
「快不要，」他說，「快不要哭，愛人。」

「不，讓我哭，柏年。」

他坐到小凳上仍舊摟抱着她。她的手臂抱着他的頸項。她濕潤的臉貼着他的頸。

「柏年，我簡直像小孩子……」

「簡直是成年的女子。愛人，沒有別的女子能作這事。這種使人不敢相信的好事……！」

「一年以前我也不能。」

「爲什麼不能？」

「我得長成人。我得長得配得上你——愛人。」

寂靜之下，海灣的水面上起了一道閃耀。隨後月光的照在海水上，幾乎是一片銀色世界。

「看，柏年，看……！」

「我知道——可愛的……！」

高尚小說

雨後斜陽 柯德著
劉美麗譯

五角

女鐸小說集 (共三輯)
女鐸報社編 一元二角半

天曉得 薄玉珍著
劉美麗譯

四角五分

聖遊記全集 本仁約翰著
謝頌羔譯 一元

村市良緣 李蒙恩著
劉美麗譯

三角

藍窗 田貝立著
薛琪瑛譯 四角五分

天上舵工 康納耳著
劉美麗譯

二角五分

世界著名小說選 (共四集)
謝頌羔編 一元八角

金錢? 愛情? 史璜著
劉美麗譯

四角

故事集錦 女鐸報社編 一角五分

廣學會出版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再版

美 娥 出 走

每冊國幣六元

(郵費另加)

原 著 者 田 貝 立

譯 者 劉 美 麗

發 行 者 兼 廣 學 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廣 明 學 行 所 會
雲南昆明北門街七十八號

印 刷 者 國 光 印 書 局

▲ 版 權 所 有 ▼

LITTLE GIRL LOST

By

TEMPLE BAILEY

Translated by

LIU MEI-LI

Published in Chinese by permission of
The Penn Publishing Co., Philadelphia

Second Edition

Price: 6.00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40

Kunming Depot: 78 Pei Men Kai, Kunming, Yunnan

71 87
1140/1



ST. NO.
19400